

九命奇冤



繡像仿宋完整本

廣益書局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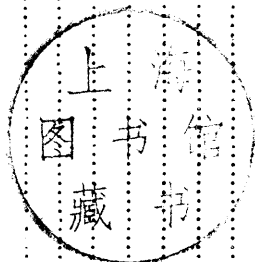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6 2841B

繪圖八命沉寃目次

- 第一回 凌貴興妄想功名
- 第二回 求購宅倒是顛非
- 第三回 繪猛虎宗孔設計
- 第四回 慈母潛身聽白話
- 第五回 黃苗罔叔姪掘芋
- 第六回 中庭上妹子直諫
- 第七回 奪椅桌預早移書
- 第八回 勸夫哥姑嫂自盡
- 第九回 命償命祈伯喪良
- 第十回 林大有改裝登岸
- 第十一回 張義巧偷報奔逃
- 第十二回 凌美閑烟攻石室
- 第十三回 黃縣宰相驗七屍
- 第十四回 施智伯仗義謄詞
- 第十五回 拚罰俸孺人催審
- 第十六回 張鳳作嘔辭買囑
- 第十七回 負重財爵興往鎮
- 第十八回 凌監生交結李豐
- 第十九回 施智伯怒拗毛錐
- 第二十回 楊福單拳擒大有

- 馬半仙細談風水
- 扮假棺爭長論短
- 託危病凌氏修書
- 強徒施掌博黃粘
- 中秋夜姊妹題詩
- 北沙畔賊匪橫行
- 慶花壇終宵鬧酒
- 糾盜賊叔姪同謀
- 賊薦賊簡當設計
- 張鳳阿巧食沙街
- 凌惡霸糾匪打劫
- 黃千總兵按沙街
- 何誼父推薦賢友
- 簡勒先貪財設計
- 指濫保干證遭刑
- 天來含淚具遵依
- 受夾棍張鳳歸天
- 施智伯拜服東萊
- 孔制台嚴拿賊黨
- 李豐雙足跪高全

繪圖八命沉寃 目次



一
三
四
六
八
〇
一
二
四
五
七
八
〇
一
二
三
五
七
九
〇
三

繪圖八命沉寃 目次

第二十一回	府太爺置酒求謀	簡勒先快船趕賄	三三
第二十二回	端州上貴興反棄	雙門底天來被辱	三四
第二十三回	梁天來攔輿遞稟	蔡顯洪念友遺金	三六
第二十四回	程醫生賺奸輔友	林賊首領賞闊筵	三七
第二十五回	訪天來爵興點賊	託陳式德先贈書	三九
第二十六回	和平縣大有分兵	泗昌行區明度曲	四〇
第二十七回	林大有宿娼被獲	張阿鳳託夢防奸	四一
第二十八回	南雄嶺遇雨逃生	泗昌行裝作假箱	四三
第二十九回	蘇臬台微行訪察	凌公子無意逢迎	四四
第三十回	梁祈福身遭橫禍	區元榜志激良朋	四五
第三十一回	淫女兒通姦被逐	富家翁屈打成招	四七
第三十二回	念母舅程書探監	護主僕天爵登舟	四八
第三十三回	蘇按察細查舊案	梁庶民假扮新科	四九
第三十四回	惶恐灘遇驚喪胆	滕王閣覽勝生愁	五一
第三十五回	鄱陽湖祈神庇護	常玉山遇盜驚慌	五二
第三十六回	北新關當官納稅	神州城藉友投書	五四
第三十七回	給事衙宜人認親	保和殿吏部奏本	五六
第三十八回	程進士觸犯天顏	馬太師撫慰民望	五七
第三十九回	孔尙書御前對局	梁監生殿角鳴冤	五八
第四十回	詔州關參軍提兵	廣州府欽差結案	五九



梁天來





區興
爵



凌順海

黃千總

陳式



鄭氏



凌易

李時枚

孔大鵬



繪圖八命沉冤

第一回 凌貴興妄想功名 馬半仙細談風水

昔先儒朱晦菴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景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此詩言吾儒胸中自有真樂。何須爵祿榮身。試看昔年有個富家學者。急於功名。不肯自安其分。後來生出一段荆棘事故。觸怒天顏。看官未曉得。聽我始末言來。

話說雍正年間。粵東番禺縣譚村。梁姓朝大。凌姓宗客。二人素有戚眷。合夥經營。人稱爲莫逆之交。同在南雄府售賣緞羅絹疋。店名廣源號。當日義堪取信。自然和好。生財年邁。各自歸家。遂傳下朝大之子天來。宰理。越數月。宗客病故。朝大相繼而亡。天來爲人至孝。念母在堂。不忍遠別家鄉。圖此微利。頓忘膝下之歡。是年在省城第八舖。自創一間糖坊。生理店號天和。一日往見宗客之子貴興。言令先君去年棄世。我等爲甥之道。未能稍盡分毫甥舅之情。於今耿耿。至如南雄生理。表兄劣手無能。湊着行情冷淡。正所謂鷄肋生理。宜速退辭。貴興曰。表兄所見高明。惟命是聽。天來遂攜他至廣源店。將各項貨物。頂與別人。惟是尙存玉石花盆二十四個。花梨木椅桌二十四張。並未有人承頂。二人共議估價。價高者承。天來估銀百零五兩。貴興投不滿百。因此天來承受。其後貴興悔曰。表弟照價而承。另補花紅五兩。送此盆桌與我。未審鈞意如何。天來答曰。桌罇尙帶鬆疎。花盆且有破裂。不足以供賢表之用。如無。回省別置。更覺新鮮。貴興心懊惱。未必仇因此結。則事從何來。緣雍正四年丙午鄉試。入闈。朝廷命正主考王。副主考李。分發粵東。取士時。貴興家有朽貫粟。陳新捐國學。潛修孔孟之書。豈意連科下第。不遂所求。乃託翰林陳某先生。往中途拜會。以疎關節。能取中五經魁者。許銀二萬兩。文魁者一萬三千兩。王公競面難却。信口順承。陳某以爲然。回報貴興。貴興不勝歡喜。至八月初八日進場。十府生員魚貫纍纍。九州士子雀躍紛紛。正是不慮龍門頭上點。只冀雲路足跟生。既滿三場。王公搜閱貴興課藝。只見八股將通。卷字尙多出格。廢卷歎曰。今日原奉欽命求賢。非爲朝廷獲利。如此潦草塞責。當在孫山之外。安可妄中其人。迨至九月初九龍日放榜。貴興以爲必中。親赴榜亭。從始至末。細看幾回。竟不見榜中有河間者。不覺頓足長嗟。趨回三德店中。正是心如芒刺。氣可冲冠。族叔宗孔爲人詔佞。從旁叫聲姪老爺。有此文字。尚不中式。若非主考瞎眼。必是風水使然。古云命運先風水。陰陽後讀書。二者缺一難以取功名也。貴興曰。若論命。府君

繪圖八命沉寃 第一回

二

遺下七星伴月衣祿豈不如人運則喜神到限座下兒子應科流年未足爲乖風水雖屬渺茫然府君在生所有作竈安神必開羅盤以定方位即修築小故細選歷書堪輿未嘗不究陰陽反心自問雖無功德及人然而叔父貧難何會漠然不顧二者讀書非敢自謂超羣鄉中會課恆列五名周李二人咸常拜服二者尙賴何哉那宗孔眉頭暗縳眼角頻偷低聲勸解曰二者之中風水未嘗無礙何也吾恐陽宅有餘而陰宅不足且未可知貴興曰叔父所言有理奈何今日堪輿不過指東指西賣弄江湖以圖糊口之計豈有真眼可以轉禍爲祥宗孔拍案大叫曰如今正有其人係江西省姓馬號半仙渾名鑽穿石凡一切生絕衰旺可以前知惟無時可暇若不登山便往人家相宅何不叫來一看試他眼力何如貴興曰既如此敢煩叔父一往宗孔領命走至馬鞍街求請半仙那半仙推辭說本日不能如命緣要下鄉定向不嫌鄙見明日可來宗孔曰先生不必推辭明日我今攜先生並到譚村不消兩日敬酬步金五兩半仙聽得此言欣然應允即隨宗孔到三德店貴興一見大喜僱舟偕半仙回鄉甫到家貴興舉陽宅與也看半仙看畢謂貴興曰細看尊府前後俱高中間低陷名貓兒伸腰之局行門放水極合其宜原興隆發甲之家丁財並旺之府貴興曰尙望指教何須過譽再攜他往看山墳半仙論曰凡風水首以理氣爲主次及轡頭若只說青龍白虎何足道哉如天有一星地有一穴無不歷歷詳言天之精靈結成日月星辰地之秀氣變就江河山岳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輕清之氣無形重濁之氣有迹概而言之天有五星金木水火土地有五岳恆衡泰華嵩東方甲乙木按東嶽泰山西方庚辛金按西嶽華山南方丙丁火按南嶽衡山北方壬癸水按北嶽恆山中庚戌己土按中嶽嵩山嶽嶽有生山山有尅尅不可生生不可尅尅處逢生生處逢尅尅極有生生極有尅相尅相生相生相尅尅尅生生尅尅生尅尅生尅尅生尅尅能辯此理其庶幾乎貴興曰敢問山勢何以爲龍半仙曰龍之爲龍豈有龍形可探緣爲氣勢變化無窮如龍一體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騰雲致雨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波濤之內卽此一穴便是龍盆東邊文筆旣顯西邊催官亦猛玄武高聳朱雀坦平四圍鞏固八將歸堂來龍來得極速結穴就在這裏應有一名探花三名進士貴興聞言不勝之喜曰既如此如何屢敗棘闈半仙嘆曰所恨前石室室位居犯煞最宜平坦不合高巍未曉何人之室貴興曰此僕之表兄梁天來之居也半仙曰有此懿親最易圖謀願足下不惜千金與他求購寤思國朝開創以來貴省儒林未有列入三本者苟能初破天荒便能流芳百世誠爲巨族光寵矣佳城之美惟足下圖之貴與深服其論欣然送過步金餘惠自不必言半仙再三辭謝登舟而返斯時貴興正欲邀取功名以暢其志奈

此石室係天來世居。如何使他變賣。正沉吟間。宗孔厲聲告曰。姪老爺不消籌策。吾有一計。易如反掌。憑三寸不爛之舌。往說天來能變此室爲我家物業。任意更移。未知此意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求購宅倒是顛非 扮假棺爭長論短

却說宗孔欲往說天來賣宅。貴興問曰。叔父有何妙計。宗孔答曰。吾自有計。令不敢不從。不消半月。必然買售此宅。貴興曰。他之石室。向者建造。所費千有餘資。如彼肯賣。當還業價銀三千。如他不從。慎毋勉強。如果幹得事來。異日經紀。自當加倍。宗孔歡喜無限。歸家囑其妻曰。吾今徑往省城。歸來自有佳境。謝氏曰。如今糧食已絕。佳境休題。宗孔嘆曰。吾之所與交遊者不少。既無糧食。何不往外邊賒來。謝氏曰。丈夫識者雖多。何人可以暫借。宗孔不能答。忿忿出門而去。行至沙街。徒見糶糶紛紛。暗思買既不可賒。亦不能搶。又不敢盜。更不敢眼前看。怎生計較。良久。偶獲一計。奔回貴興之家。貴興問曰。叔父因何而返。宗孔曰。吾今回來。典些衣物。以備吾家旦夕之需。然後可去。貴興曰。叔父代吾幹事。而要叔父傷財。不可不遂。檢出洋錢十個。交付宗孔。安家。宗孔曰。他日當在經紀內扣除。然後向貴興辭別歸家。備裝而往。次早到第八鋪天和處。糖坊天來兄弟接見。皆云。舅父因何到此。當有喜事。宗孔曰。特來求賢甥成一樁美事。未曉合否。天來曰。甥舅之情。何論。有話只管說來。宗孔曰。舍姪祈伯。今科不第。未遂男兒之願。偶然叫一個堪輿。所言極確。所見甚高。人咸稱爲馬半仙。言我祖山左邊文筆最顯。右邊催官亦猛。玄武之勢最聳。朱雀之局坦平。應有一名探花。三名進士。只爲賢甥尊府巍峨。冲犯我祖山墳。不特壓阻文運。且入闈猶怕遇災。若得改低五尺。便成龍穴。佳城半仙所論如此。愚直之言。幸勿見怪。天來答曰。此室之建。世遠年湮。一旦毀折。何以棲身。既是犯彼文星。吾於心亦不忍。能順他情。忘其孝義。遂得賢表功名之願。恐不能仰體先人之心。奈何奈何。宗孔曰。賢甥之言。甚是合無。叫他補回業價銀三千兩。售賣與他。意下如何。天來躊躇未答。宗孔又曰。異日猶子運際風雲。名登龍虎。皆藉賢甥所致也。又何樂而不爲哉。天來曰。昔日府君病重時。囑吾兄弟。他年營運不前。聽此造化。惟此室斷不可移。三代之內。轉與他人。便爲不孝。三代以後。亦難責矣。自念父之棄世未久也。其音容如昨。言猶在耳。豈可忘心。況家業依然。尚有母親在堂。弟婦姪。兒子養福。女子桂蟬。皆鬢齡也。相與棲止之故。久何可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椽莫非其建也。而舅父所求購宅者。是以難從也。其弟君來怒責曰。吾今正在缺地。以構花園。適遇舅父光臨。合無問轉與他。此宅索價幾何。待吾與之購買。使其徙居他處。或發狀元。且未可卜。言猶未畢。養福又罵曰。他欲中式。叫他多臨幾行。趙帖。勤讀幾段。韓

文自然不負窗前一且下第反來指我居址可笑可笑。宗孔看見初時禮義問答。迨後愈應愈奇。知事定然不濟。遂與天來告別。天來曰：舅父何故速回？應要邀留數日。孩童語切。勿介懷。宗孔道：賢甥肯鬻此室。我便不回。如果不從。異日相逢。便爲陌路矣。君來曰：飯可畜豕。何必邀留。激得宗孔忿氣填胸。勃然變色曰：汝兄弟猶不早作商量。還敢惡言藐視我乎？言罷怏怏而去。天來謂君來曰：合無可鬻與他。便了。豈不聞鄉人云：不怕菩薩。只怕祈伯。不怕雷公。只畏宗孔。因他是個險人。防其旦夕陷害。君來曰：古語云：一寸山河一寸金。因此天來立下一個不賣的念頭。且說宗孔回見貴興。備述天來絕無賣意。貴興曰：吾稔料他。不肯賣。一者安居樂業。二者家產有餘。三者糖坊旺相。那肯賣入他家。但未曉如何回說。宗孔曰：天來原屬奸猾。託父爲名。空云本當從命。緣父棄世。有云賣此石室。是爲不孝。今若棄之。他日九泉之下。有何詞對父親說乎？貴興讚曰：果是識時務之人。好個人。世長者。宗孔見其不怒。而反讚天來。因道：君來說。令人真個可憐。他要建園。反欲與汝購買朱門。以擴其地。貴興曰：吾求他買他。索我沽此。亦平人局量。叔父休要怪他。宗孔又見其不怒。轉說養福澆薄。異常說汝作文。請人代筆。若能中式。牛馬可飛。貴興曰：樺子輩當以緘口爲高。宗孔本來要激發貴興。誰想貴興又無愠色。乃倒是顛非曰：天來最爲變臉。言汝父進身原與陳琳無異。幸得他父提攜。二分生涯。沉沒許多私數。今日得成富戶。不念前恩。而反迫他賣宅。待汝他日到省。要當面嘲罵。然後可快其心。貴興聽罷。大怒曰：他父得府君提攜。始得成家。如此反架惡言。使我如何忍得。敢問叔父。可以質證否？宗孔曰：既不可質。安能道哉。尚有坟鄰親見親聞。旁人亦代爲忿恨。貴興怒氣愈熾。宗孔曰：欲洩其恨。又何難哉。貴興問之。宗孔曰：他之祖父山墳。原汝父送他安葬。猶有地券留存。如今他先作不仁。汝何妨後作不義。胡不用假棺之計。以挾制之。貴興曰：欲用此計。喪主何人。宗孔曰：吾弟順海。生得額高鬚髯。聲响晴圓。見之心怕。聞之必驚。其人可當此任。貴興曰：恐他不從。若何。宗孔曰：若有甜頭。必然應允。貴興依計而行。順海知有甜頭。喜出望外。貴興即令工匠。斲成一個女棺。內藏器械。人人掛白。一齊奔到梁山。竟將朝大天。罡掘破。伐去松株。天來之僕。祈福偶在後園澆菜。見之失驚。慌忙報知天來之母。凌氏。凌氏奔到塚前。罵曰：吾兒與汝何仇。如何若此。順海罵曰：汝這虔婆。老而不死。莫非送肉就砧乎。汝須舉眼觀。真是汝梁家之地。還是我凌家之山。我今遇此鼓盆之慘。無地可埋。幸得比兒祈伯。送穴牛眠。今有無名盜。正欲與之埋。誰意就是爾們。尙敢刁恃。女流阻吾喪葬。言罷。舞手向凌氏毆打。未知凌氏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却說順海欲將凌氏毆打。偶遇天來之叔翰昭向前勸曰：「衆凌親翁如何作嘔若此。縱使比兒獲罪，亦應預早投知。何故將先人天罡掘破，擅斬松株，順海令人暗中取出器械，厲聲喝曰：『汝這狗才，有多大前程，敢來與我比試。』如再饒舌，立將汝首劈碎。翰昭見其兇悍，結舌不言。扶凌氏歸家，勸曰：『如此強徒，惡如虎豹，蠻似獠黎，可待二子歸來，然後與之理論。於是無可奈何，任其放肆。』宗孔就將松株扛回變賣，數日之間，仍未見梁家消息。宗孔謂貴興曰：『如今天來之室，竟不肯棄，吾今又有一計，使他即獻出來。』貴興曰：『叔父計將安出。』宗孔曰：『可於山下畫成一隻白虎，沖照他之明堂。如此不堪，自然要鬻。貴興嘉納其計，遂令人繪着一隻白虎，露牙張爪，頭橫尾豎，眼睜睜遠對正梁家之明堂。凌氏驚駭，附膺而歎曰：『古云：白虎照明堂，一歲幾人亡。如此不祥，當以何法治之。』越數日，凌氏亦令人於後牆繪一隻貔貅，與虎相照。宗孔恆往梁家探聽，絕無影响，只見壁上寫着一隻貔貅，飛報貴興，貴興欲將此獸削去。宗孔曰：『不可，何不將計就計，拆去此牆。』貴興曰：『毀人住宅，於律非輕。』宗孔曰：『近家麻痘遭劫，可言此牆有礙，小口則拆之有名。又何如哉。』貴興乃從之。即時率衆兄弟投奔梁家，毀拆凌氏，聞知喊曰：『貴興恃富，宗孔凌人，前者伐樹鋤墳，事猶未完，如何再侵我宅，毀我後牆，欺凌至極。當遭天誅。』宗孔聞喊，怒將所拆之磚，向凌氏擲去。是時旁有金魚缸一個，被他擊碎。凌氏幸免其傷。兩媳力勸而回。宗孔又將魚池填塞，所有名花異草、古樹靈芝，盡行掠去。凌氏轉入後堂，忿恨不已。隨着人往後牆窺探，被其拆得零零落落，恰似平原曠野。四面空虛，泣謂祈福曰：『汝可速往天和店報知大爺兄弟，說我有病，危在旦夕，叫他即日歸家。我今有書一封，交與呈上。』祈福曰：『他若回來，見安人無恙，豈不責我妄言耶。』凌氏曰：『依我而行，自無所礙。』祈福領命而去。且說天來兄弟在店，正是貨如輪轉，客似雲來，果係興隆景象。是日得見祈福，問其來意，祈福具言凌氏病勢危險，隨後呈上家書。天來兄弟拆視，其書云：

我本風燭之年，朝難保夕。近來更染沉疴，初時自以爲常，豈意延醫服藥，益覺其沉。兄弟可念劬勞，速整歸鞭，毋庸多囑。母凌氏與男天來兄弟同看。

兄弟看畢，呼天號地，皆自以爲不孝，使母病至如此。然後始知，遂與君來僱舟，多添水手而行。轉盼間，已到家中。見母親殊無病態，惟有憂容滿面。兄弟同相驚顧，暗道：『書中所言如此，何故這個光景。』向前問曰：『近日媳婦待母多行不孝，乎何以母親若此。』凌氏哭曰：『不然，吾本無恙，妯娌亦是和諧，但不知汝等兄弟近來與貴興如何結怨。今汝父墳被他掘破，斬去松株，填塞魚塘，毀拆後牆，擄掠花園，畫虎照堂，凌逼百端，吾皆包忍。汝等有何錯事，可實言之。』兄弟聽罷，大

駭皆掩面而哭。天來曰：兒不孝，罪若深淵，禍及先人，父仇不共戴天，豈容與他兩立哉！隨即將貴興當日求買石室，不從其願，具述一番，便要赴縣鳴冤之意。凌氏曰：官事茫茫，遭冤受屈，一字入門，九牛難拔，宜細參之後，悔無及。君來曰：母命如此，姑且從之，合無與哥哥同往茶村討賬，依然守業。何如？天來忿忿不答。凌氏再三泣勸，天來且得整復山墳而止。次日，兄弟同往茶村收賬。宗孔遇之於途，飛報貴興曰：吾今早窺見天來兄弟同往茶村，莫不是他膽詞控告乎？時座間一人答曰：不然。茶村原有蘇客與他購糖，兄弟恆往討賬，今番此去，未必膽詞。宗孔視之，乃貴興之表叔區爵興也。宗孔曰：既如此，胡不待他回來，掠去此財，以喪其氣？貴興曰：白日搶奪軍民，那裏肯容？宗孔曰：吾有一計，欲用久矣，可作偽契一紙，寫着康熙四十八年，梁朝大買售北沙田數頃，因交價不敷，揭到凌宗客本銀一千兩，湊交田價。週年行息一分，將此紙用米塵彈染，叫他清結，彼定不從。然後率眾搶奪，斯時雖有坊鄰，亦難與他排解。貴興乃陰使其姪叔兄弟，乃是柳毓柳權，閩保閩枝，越文越武，越順越和，宗孟宗季，宗孝宗和，順海美譽十四人，星羅棋布，匿影藏形，各於隘口埋伏。然後攜同區爵興等，立於津頭以俟之。再說天來兄弟往茶村討得銀三百兩，呼渡而來，正欲登岸，乍見貴興暗盼着，乃忖度道：三百糖銀，凶多吉少，於是急叫君來分纏身上，看景而行，誰想貴興一見天來，那裏肯容，即厲聲叫曰：梁老表，台久不相逢，三生有幸，向者握手翦敬，南柝未及塗灰，又問曰：此項遷移歲月，何時可償？天來問他何數。宗孔接口曰：前康熙四十八年，汝父置田，會揭宗客本銀一千銀，以充田價，如何佯作不知？天來大驚，良久，徐徐答曰：既有此項，何不說於分夥之時，而突討於今日？宗孔曰：有數存據，豈容強辨哉？向貴興袖中取出揭數一紙，擲與天來，令其自看。爵興勸曰：錢債細故，須念血表相關，償回原本利息，可以原情。君來答曰：如此等數，當往大王廟裏鳴鼓清償。天來以目視之，君來會意欲走，不料左有柳毓柳權，右有閩保閩枝，前有越文越武，後有越順越和，更有宗孟宗季，宗孝宗和，順海美譽十餘人，向君來拳脚相加，衣服盡行扯碎，飛花滿地，隨風而轉。天來欲逃，又被柳毓柳權打撲地掠去此財。是時街坊上適有一大人，年可十八，生得兩眼如珠，手持一把扑刀，飛奔上前，大喝一聲：貴興休走，何得在此無禮！恃勢凌人，言罷，即向貴興頭上砍去，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慈母潛身聽白話 強徒施掌博黃粘

且說此人原係利隆號煙店姓湯名表，乃新會縣人，素有俠氣，慣抱不平。當日欲殺貴興以救天來，却被夥件牽回入店。苦勸曰：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湯表只得擲刀而止。坊鄰亦畏其權勢，不敢援救。獨有嘉應館楊廣進

剃頭爲業。因被其擊碎面盆。怒罵貴與幾句。其兄從旁躡足。廣進懼禍。亦啞口無言。再說天來兄弟受毆。歸家泣訴其母。凌氏痛入骨髓。是晚安慰其子。各各歸房就寢。到三更時分。凌氏潛聽於天來房外。意以爲驗聲之大小。可見受傷之輕重。蓋天來兄弟原屬孝子。並皆忍痛其傷。寂然不作一語。但聞長媳劉氏云。今日丈夫被辱衝衢。亡其資本。胡不訴諸縣宰。追復斯財。天來歎曰。六房中素無交結。如之奈何。劉氏曰。妾之叔父履堅。現充按察司禮北。與之謀及可以相顧。如果冤不可伸。然後移居以避。兄弟畏縮。豈男兒之志哉。天來曰。明日稟告母親。纔可舉行。凌氏東西探聽。亦聞次媳葉氏云。貴與慘毒如此。其何以堪。猶恐他日再遭毒手。性命難保。宜早存案公庭。以杜後患。君來曰。母兄在堂事無大小。豈可造次及曙。兩媳登堂。凌氏責曰。汝等女流。夜來並勸夫訟賢婦。固如是乎。兩媳相顧吐舌。赧顏而退。天來兄弟聞母責罵。其妻愈不敢開言。控告越數日。君來返鋪而去。一日天來閒步市中。貴與偶然遇之。時思天來住日被毆。今番見他愈覺精神。如今止好在此當衆之地。再打他一番。令其畏我之威。不敢抗拒。正思間。遙見族叔易行左手攜羹。右手提羹。垂眉低腦。東西顧盼。緩緩而來。貴與近前問曰。叔父近日勤勞。未審有何出息。易行答曰。僅供一口。最賤營生。貴與曰。何不別業。另作良圖。易行曰。一雙白手。安能別業哉。賢姪多情。力望提拔。貴與曰。吾今正要叔父一雙白手。安能便可發財矣。易行大喜曰。賢姪有何見教。貴與低聲曰。天來現在前邊站立。叔父若能極力打他。一打姪兒。卽以黃粘補報。易行搖首曰。若說要打天來。我必不爲。緣去年末。與他挪借。尙未還償。如今將他毆打。何以施諸面目哉。貴與聽罷。大拂其意。適遇宗孔當前。貴與盡舉其言以告之。宗孔見其不允。如何遂得姪兒之願。乃笑謂易行曰。敢問哥哥昔日之財。奚在。眼到光景宜人。哥哥請更圖之。易行想起與他細談許久。總屬虛言。回視羹。空然無物。晚餐之計。何處而來。不覺點頭。應允。貴與大喜。易行問曰。打了之後。得穀幾何。貴與笑曰。一掌一担。舉數而量。易行乃用墨塗抹其面。向天來橫加拳掌。左右換手。連打幾番。天來乍然失色。四顧而走。貴與大快所欲。自不必言。天來既去。易行問貴與曰。賢姪會計得幾大掌。貴與曰。叔父歸家。五担黃粘。自然送至。易行大喜。持羹而歸。囑妻整備籬笠。待裝黃粘。穀。鄭氏愕然問曰。丈夫何故得來。易行曰。吾姪祈伯酬我之勞。鄭氏曰。向來未蒙其惠。今日一旦送穀而來。得毋欲購我宅。改進行門。故預放穀於我。他日緩緩扣除。豈不聞狡兔尙有三窟。鷄鶉猶顧一枝。從來富貴相交。一錯難解。丈夫宜細參詳。易行曰。不然。彼念我貧。偶值天來過市。叫我毆打。自有黃粘饋送。一掌一擔。舉數而量。却恨手遲。只得黃粘五担耳。鄭氏聞說。痛責其夫。驚起坊鄰勸解。詰伊夫婦爲何。易行訴曰。吾有衡州故人。販來黃粘數萬。乾淨異常。

繪圖八命沉寃 第五回

因見合價。蒙他暫記。這妒婦言我胡不量米糴穀爲何。故此嗔將起來。有勞諸公勸解。坊鄰皆曰。嫂嫂非所宜也。夫有所糴。何論穀米哉。鄭氏曰。不然。妾思昔日家姑棄世。一貧如洗。殮葬無由。自念與貴興親同九族。意可挪移。豈知託言外出。只得含淚歸家。路遇天來之母。凌氏泣訴於他。蒙他施以長生各物。然後家姑始得安葬。於茲數載。尙未啣環。何其妄聽貴興一言。遂將伊子天來毆打。如此恩將仇報。反乎情理之外哉。言罷。舉聲大哭。扯其夫往梁家陪罪。當時旁人有勸解者。或有恥笑者。更有代其妻而罵者。易行兩頰暈紅。默默不作一語。低頭赧顏。奪路而去。其妻含淚附肩相隨。且說天來被辱歸家。正在廳堂納悶。忽見易行奔入。心內暗吃一驚。料必此人兇性。初時毆我。怒尙未息。如今還要登門追打乎。正欲躲避。更見其妻隨着丈夫一齊屈膝。天來欣然接入。易行曰。適聞市上錯毆賢甥。特來負荊。幸勿見罪。隨將貴興擺佈之言以告。天來歎曰。毆人給穀。千古奇聞。甥若預知。正好使舅父多獲黃粘。以活家計。鄭氏極口代夫請罪。雙手頻頻拭淚曰。丈夫後車可覆。吾亦無心於人世矣。是時一家老少。皆稱讚鄭氏賢良。念彼貧難。覬以升斗周恤。留其晚膳。同相慨歎一番。夫婦拜領而去。其後梁凌二姓。釀成八命寃情。欽差審判。捕滅貴興諸黨。所有受賄者。無論官民胥役。俱按國法從事。易行得免其名。未及殺身之禍。皆藉鄭氏賢德所致也。後人有詩讚曰。

易行家計本貧難。賴有賢妻透肝膽。誰道閨房言莫聽。能於危處保身安。

易行去後。天來謂家人曰。汝等看鄭氏嫁此強徒。竟能感化其夫。使他遷善。可謂閨中之女丈夫矣。吾稍有过。汝等亦當效之。言訖。辭母投省而去。未知天來去後家內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黃苗岡叔姪掘芋 中秋夜姊妹題詩

却說天來去後。宗孔在鄉愈肆其惡。一日經過黃苗岡上。窺見白芋剛熟。歸謂貴興曰。方今中秋佳節。八月芳辰。黃苗岡上之芋。密如螻蟻。大若蹲鴟。胡不令人往掘。以與衆兄弟同餐。貴興曰。梁家之事。遵從叔父所行。縱有不如。姪兒自當握領。貴興未說此話之前。宗孔罪惡已經貫盈。今一聽得此語。益展其謀。所謂獵犬成羣。強似虎。小人得志。火添油。立時率衆嘍囉。至黃苗岡上。喊聲大叫。自朝至晚。晚掘至朝。竟將黃苗岡一帶。鋤得溶溶爛爛。連芋帶芋。盡行掘得一空。正是米債近來無芋抵。酒錢無靠賣花還。且說貴興之妻何氏。與姑娘桂仙。久已知其良心日喪。惡過日深。姑嫂倆爾相談。何氏曰。汝兒性情近來改變。致與姑母成仇。汝與姑母本血脈相稱。今日禍起蕭牆。正是操戈入室。何不發一話。初桂仙幼時在梁家。習得兩手繡繡。滿復詩詞。會與梁天來之女桂嬋拜爲姊妹。誼約金蘭。只見兄長與天來參商。

心恆戚戚。適逢何氏所問。啓云。嫂嫂吾有是心久矣。緣未與姑母細談。以故不曾啓齒。吾今當往梁家走一遭。然後歸家勸諫。遂攜了環小娟出門而去。凌氏接見。悲喜交集。且與桂嬋相會。極言往日衷情。是時八月十五佳節。良辰。凌氏謂祈福曰。汝可往黃苗岡上。鋤些日芋歸來。吾與表娘伴食。祈福領命而去。遙見滿岡失陷。四面鮮泥。竟不像從前境地。退走如風。駭報家主。凌氏聞報。暗知爲貴興所掘。桂仙在此。莫可言明。移時中秋月上。桂影飄香。三人舉貴興日前所作之事。慨歎不已。因見抑鬱無聊。桂嬋曰。如此明月。階前丹桂燦爛。何不賦詩一首。以遣愁懷。桂仙曰。請問其目。凌氏卽教他二人。將花月吟詠詩中。句句押此二字。桂仙援筆寫來。連成十首。其詩云。

有花無月恨茫茫。有月無花恨轉長。花美似嬌臨月境。月明如我伴花香。扶筇月下尋花步。攜酒花前對月嘗。如此好花如此月。莫將花月作尋常。(其一)

花香月色兩相宜。惜月憐花臥轉遲。月落謾憑花送浪。花殘還有月催詩。隔花窺月無多影。帶月看花別樣姿。多少花前月下客。年年和月醉花枝。(其二)

月臨花徑影交加。花自芳菲月自華。愛月眠遲花尙吐。看花且喜月方斜。長空影動花迎月。深院人歸月伴花。算却人間花月會。撚花玩月醉流霞。(其三)

秋宵花月值千金。祇愛花香與月陰。月下花香人寂寂。花梢月轉夜沈沈。杯邀月影臨花醉。手撚花枝對月吟。明月易虧花易老。月中莫負賞花心。(其四)

花開燦爛月光華。月思花情共一家。月爲照花來院早。花因隨月上窗紗。十分皓色花輪月。一徑幽香月讓花。花月世間成二美。傍花賞酒不須賒。(其五)

一庭花月正秋宵。花氣芬芳月正饒。風動花枝深月影。天開月鏡照花嬌。月中謾擊催花鼓。花下輕傳弄月簫。只恐月沈花落後。月臺花樹兩蕭條。(其六)

高臺明月照花枝。對月看花有所思。今夜月明花好處。去年花病月虧時。飲杯酬月澆花酒。翹首評花問月詩。沈醉欲眠花月下。只愁花月笑人癡。(其七)

花發千枝月一輪。天將花月附閒身。或爲月主爲花主。纔做花賓又月賓。月下花會留我酌。花前月下厭人貧。好花好月知多少。弄月吟花有幾人。(其八)

繪圖八命沉寃 第六回

月轉東牆花影重。花迎月魄若爲容。多情月照花間露。解語花搖月下風。雲破月窺花好處。夜深花睡月明中。人生幾度花和月月色。花香處處同。(其九)

花正開時月正圓。花如吐錦月如銀。溶溶月裏花千朵。燦燦花迎月一輪。月下幾般花意思。花間多少月精神。待看

月落花殘夜。愁殺花前月下人。(其十)

當夜賦成花月詩十首。呈與凌氏。凌氏覽畢批云。詞華意富。出自天然。無半點着迹。隨問桂嬋會賦起否。桂嬋說。搆思不得。只賦一首。尙欠推敲。煩賢妹與我改訂。桂仙接着一看。只見其詩云。

秋花秋月兩相宜。月競光華花競姿。花發月中香滿樹。月籠花外影交枝。梅花月落江南夢。桂月花傳郢北詞。花却何情月何意。我遊花月泛金卮。

桂仙曰。姐姐首勝我十首多矣。凌氏曰。如此難題。尙能賦成十首。真個奇才。我今再出一題。將花月添一酒字。以顯才情。桂仙援筆亦就時賦成一首。其詩曰。

摘花浸酒邀明月。借月移花入酒杯。花熟待酒和月飲。月明攜酒賞花開。採花弄月酒爲主。沽酒尋花月作媒。我欠月前花酒債。不辭花酒月中來。

凌氏一覽贊曰。雖天下才女見之。無不拜服矣。斯時月到中天。命丫環設酒賞玩。以竟一夜之歡。次早桂仙告辭曰。吾今歸去。苦諫親哥。倘或見聽。二姓先靈有幸。如不肯從。吾亦無顏再與姑母相見矣。凌氏曰。須看景而言。勿以我梁家之事。而傷汝兄妹之情。言罷。桂仙灑淚而別。未知桂仙歸家之後。如何諫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中庭上妹子直諫 北沙畔賊匪橫行

且說貴興掘芋歸來。於十六夜大宴樓囉。所有凌家子弟諸色人等。咸來追賞月華。貴興與之交杯酬酢。數巡之後。宗孔大聲叫曰。大爺有話囑咐。忽然人人避席。個個低頭。貴興曰。爾等可於某日在沙上如此如此。言罷。轉入中庭。諸囉聞貴興所囑之言。暗記在心。酒罷。各皆散出。貴興入至中堂。但見妹子桂仙愁容滿面。淚迹盈腮。此時貴興酒量已有七八分。靠椅而臥。頃刻沈吟。叫曰。妹子。汝往梁家何幹。歸來默默無言。遂寢着。又少頃。復叫妹子。今宵追玩中秋。正好家庭敘話。如何總不做聲。桂仙亦不答。須臾。又叫妹子。汝有甚麼隱情。可備述來。吾能與汝排解。桂仙反面向壁踰時。貴興連叫妹妹。妹子。吾與汝血肉之親。父母去世。兄妹會有幾人。何以全無答應。是時桂仙正欲勸諫。因他酩酊。是

以未言。後聞說出血肉相親，乘其良心稍動。斯時進諫，或可見聽。遂答曰：「哥哥既知與妹係血肉，其與天來是陌路乎。豈可鋤墳伐木，毀拆他牆，乃明於我而暗於彼也。」貴興曰：「他既念親，如何傷我風水，阻我功名。」桂仙曰：「風水原屬渺茫。今日哥哥享百萬家財，或者藉他樓房護衛，且未可知。貴興哂而未答。少間，桂仙曰：「古人云：功名承祖澤，風水仗心田。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願哥哥以先人為念，何須較長論短。」貴興聳聲漸作，踰刻。桂仙曰：「會聞人說哥哥自與宗孔叔父交遊，人咸呼他爲虎翼，又名飯匙鬚，竊思其爲人也。機心叵測，看他兩顴高聳，雙目歪斜，若與人言，頻頻瞻顧，奚異吮癰吮痔之流，喪心亡命之輩。宜亟遠之，慎勿聽他鼓舞也。」貴興聳聲大作，移時乃醒。其妻何氏曰：「姑娘所見不低，深知書理。如今所說句句是藥，字字成金。願丈夫見納。」貴興怒妻曰：「好個妒婦，汝說他書理深，便來諷我書理淺不成。先時裕耕堂上，真個酒逢知己千杯少，如今轉入來，竟然話不投機，半句多言罷拂袖而去。」何氏曰：「吾自入嫁以來，所說未嘗無理，總不能使他入耳。吾今而後不敢復言。」次妻楊氏少妾潘氏皆曰：「卦師言他身犯五虎，須要設送方吉，不得已與他禳星拜斗，代他懺悔一番，誰知拜得他顛顛倒倒，恰似豺狼虎豹，慣愛噬人。正是佛力不扶無義漢，神明難化喪良人，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芙蓉已謝，楊柳凋零。老北沙田禾正熟，一帶鮮黃，分外可愛，且說天來兄弟出門，家中只有凌氏，一日耕人阿仔慌張登門來報曰：「凌安人田禾不可了，今早一班惡少，突然搶割，將小人縛在田邊，皆云：貴興主使，教小人到安人府上，便曉情由。」凌氏歎曰：「既然被他搶割，吾且免租。」阿仔曰：「還有工費田料，一歲勤勞，盡在於此。」言罷，眼暈俱紅。凌氏心中不忍，撫慰曰：「汝且回去，自有佈置。」斷不使汝小家人吃此苦。隨後該管沙丁亦至，報田禾被貴興搶割，寡難敵衆，弱不勝強，特來報知主人耳。言猶未絕，一人自外奔入，厲聲叫曰：「目今國家如此太平，怎肯容這般狗徒在這處作這般猖獗事，便要挺身追究，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四 奪椅桌預早移書 慶花壇終宵鬧酒

却說此人乃係翰昭，聞報田禾被割，忿忿不平，即向凌氏索些費用，稟告千總黃公。黃公提兵至北沙捕捉，但見阡陌缺陷，溝壑填平，只有禾頭而凌賊已遠遁矣。當日貴興率衆搶割，歸來散之囂囉。宗孔等日夜與他交遊，其所好漸喪，其德終不自省。是年雍正六年正月初旬，貴興家中賀正，蘭花大放，香飄十里，氣透盈階，吐得燦燦爛爛，人人咸來爭鑒。正是花迎麗日高低放，氣逐春風遠近聞。古云：牡丹雖好，綠葉扶持，凡物必有配襯，相映然後可以悅目。即如一個美人，雖有閉月羞花之貌，沈魚落雁之容，若禿着雙脚，視之不特無景，而且增嫌。當日貴興家裏之花，雖然吐得芬芳

繪圖八命沉寃 第八回

一二

開得美艷。自覺花盆不甚雅緻。不過石灣土產。看來索然無味。忽念起從前玉石花盆。不能弄得到手。未免有些惱氣。且無花梨椅桌擺襯。一切玩物。都在天來之家。蓋貴興係驕矜傲物之人。想來安得不忿。乃仰視而罵曰。天來天來好。害怕人前。既阻我功名之願。今番掃我花壇之慶。花盆椅桌。被汝收藏。如此惱人。終當還我。終當還我。言畢。喝聲。嚶囉。前往梁家。擄掠區爵興曰。何不先致一書。如彼肯從。則罷。倘或見拒。然後奪他。過來貴興嘉納其言。即修書一封。着喜來帶往。却說天來是個孝子。不時回家定省。一日。接得貴興之書。暗暗忖度。自從與他冰炭。未有往來。何故修書前來。莫非自悔其過。欲與我修和也。即拆書視之。其書曰。

檻外百花開放。分外驚人。舍下盆粗。不堪悅目。曩日花盆椅桌。幸為分輝鄰燭。借映餘光。俟酒闌花謝。奉璧原珍。臨楮不勝渴望之至。

天來看畢。知貴興係個險心惡人。當以善言答之。即對喜來曰。本應如命。邇來東江賽會。花盆借與別人。往日迎神。其椅桌現在醫靈會館。如彼送回。自當敬奉。喜來回家以告。大拂貴興之意。霎時間。點齊兄弟。逕奔梁家。將往日廣源店所投之花盆椅桌。盡掠一空。恰似宦家嫁女。搬運粧奩。市上道旁。無不歎惜。正是。花放只留芳徑畔。客來空坐碧階前。當日貴興大暢所欲。張燈結綵。席設花壇。所有賀正蘭盆。個個移新換舊。將琥珀覆面。別培金菊。八盆上蓋珊瑚珠。旁用寶石砌成萬字。更栽玉蘭四盆。高尺許。盆座用象牙雕刻山水人物。一切奇花異卉。古樹靈芝。襯得儒儒雅雅。羅列在花梨桌上。遠遠觀之。竟如錦繡一般。是時孟春佳節。初九芳辰。貴興喚妻妹二人。囑曰。今夜設壇。分為三座。西廳宴親家外戚。大小娘姨。妹子桂仙。主席。東廳親疏姪女。老幼姑婆。係汝主席。其中廳我與眾兄弟盤旋。二人須要應酬。不可稍怠。桂仙曰。哥哥奪他花盆。掠他椅桌。見之尚且傷心。安忍將身主席乎。哥哥之命。不敢從矣。貴興曰。汝既傷心。且勿登堂。主席。何敢面刺吾非。此後更不得倚門傍戶。陰往梁家。汝本女流。須知禮義廉恥。桂仙曰。父母親情。恩愛難割。貴興曰。汝視他為恩愛。曾不知我以為深仇。汝欲結拜金蘭。交搭養福。將我家事洩漏。皆為汝所敗也。桂仙曰。哥哥若肯與梁家修和。妹子縱有金蘭。自當裹足。言罷。淚流如雨。丫頭小娟。扶入閨房。是晚貴興囑咐何氏。氣主東西兩席。自主中廳。鬧酒賞花。一呼百諾。眼前一望萬朵千株。評論一番。斯時酒興方濃。忽聞階下一人厲聲報曰。事大如天。爾等不得在此賞花吃酒。不知此人是誰。所報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却說喜來聽得桂仙房中自縊。斯時形忘意亂，不知叫誰援救。只管亂呼爾等衆人聞喊，面如土灰，奔入房中，各人來救。但見花落三更，難再發。月沈五鼓，不堪留。花壇酒席盡皆搬去，不在話下。初桂仙幼時許配大石街陳澤廣之子。玉因金玉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脂，年甫八歲，便應答如流。其父生平慣好與人唆訟，人咸稱他爲陳狀元。初時貴賤看得金玉合意，便忘其父之所爲。如今阿妹死於非命，未免有些疑忌，便來求計於叔宗孔。附耳低聲說個如此如此。一邊使人報知陳宅，一邊備辦粧物。澤廣聞報，抱恨不已。偕其子踵門親弔，茶罷澤廣曰：「兒子福薄，不能招納，但不知令妹何病而故？貴興曰：『實不相瞞，緣舍妹結拜金蘭，屢訓不遵，不幸一日懸梁，忝辱高門，大失所教矣。澤廣曰：『既然如此，真假可分。當請黃公相驗。』方可殯殮。貴興見此光景，知他係個意思，即欲與之說個明白。又難啓齒，乃左手捧着黃金一包，鋪塘契券五紙，右手挽着小娟對澤廣曰：『寒門一向未嘗接官到驗。今日舍妹於我何辜？老親翁若肯容情，即將此金一百兩，東頭鋪契三張，村跟芝塘二口，侍婢小娟皆伊平日使喚裝奩之費，當下交割明白。永結朱陳，免至外人齒冷。如有別意，晚生不敢強從。澤廣改容答曰：『姻生隨即說來，是否可驗。』自然聽候高明。言猶未絕，小娟哭曰：『吾於終身之事，倚靠何人？貴興命金玉異日留他爲妾，來往凌門。父子二人領下黃金契券，攜小娟歸家，不勝之喜。按下不題。此時桂嬋與桂仙隔別經旬，正欲修詞致候，忽見凌家有人帶書前來。桂嬋忙接過，即拆開視之。其書略曰：

蘭閨分袂，只道生離，豈意竟成死別。緣爲同氣不和，連枝相煎。哥哥日喪天良，不惟善言不入，反蒙惡語相加。只得輕生自絕，嘆紅顏之薄命，自分當然。但念姑母之恩，深如滄海，粧台之義，重若泰山。圖報未遑，餘言永訣。於來世，姐姐鍾情，聞我無不哀痛。願珍重玉質，聊節悲傷。然而閨中寂寞，不妨另尋紅閨，再結良朋。萬勿以禮義所拘，堅持古道。則妹在九泉之下，又何遺憾哉。臨終永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桂仙泣血檢衽書。

讀罷，不勝哀慘。遂於簷前祭奠，貴興風聞，怒責其妻曰：『吾妹有此遺書，何不呈我，擅自送與梁家。言罷，將何氏痛打。何氏念起往日梁凌之事，屢諫不從，且忿且羞，是晚亦墜樓而死。岳丈達安叔丈達先一家二十餘人，登門吵鬧。達先二人索銀二千五百，其餘衆人不知派去多少。然後于休。斯時貴興之家人亡財散，禍不單行，正宜自省其身。銷光養晦，如何昧良肆惡，恃富凌人。一日對宗孔曰：『吾妻墜死，妹子懸梁，揆其所由，原於天來不義。吾今當要他兄弟償此二命。纔快心中所欲。叔父可與我別作良謀。宗孔曰：『今有二人，正合所用。若能以財帛結之，自然得他死力，則萬事可成。而梁家之恨可消矣。』言罷，囑貴興少待片時，自往外邊糾訪，行不數里，只見二人魁梧奇偉，旁若無人行，至漸近二人執

住宗孔大喝一聲欲摸其衣宗孔亂呼簡葉二哥叫不絕口二人再喝曰爾是誰人何故識我宗孔曰今有緊要發財之語正欲與二位酌量未審鈞意若何二人細認始知宗孔大笑而止蓋宗孔往日衣衫襤褸近與貴興交遊故得偏身羅綺而且旦夕膏粱未免顏容改變驟然一見故爾難認當下二人改容謝曰吾儕孟浪冒瀆威顏幸勿見怪足下有何勾當請試言之如有機密當往尊堂請誨宗孔邀他到裕耕堂中指二人謂貴興曰此人姓簡名當能勇射日彼係姓葉名威膽可包天二人素有俠氣百黨千朋可洩梁家之恨言未畢忽聞後堂啼叫甚急貴興慌忙轉入未知哭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命償命祈伯喪良 賊薦賊簡當設計

却說貴興轉入後堂只見兒子應科啼叫不已一見貴興涕淚頓收貴興攜他回步廳堂與簡葉打話簡葉曰號泣之聲原來令嗣叫食於是爭捐利市同相撫弄一番貴興曰前日妹子縊死賤內墜亡此兒終日叫喊使我心神頓喪懷恨入骨揆厥所由皆爲天來所致二君能與吾雪得此恨當謝洋銀三千兩如追兇手自有週全二人聽罷相顧吐舌暗忖他係巨萬之家紳衿之輩縱然壞事擔帶有人於是一齊問曰尊意雪恨若何貴興曰吾被梁天來陷我一家二命當以他兄弟二命償還纔快我心所願汝等可常懷利刃早晚潛窺如遇其面不妨將他結果慎毋誤中他人當日簡葉正欲當衝搶奪一旦見此意外之財安有不肯之理乃慨然許諾貴興大悅卽檢出花銀五十兩交簡葉權作茶簡正是多財自有邀奸匪重賞還能召勇夫二人領過此財與貴興辭別出門行至荒僻處葉威謂簡當曰貴興所言資此從來殺人償命決不可逃如此大財非吾所有大哥請自爲之簡當曰公事公辦豈敢私爲合無將此財奔往省城與人鬥勝爭雄或可發財逃而不返如不可勝再作商量賢弟意下如何葉威鼓掌贊曰大哥有此妙計小弟敢不遵從二人計議已定從陸路至省城攤館不數日盡將此財付之白虎青龍恰似從前景地二人且念且愧不得已借宿於場中以圖後計再說貴興自從發附簡葉往刺天來意料他必死於二人之手常使人往梁家探聽絕無影響心中正在疑惑忽聞人報簡葉流落在省貴興立與宗孔喜來三人同往尋他甫到省城貴興卽述簡葉之貌着令喜來入城諮訪自與宗孔在沙面稽查搜尋既窮果無蹤跡貴興戚然不樂宗孔曰省城地廣人稠增數十萬人而不見其多減數十萬人而不見其少九流共集三教同居旦夕之間豈可驟見越三日喜來清早出門徧走一遭力乏神疲憩息於永清門外遙見兩個漢子手提數股青蚨朗誦攤經大驚小怪而來喜來暗曰此必簡當葉威也慌忙近前叫曰

簡葉哥。我家大爺等候多時。請往三德店敘話。二人答曰。我非簡葉。吾乃簡葉頭家。汝欲找他。速往前邊賭館隊中。裸體結辯。束手旁觀者是也。喜來煩謝。逕至賭館。果見二人。神色無聊。徒自吁嗟。束手立於局傍。與人看皮。口中猶喝青龍。中了中了。喜來低聲告曰。請二位大哥。到凌大爺小店敘話。二人聞叫失色。不得已跟着喜來。而往。二人附耳低聲。說個如此如此。不一時。同至三德店。貴興尚未開口。簡當曰。小人往日負託。有誤大爺。特來領責。今後自必効勞。葉感亦曰。緣爲天來連日閉門。早晚窺探不睹其面。有人說他在省。是以我等奔來。仍未探其虛實。因見鹽引合消。欲借銷以偵音信。不意被巡丁所獲。乃將昔之茶資用盡。然後使得脫羅。宗孔曰。誤人誤己之事。切不可爲。貴興曰。既然如此。我今亦不究汝前非。嗣後務必盡力。與吾作事。不可再誤。宗孔曰。汝等須要將功補過。勿負大爺之期望也。葉感曰。大爺果要取他的命。報己之仇。我等二人。實不敢允。貴興曰。久聞二兄百黨千朋。意中會有此人。否。簡當曰。小人素所拜服者。惟林大有。頗能相託。此人智勇兼全。謀之必成。取之必得。身材雖小。跳躍如飛。現在北門外販賣鴉片。爲業。貴興聽得大喜。再給洋錢二百。糾他同來。叮嚀告誡。不可再蹈前非。二人不息點頭。去如箭急。且說林大有。一日在館中。自覺心內懨懨。因往城隍廟頑耍。見一個少年測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腦後一個師傅。鬚鬚滿面。皓首紅顏。招牌上大書。師徒並考四字。林大有暗道。他兩個師徒。人物非凡。必然有學。信手揭下一個閉字。求測。那少年問占何事。林大有答曰。求財。少年舉筆判云。

字義本來閉。休作出門計。若不信吾言。此禍非關細。
林大有覽畢。心中愉快。懊惱不覺。憂形於色。師傅見此光景。如何討取卦資。從容解曰。小徒學問空疏。殊非此字意義。乃將門字內添一才字。極口贊曰。正好才氣當門。何得有這等判語。遂執筆改其批云。

字義雖然閉。須作出門計。若肯信吾言。此財非關細。

林大有見其批。改憂作喜。多予卦資而去。旁人皆云。師傅判得有理。真不枉老成練達。林大有行不多時。聞前途一人叫曰。林大哥。適間何往。使我徧尋不見。可速歸館。免至外人等候。未知林大有歸館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林大有改裝登岸 張阿鳳巧食沙街

却說林大有。大路遇梁上賓。叫他快回。只得緊着脚。逕回館中。却見一人在此哭泣。林大有問其所泣何事。其人訴曰。前日與大哥所買之烟膏。說保過佛山。誰知在鷹嘴沙地面。被分府差頭掠去。大哥可與我查回。免失下次交易。林大

有慨然拈出一大缸洋烟再挑過幾兩用紙封固外面明用林聚仙館圖章不計烟價囑曰汝可仔細隨帶如有留難說在吾館採買自可無慮言罷送他出門適遇簡當葉盛到來三人接見歡喜無限林大有暗道測字先生應驗真果財氣臨門遂答曰我等兄弟不妨前往打劫掠其家財奪其衣物但不可殺傷人命簡當曰貴興之意正在傷人林大有搖首曰倘傷人命文武官嚴行追究吾兄弟終不免其所獲大非所宜也葉盛曰萬一打劫不成既不可以領花紅又無所擄掠吾兄弟豈不是空走一遭乎林大有曰即如打劫不下虛張大鬧幾番花紅亦當領半吾之鄙見如此二君之意如何葉盛曰正如是吾等實不敢爲三人計議已定林大有即領帶爪牙五人首一八混名大簋吉姓周名贊先次一人混名擎天水姓李名亞添又一人混名跛脚犬姓尤名亞美及甘亞定混名雙角白熊亞七混名四蹄兒並囂囉十餘人咸至三德店中正是五虎下村尋飽噬二奸設計陷賢良貴興見林大有身長不過五尺眼若流星衆兄弟個個狼牙虎面呼喝如雷心中且驚且愛半信半疑遂對簡葉曰前日許下花紅銀三千兩會交宗孔家叔收貯事後自當酬應衆人見他往日未舉事之前二百花邊尙且慨然相贈今番此事後日諒不支離遂齊聲答曰大爺有事雖無此物我等自亦當効勞宗孔曰既蒙諸大哥効力計須萬全如此喧嘩恐惹外人耳目乃叫林大有等改裝易服扮成陝西客商然後登舟望潭宅進發是時中元佳節勝會盂蘭西北角黑雲密布順風吹送一息間已抵潭村個個匿影藏形伏在官艙偃息候至初轉二鼓一齊潛入凌家貴興急喚喜來往請美閑到來酌議是夜行劫之事宗孔曰今夜十五家家超度處處焚衣月色明朗往來不便而且未曾實探天來兄弟蹤跡不如十八晚三更時分一網生擒庶幾剗草除根不至來春復發緣十九日係伊母大壽彼必歸家祝壽斯時下手插翼難飛不覺日去夜來秋光易度未幾十八之期已屆矣是日貴興家裏宰殺牛羊大宴強徒於裕耕堂上單說鄉人有一丐食人姓張名鳳三歲失恃七歲而孤親人無所倚靠屢屢與人作傭未及三日必然告辭若不遭於疾病定過家主凶喪總總不利於人人皆厭絕以至沿途丐食經歲如常一日在大王廟前睡覺遙望見天色昏暗日影朦朧便不知辰巳午未自以爲晚景將來不敢遠來丐食只在附近街頭挨門傍戶從人打發便了偶然經過凌貴興之家聞他家裏有別縣聲音喧嘈不已更見簡當葉盛往來其間意其係禮義之門簡葉乃是強徒之人何以在此往來殊無忌憚於是潛聽所言忽聞貴興叫衆兄弟可各飲一觴今夜三更時分可將天來兄弟斬爲兩段各領花紅美閑曰隔牆有耳切莫高聲林大有舉刀拍案曰是誰敢聽吾當以此刀殺滅其口張鳳在外邊聽得此言嚇得心胆俱喪由丹田中震起來上下牙一齊打响唇

面皆無血色。雙手凍如冰雪。兩足幾不可行。探頭探腦。轉身欲走。剛遇喜來在外面歸。一見驚怪。喝聲大胆張鳳。何故在此慌張。必有歹處。竟然一手拿住。未知張鳳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張義巧偷報奔逃 凌惡霸糾匪打劫

却說喜來接着張鳳大罵不已。張鳳曰：小人身上有病瘡疾將來。如今正要打睡。懇求大哥放手。喜來不由分說。把張鳳渾身盤摸。見其並無夾帶。於是放他而去。張鳳回到廟中。神色稍定。暗思貴興係譚村殷戶。如何聚賊吃酒。又言今夜要往梁家打劫謀殺天來。無怪其家財巨萬。我須前往報知天來。使他趨吉避凶。方是仁人君子。回念他與我非親。我與他非戚。所言恐不見信。斯時反爲不美。將若之何。事屬嫌疑。不可不報。遂不報於天來。且在廟前炊粥罷。方熟。三咽不下。嘆曰：人生不能護己。亦當衛人。何可自了一身。試思古來拾誨盜飯。納履偷瓜。事雖嫌疑。後來亦可以共白。今日梁家之難。舍我不救。其誰知之。遂棄粥不吃。奔至天來之家。叫化酒食。良久寂然。只得大聲叫喊。祈福聞喊。拿些飯菜而出。張鳳嫌其稀少。祈福取回入內。少頃。喊氣愈急。祈福不禁其叫。多予餚飯。張鳳又言無酒。既得酒。亦不行。祈福罵曰：汝張鳳得毋欲求分產乎。何以竟成無厭。張鳳曰：小人本與大爺求乞。非與大哥討取。必須要大爺親舍。然後回去。祈福曰：我家大爺官職卑小。不敢與你張哥相見。適凌氏在家庭中。聞祈福鬪口。謂祈福曰：汝可入報大爺。言貴興又使張鳳登門圖賴。必須設法驅行。祈福領命入內以告。天來出謂張鳳曰：張大哥既有酒肴。便當回去。如何苦苦多求。張鳳曰：今日之事。非小人之苦。乃大爺之苦也。祈福罵曰：汝這流丐。尚不肯甘心求乞。反來惡言獲罪於我家主乎。遂欲鞭之。張鳳顧盼無人。低聲告曰：大爺今晚大難臨門。凌貴興買賊前來殺害。天來正在疑信之間。問曰：此言何處得來。張鳳曰：適間小人巧食於他家。親見一班賊匪聲言。今夜三更時分。前來劫殺大爺。小人義關梓里。特來報知。天來心中雖未篤信。見其語言切直。又不敢斷其必無。遂檢出花邊銀二圓。贈張鳳曰：蒙張哥一副婆心相救。本該厚謝。因家未便。祈爲見諒。張鳳得此銀。遂與天來告別而去。君來謂其兄曰：張鳳之言。不過掠美市恩。竟得一場造化。天來曰：事寧可信其有。不可忽其無。緣貴興係個陰險的人。目前所陷之事。皆出乎人之意外。張鳳之言。又安能卜其必無哉。按下他兄弟不題。且說張鳳回至大王廟中。自以爲與天來解了一場大難。且蒙他贈得洋錢二個。自覺心歡意樂。將此銀玩弄一番。回想天來萬一疑我賣恩不肯逃走。反來誤他性命。於是返往天來之家。還其所贈之銀。謂天來曰：適間小人所報。原爲鄉里之誼。故來告急。大爺有此盛德。小我不敢拜領。天來兄弟。先以張鳳爲市恩。故此尙未驚懼。

及其返所贈之銀，知事必然真實，竟然舉家張惶，涕泗滂沱。張鳳曰：大爺竟可收回此銀，速向遠方奔逃，不致今夜爲伊所害。此時天來得人報知，如得活命之丹，恨不得分家產相報，其視區區小利，安忍收回？遂答曰：這些薄意，不過略酬今日指示之恩，異日再行厚謝。吾兄弟自有盤費，大哥不須介懷。張鳳口口聲聲，連說幾個不敢，左右拂袖不顧而去。凌氏泣曰：今汝兄弟父子三人，可速奔往塘坊，我等女流，又寬一着。天來曰：事勢如此，請與母親皆遁。凌氏曰：古語云：家有一老，猶有一寶。我須在家主持，汝等不必以我爲念。言罷，卽命天來兄弟父子三人，各皆拭淚而去。正是：極天風雨垂楊暗，滿地關山杜宇紅。且說凌氏有個姪娘，是日使人挑着一担禮盒送來，乃是賀禮。名叫程三嫂，當下凌氏正在覓人守屋，偶遇程三嫂到來，留他晚膳，且言明日廚中要人料理，今夜在此歇宿。他日酒闌，可酬以早田糯米。程三嫂答可。明日再來如何？凌氏曰：五更時候要殺鷄拜神，省得往來趨走。十年一次，幸勿推辭。程三嫂見他如此愛惜，况復天色又晚，於是欣然許諾。再說貴興家中，招集南番賊匪，約以卽晚三更時候舉事，個個磨拳擦掌，露爪撇牙，裝束得齊齊整整，更將各器械一新。是時雲暗星稀，秋風颯颯，忽聽得譙樓二鼓，孤雁鳴天，貴興囑付衆人曰：爾等兄弟，今夜可踴躍大殺，與我報仇。如果成功，當倍花紅酬謝。林大有曰：蒙凌大爺幾番錯愛，敢不効勞。既而曉雞初唱，山月高升，喜來探聽來報曰：市中家家燈息，處處雞鳴。可於此時進發。宗孔曰：爾等兄弟前往，休要驚慌。文武兩衙，我姪老爺現有往來交情，今有一言，爾等須要謹記在心。到彼之家，逢男皆殺，逢女休傷。事後當有花紅檢送。如今姪老爺以加倍此係格外施恩，爾等不合與吾討取。林大爺亦斷不許爽約，務其與他奮力，不必懷疑。貴興曰：若能滅盡梁門，平生之願足矣。區區小利，何足道哉。喜來又報如今三更三點，可乘此雞犬俱寧時候，不可少待。貴興乃攜宗孔美閑，叫聲林大哥，吾今與汝衆兄弟一齊同往。但見十六個嘍囉，執着虎頭牌八面，燕尾牌四雙，挾鋒刀裹赤帶，隨後八人手拿丈二長鎗，周贊先李亞添各執錐木鼠尾棍，熊亞七尤亞美滿身弓矢，甘亞定持着雙鎚，柳毓柳權閩保閩枝四人，昇着一門佛郎機大炮，越文越武並使攔門。宗孟宗季皆持火把，越和越順宗孝宗和扛着無數鎗刀器械，及一切引火之物。美休與海順攜帶火藥，林大有上着京青布衫，下穿薯莖縐褲，頭戴尖竹帽，兩手握七星洋劍一雙，腰間束一條花紅縐紗帶，雙足穿一對外國皮鞋。前邊點起凌家部選提籠兩個，與貴興並肩而行，方纔出門，適遇一人喝曰：前途有官兵防禦，爾等休要進去，不知所遇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却說喜來一夜在街頭探聽。偶遇黃千總查夜回衙。奔回報知兄弟。林大有聞報。喝聲衆人住脚。再說凌氏是晚準備。禦賊之計。家中所有老幼。尊卑咸躲入石室之中。惟祈福年庚稍長。不可入去。囑他臥在邊廊。以報外邊消息。移時月到中天。銀河瀉影。祈福聽大炮一聲。如雷鼓貫耳。又聞得四圍嘶喊。却似山崩潮漲。颶作傾垣。卽向石室裏報曰。果有賊到。爾等可速閉石門。言罷。躲入後園。林大有催進。叫周贊先。李亞添。數十人在沙街口把守。以防策應。越文越武等。並立東街。熊亞七踰牆而下。大展四門。叫曰。兄弟進來。衆賊匪蜂擁而入。林大有見木門扇閉。提刀一劈。兩扇木門。隨手折去。樓內婦人喊救。四鄰雞鳴犬吠。還有鐵門急難卒下。宗孔叫熊亞七。尤亞美。十餘人。攻打不入。於是殺猪取油。塗油於門下面。架滿柴草。放藥入裏。舉火焚燒。霎時間一對鐵門。紅如旭日。林大有引錘撞去。樓中各婦寂然。惟程三嫂在門楣上舉水澆淋。誰想鐵門兒早已展開了。是時東街上更練。雖有數人執戈前來護救。却被越文攔截。不敢拒敵。右鄰梁翰。聞砲聲震地。又見火光冲天。急令家人鳴鑼助喊。單身投報黃千總。且說祈福在園惶懼。意欲踰垣而走。只見四圍高峙。只得躲落池中。將荷葉覆在頭上。不敢號救。當下貴興見攻破兩重樓門。意謂天來兄弟勢必不能逃生。誰知更入一層。又有石門塞閉。怒喝林大有曰。爾等可乘夜攻開。與吾雪恨。不可盡棄前功。林大有曰。大爺不須叮囑。小人自有功夫。再與衆兄弟奮力攻打。攻之已久。竟如鐵壁銅城。林大有擲錘歎曰。自來擄掠多人。石室之堅。未嘗有此。貴興曰。如此完固。爲之奈何。美閑答曰。彼有護身之方。吾有討命之法。卽以桐油捻纒。放火取烟。絞烟入室。攻出得幾個女流。喊聲斷續。樓上樓下。奔去奔來。兩邊鼻涕不絕。幾行眼淚。爭流。凌氏將欲登樓。程三嫂偶然下閣。二人相遇。一總傾來。程三嫂翻身再走。而凌氏伏地不起矣。長媳次媳。有噓無吸。春桃秋菊。似鼠如蛾。孫媳雖賢。託與來生。伏侍桂嬋無憾。此宵可與桂仙同游賦詩。程三嫂早田糯米可餐。只恨煮成壽飯。腹中兒可憐。天鬼未曾出世。已先亡。正是。八命御冤千古恨。七屍遭折一門傷。且說梁翰。飛奔投報。千總黃公。黃公此時正在寤寐之間。急提兵策應。兵至沙街。忘帶火藥。林大有聽得沙街有簇軍馬。當前喝聲。柳毓放炮。舉提各器械。熊亞七。尤亞美。矢發如雨。驚得黃公心胆俱喪。因見賊勢浩大。遂按兵不動。貴興謂林大有曰。如今石室裏寂然不動。天來必然結果了。我等須當回去酌酒酬勞。言罷。放炮三聲。而散。黃千總趕得火藥前來。這賊黨已遠去矣。是晚張鳳在大王廟。聽得炮聲震地。人馬喧天。一夜心中驚怪。清晨而起。尙未澡洗。亟往梁家打探。但見祝融仍在回祿。猶存滿目。赭垣不勝太息。喜得天來猶未遇害。卽趨往省城報知。且說天來兄弟父子三人到店。店內人皆言尊堂壽誕。正宜歸家慶賀。何以反奔而來。天來具道。

其故一人頓足數曰。梁兄差矣。但凡橫逆之來。心中先有主宰。纔可解得意外之變。消得局中之危。胡不在本地方官處備些禮儀。求其發兵防禦。然後與母祝壽。豈不美哉。不謂棄母而逃。不顧家人。不謀取救。竟然斂手待斃。保身明哲。果如是乎。天來聞說。如夢初覺。如醉方醒。俄見張鳳當前。心中先吃一驚。張鳳叫曰。梁大爺家中不好了。昨夜三更時分。果然被賊所害。打劫不遂。舉火焚燒。燃燒不成。絞烟入室。至今石室尚未開門。但不知有多少人在裏面。大爺可速回家。天來聞說失色。登時氣死在店。踰時方醒。遂偕子弟與張鳳四人僱舟而返。將就到門。遙見務德里司李公千總黃公同相勘驗。天來兄弟父子三人向石室裏呼之不應。聽之無聲。駭然放聲大哭。李公指後牆責曰。此爲護室之所。不應拆去。以致竊匪從此往來。大爲一家之害。天來稟曰。前爲凌貴興毀拆。填塞魚池。李公細看牆下魚池。果有碎磚破瓦。塞去大半。李公曰。猶幸竊匪未曾掠物。我今回去詳堂。如彼不能自開石室。可速令工人砍鑿。言罷。偕黃千總回衙而去。未知司爺去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黃縣宰相驗七屍 何誼父推薦良友

却說天來送了司爺回衙。急遣人喚石工。一面稟報縣宰。此縣宰係江西省人。姓黃。進士出身。是年三月下車。一向太平。未嘗得辦盜案。當時到勘。首將更夫黃元。大痛答五十。押起坊鄰。惟石室重關緊閉。喝令石工奮力砍鑿。半晌僅通一竇。急着人入內往探。少頃搜出八個女屍。個個如柴一般。黃公指一人問曰。此人是誰。天來稟曰。蟻妻劉氏。黃公曰。庚長幾何。天來曰。四十九歲。復問一人。天來對曰。女兒年方十七。黃公見此二人寂然不動。早有穢臭之氣。驗至凌氏。天來兄弟泣告縣主曰。此是母親凌氏。行年七十有二。天來探其心頭尚暖。慌忙提起灌藥。幸得緩緩蘇甦。初凌氏跌下樓來。俯伏於地。輕烟離地五寸。猶可喘息。因此得活。件作黎亞三稟曰。這兩個了頭。未審何名。徧身冰冷。難以援救。天來稟曰。此名秋菊。彼叫春桃。皆母親使女。天來見其妻七竅流血。稽顙報曰。蟻妻葉氏。今年三十二歲。死不足惜。惟腹中尚有一命。懇太爺驗明在案。黃公聽得愕然。令人取出新民一塊。用炭火煨紅。放入醋內。乘煖覆之於腹。良久揭驗。果有男形。是時凌氏醒來。朦朧之間。駭見屍骸徧地。捶胸哭曰。我門一家受害。禍及他人。還有一個程氏三嫂。係姪娘。使他送禮而來。更不知他生死。黎亞三揭屍報驗。見其兩目突出。四體如柴。報之縣主。皆存在案。正洗驗間。一人近前跪泣。黃公問曰。汝是何人。何故在此零涕。此人答曰。蟻本姓陳。名蓋。單生一女。嫁入梁門。不幸遇此大害。懇太爺明鑒。相驗在案。追賊伸冤。養福指一人稟曰。此蟻之妻。即伊之女。今年十有九歲。陳蓋親扶而救。誰想面色輕藍。呼吸已

絕。黃公嘆曰：吾觀此七屍八命之案，令人慘目傷心，卽當回衙存案，與汝追賊便是。君來曰：蒙經驗確，當以八命申詳，不使幽冥抱恨，俾得生死沾恩。驗畢，買棺殯殮，皆停於石室之中。親戚故舊咸相弔問，不在話下。且說凌貴興是夜焚劫歸家，大排筵席，飲畢，當堂交出花紅銀六十兩，林大有等各領謝而去。當下貴興喜殺天明，令人報知爵興，爵興聞報而來，貴興卽舉夜來焚劫之事以告。貴興曰：吾爲舌耕，致與表姪隔別經年，未能代爲畫策，如今拔去眼中之釘，誠如衆人所願，惟事關重大，必須掩蔽爲高，言未絕，一人來報天來兄弟歸家，稟官勘驗，貴興頓生驚怪，謂爵興曰：吾以天來受烟而斃，如何死裏逃生？貴興曰：天來未死，事機一洩，將有滅門之禍，宜先拜會司爺，說個如此如此。隨後買囑更練庶可無虞。貴興登時整衣結帶，入見李公言，被梁貴興昔年吞去本銀一千兩，近日與生成仇，生之妻妹皆爲所逼。今他遇盜，聞他捏生以冀逃償，萬望父台明察，言罷，遞過茶金銀七百兩。李公曰：年兄身居學者，必無此事。堂翁有問，吾當善答。年兄不必介懷，貴興暗喜而歸。且說天來家中七屍經驗，八命無訛，斯時口傳問話，究竟還未具稟公門。一日張鳳登門催告，天來歎曰：吾意欲告貴興，糾賊焚燒，細思之無以爲據，不如告賊。待賊告他，張鳳曰：大爺如果指實，貴興小人願爲見證，倘有異心，皇天鑒察。天來曰：前蒙報救，今番安可牽連張鳳？搖首曰：不妨不妨，勿以小人爲念，頓忘八命之冤。天來見其義氣懷懷，辭母攜張鳳往省，覓人具訴。次日二人遍走一遭，所逢訴師不敢應允，皆言命案延纏，非比尋常盜竊。此時此際，無可奈何，正是：須知世上從來苦莫比，人間取次愁當下。天來雖有雪恨之心，終無具稟之策，只能偕張鳳回至天和店中，正躊躇間，有人報養福誼父何傑臣踵門弔問。天來接入，泣告一番，傑臣嗟歎不已。天來又云：現下乏人作稟，如之奈何？傑臣曰：足下休要耽愁，吾今有個硯弟爲人，謹言慎行，靜素沉思，本不念財，原非唆訟，持此七寸之管，能傾百萬之家，見人之所不及，見爲人之爲不能爲，但不易爲人謀事，得他首肯，何愁冤不伸耶？天來曰：旣然如此，求之之計若何？傑臣對天來說個如此如此。天來謹記在心，傑臣說罷告辭而去。未知傑臣去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施智伯仗義騰詞 簡勒先貪財設計

却說何傑臣係部堂冬夏班司辦，時直七月下旬，故得與天來借箸。是日至西關，入見硯弟，言近來京城有一新上諭，頒行係將朝廷律例變換一新，且有直隸奇聞，可借足下到吾做館一覽，言罷卽攜他而回。行至第八浦，適遇天來在天和店首站立，傑臣一見大喜，三人攜手入店。施禮已畢，天來問傑臣曰：敢請令友尊姓大名？傑臣答曰：施公智伯，新

會縣人。吾今攜他到敝館同覽上諭。不意爲足下所留。未知有何見教。天來曰。久不會面。當敍一歡。邂逅相逢。正宜少敬。遂喚廚子具酒款待。智伯欲行。却被傑臣代爲挽留。曰。吾與公相交。無異與他相處。原屬知己。皆可以患難相扶。未嘗有些爾我。今日偶然相會。何妨聚首談心。踰時滿日。杯盤三人分賓主。而坐酒至半酣。傑臣問天來曰。梁公近日形體癯瘠。面着愁容。不知何事爲塵芳心。天來歎曰。我家七屍遭殺。八命含冤。一寸心頭。如燒如刺。豈但愁容滿面而已哉。二人見說。相顧失色。傑臣佯作不知。訊與被害之由。天來始末盡說。更言雖有證人可據。恨無高手。謄詞言罷。不勝哀慘。智伯問曰。既有證人。今在何處。天來即喚張鳳。近前。智伯問張鳳。汝能在公庭實證乎。張鳳曰。能。又復言如此。莫大之案。只恐他年刑證。汝果能不反所供乎。張鳳又曰。能。智伯見他貌雖不美。胸中却有義氣。可取。慨然謂天來曰。不嫌鄙見。當效犬馬之勞。天來改憂作喜。檢出筆資一百兩。遞與智伯。智伯固辭。傑臣以目視之。智伯會意。領下酒闌。言畢。辭別而行。行至太平門外。智伯將筆資轉送傑臣。傑臣謂曰。此公之物。於我何干。智伯曰。公既不取。何故以目視吾。傑臣曰。當時不受。恐彼生疑。智伯只得單身回至天和店返之。天來泣曰。先生不肯代謀。不特八命寃沉。我命亦難逃矣。智伯曰。不然大丈夫一諾千金。何須此物。吾今決無爽約。足下休要生疑。遂不顧而去。次日寫就一詞。交天來曰。宜將此詞讀熟。背念。縣主有問。可言出自心裁。慎勿說吾代筆。天來臆過。細覽幾徧。即持此紙。赴縣投遞。黃公閱之。其狀云。

具稟人天來來稟爲虎豪疊噬。抄殺七屍八命事。蟻悲姓寡人單。居住凌貴興叔姪肘下。惡聽堪輿。要蟻拆居。長伊風水。蟻念父置子不棄。相拒成仇。屢被勢逼。破祖父天罡。斬伐長松樹木。建白虎照明堂。毀折後牆。填塞魚池。擄掠花園。渡頭截殺。慘拷奪艱。鋤岡芋。割田禾。搶雪菊。玉石花盆。花梨木椅桌。種種欺噬。事事有據。蟻欲臆詞上控。因母所訓。貧富相懸。卵石不敵。只得忍止。豈料惡十害不休。忽於戊甲年七月十八夜。知蟻母生辰。料知兄弟歸家。報本糾合強徒。統賊焚劫。烟殺七屍八命。蒙台驗明。在案有張鳳親見。親聞。願爲確證。有此大寃。勢着瀝血上鳴。乞天丙鑒沾恩。切赴。

黃公鑒畢。撫慰天來而歸。登時飭差。往捕凌貴興等。陳德領命。帶領小差十餘人。飛奔至譚村。蜂擁入凌裕耕堂。忙將貴興區爵興二人押起。隨後檢出縣票。擲看二人看畢。相顧失色。爵興曰。吾本區姓。凌大爺亦是儒家。今日天家失竊。於我何辜。陳德曰。曲直之理。小人不取預聞。只知奉票行事。爵興曰。爾等到來辦案。穩無陞調之理。無非欲索東道。何

苦乃爾。陳德曰：案情重大，東道難從。二人務必到案。爵興罵曰：爾等狼差，有怎樣前程？曾不懼凌大爺重放湯頭，却去爾遠年身役，長時歸家吃粥，你便知錯。陳德暗思：自從得充此役，乃能畜妻活子，萬一被他革去，如何度活？聊生况他係大富之家，想必係個意思，不如索東道爲高。卽向小差喝曰：凌大爺身居學者，位列紳衿，爾等兄弟何得無禮？衆小差會意思，手貴興見其頗曉事體，令人檢出銀一百兩交他，許以後事再交一百。倘有改差另行打點，回衙可說。外出遲日歸家，且訴衆差點頭而去。正是：禍至門前猶可脫，災生眼底竟能逃。衆差既去，貴興鼓掌大喜曰：適間之言，美如金玉，無表叔。吾今夜實難捱矣。爵興曰：此不過暫解目前，惟縣主要卽覓人打點。貴興曰：若何？爵興曰：吾有一友，姓簡名勅先，現在番禺衙內，表姪可與謀之。貴興僱舟同至三德店，着人往請。勅先聞請而來，貴興優禮相待，舉其事以告之。欲挽勑先代爲排解，當有厚報之意。蓋勑先爲人附勢趨炎，知有其利而不知有其身，其係百萬家財，便欲分肥。染指遂答曰：今此之案，其大如天。黃公加意究辦，我不敢言，非得舅爺無以見聽。貴興遂許以黃金千兩，送入公堂。後來結案另酬行事，勑先唯唯而去。欣然入見舅爺，具道貴興之意。舅爺歡喜無限，勑先辭別而歸。原來舅爺江西省姓殷，與縣主同府同縣，自從三月隨任囊橐無餘，當日聞勑先說有黃金千兩，喜出望外。一日黃公退堂，殷舅言凌貴興被梁家誣捏，當許以黃金八百，送入公堂，求姊夫調停改稟。黃公見說驚愕，怒驅之。殷舅暗思：隨他赴任意，以肥囊，誰想他堅執不從，隨之何益？不如旋踵爲高。俸倖入房，取束行裝，忽聞外邊一人喝曰：爾與我來，當與我去。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拏罰俸孺人審保 指濫保干證遭刑

蓋此人係縣宰之妻，孺人殷氏，賦性過於慈悲，傷於節儉，遇有殺生繁費等事，必執拗不行。雖丈夫亦不能制。當下聞殷舅旋鄉，便要與他同去。殷舅曰：吾有所爲，不得不行。姊姊隨任未久，因何而返？孺人曰：我嘗聞此犯人鞭撻之聲，欲去久矣。汝今有何所爲？可試言之。殷舅卽以天來之案，從頭具說。言姊夫固執不從，孺人乃轉問縣主如何不肯納諫。黃公歎曰：近來州縣罰俸，皆是多因命案所致。朝廷煌煌，豈容偏辦哉？殷舅素知孺人慈悲，吝嗇低聲私謂其姊曰：據他辦案，將來殺戮必多，而且解犯往來，文書迢遞，日久不能結案。其繁費豈易當哉？何能超生民命，坐享黃金？孺人曰：朝廷好生之德，尚且減刑立法，雖嚴行法，每從寬恕。既有黃金八百，卽如罰俸，亦可以抵填。吾弟所諫，未嘗無理。竟將天來狀詞，說與師爺從寬批出。批云：准拘審究。孺人復叫丈夫刻日升堂審釋，不可苛政殘生，以傷後嗣。初縣主進身

財家中田產質典與人。如今受此八百黃金。便可歸家收贖。而且生平懼內。一聞細君之語。不敢不從。霎時間傳齊兩造。凌姓衿者。拘出左右坊鄰。及更夫黃元大。見證人張鳳。咸跪於大堂審訊。貴興呈上訴詞。縣主視之。其詞云。

具訴詞人監生凌貴興。訴爲藉死架禍。乞明天察釋無辜。生父宗客在日。與惡梁天來。父朝大在南雄合夥。二十餘年。是時情同管鮑。因康熙四十八年。朝大置老州田畝數頃。爲欠價銀。與生父揭出九五色銀一千兩。湊交田價。至康熙五十七年。分夥。生父欲取回此銀。朝大因息微合算。不思清還。拖延歲月。生父亡後。朝大相繼而亡。屢向天來兄弟討取。初還認欠。再後問取。則云人死債爛等言。竊思天來有萬富家財。而負千金之數。背逃瞞生。欺吞至極。去年渡頭一見天來兄弟。理應問取。惡見生弱。拳脚相加。街鄰勸之不住。幸得族叔宗孔聞聲奔救。教授區爵與勸解得免。斯時欲膽詞控上。緣伊母係生之姑。親來泣勸。因見姑悲。更追先人之義。只得忍止。自謂有姑一日。一日不敢具詞。俟其良心自返。豈料賊劫其家。惡以八命陷人。希圖卸債。乃以虎監帶噬抄殺七屍八命事。捏生叔姪在案。蒙台喚審。敢不凜遵。起訴外開。梁朝大的筆揭數一紙呈電。乞天察釋無辜。究償欠項。舉家沾恩。乞赴

覽畢。罵責天來言汝父所欠之款。既無力以償。何得捏他以圖搪塞。天來稟曰。此伊僞數。且無中保爲憑。懇太爺明見。黃公曰。中保有無事。猶可緩。汝家被劫。見證是誰。張鳳。稽顙稟曰。小人於十八日親見賊匪出入凌門。聲言是夜要往梁家焚劫。謀殺天來兄弟。小人親見親聞。並無虛詐。左鄰梁翰昭又稟曰。小的眼見得賊中多有凌家子弟。往來其間。黃公又問元大曰。爾本該地更夫。所見必實。凌姓強徒。是夜曾見得否。元大稟曰。小的所聞者。皆隔縣聲音。所見者。異鄉生面之輩。黃公怒。遂將翰鳳二人各答三十。責其滋事。當時凌家僞衿。臣良翹伯。耆民裕國。昌明。皆言貴興向來肄業。不作非爲。家道小康。可保可結。天來力證其假冒衿耆。求太爺明察。張鳳又指裕國係嘉應州人。剃頭爲業。昌明本是姓郭屠狗爲生。黃公詰張鳳曰。待既屠狗爲生。本縣且問爾作何事業。張鳳曰。小的自來畏法。丐食多年。黃公怒責曰。凡人百藝隨身。何竟成無賴。爾本非耆。非疾。當壯之年。甘於叫化。可見爾爲人之行也。呼皂隸再答五十。張鳳忍痛不過。大叫冤情。後邊鼓革亂鳴。黃公退堂。與師爺酌議詳文。單留元大一人。餘俱散出。正是廣州城中雲蓋日。番禺縣裏鳳鳴時。當下天來審畢。攜張鳳歸家。泣訴其母。凌氏泣勸其子。不可再訟。天來曰。前者十害不休。兒皆曲忍。如今一家受害。母命難從。言訖。往見智伯。將開堂審判之語。以告智伯。智伯問曰。張鳳被打時。後堂鳴否。天來曰。張鳳剛打。後鼓隨鳴。智伯曰。卽此光景。受賄無疑。可再做一詞。上府投遞。天來曰。詞內立意如何。智伯曰。彼以財神佈控。詞中首尾。

連及番馬。援筆寫成一紙。交付天來。天來讀畢。稱贊不已。再說貴興具訴歸家。與爵興等大張筵席。隨着人帶銀兩。到黃元大家中。叫其妻子勤進米飯。正飲間。有人報天來上府控告。貴興曰。區表叔高見若何。爵興尚未對。宗孔厲聲答曰。吾有一計。可以轉憂作喜。釋怨成恩。姪老爺可飲巨觥。聽我說來。乃雙手擎着一隻雄黃精杯。滿酌一杯葡萄美酒。遞過貴興。貴興引滿盡飲。宗孔附耳低聲說個如此如此。貴興曰。叔父有此妙計。宜作速行之。即交出黃金五十兩。屋券一紙。命喜來隨豔婢美蘭。靚妝更服。三人同步而去。未知此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張鳳作嘔辭買囑

天來含淚具遵依

却說宗孔三人出門。適遇張鳳在道旁捫虱。宗孔高聲問曰。張哥別來無恙。吾今特來糾訪商酌一言。此處非打話之所。可偕大哥前往僻處。然後細談。語畢。拉張鳳且行且歎。欲言不言。張鳳知宗孔係與貴興同流。心中早有幾分焦燥。遂答曰。有話可速說來。何必在此吞吐。宗孔曰。不然。大哥有所不知。吾姪祈伯與天來原屬血表相關。二家所以雀角者。只爲大哥一人而已。大哥苟能超乎局外。則梁凌二姓可以結和。現有黃金五十兩。東街宅契一張。將此小婢許配。酬答大哥之義。不知鈞意如何。那張鳳舉起一雙冷眼。但見美蘭年可二八。生得如花似玉。杏臉桃腮。秋波兒斜斜。顧盼微含。帶笑。儼如仙女降凡。正是。東風可嫁。寧嫌瘦處。士無家合占春。張鳳正色罵曰。吾自幼不慣風流。敢擬從前京兆。何須布局以亂吾心。言訖。怏怏而去也。至天和店。盡述所遇。天來深服其義。遂偕張鳳往廣州府上控。劉公閱之。其稟云。

具稟人梁天來。稟爲財神擺佈。巧織瞞詳。八命沈冤。號天伸雪事。蟻悲姓寡人。單居住虎監凌貴興叔姪肘下。惡聽堪輿。要蟻拆居。長伊風水。見志不從。蟻念父置子不棄。相拒成仇。屢被勢逼。破祖父天罡。斬伐長松樹木。建白虎照明堂。毀拆後牆。填塞魚池。擄掠花園。渡頭截殺。慘毀奪銀鋤岡芋。割田禾。搶雪菊。玉石花盆。梨花木桌椅。豈料惡十害不休。忽於戊申年七月十八夜。糾賊焚劫。烟殺七屍。八命蒙黃縣台驗明。在案有張鳳親見。親聞。願爲實證。蟻以虎豪蠱噬。抄殺七屍。八命事。到縣鳴冤。惡以雄財賄縣。銜棍把持。朋奸受順。保慈爲良。彼辯鄉老。此認耆民。賄吏賄官。瞞詳混判。如此官寢民寃。勢着瀝血上鳴。乞天電燭。御恩切赴。計粘原詞一紙。

劉公覽畢。歎曰。觀此呈詞。與該縣詳文。大相懸絕。即出票。差胡班等捉拿貴興。再說宗孔三人。回見貴興。言張鳳非但不從而且被他詬罵。貴興曰。真個一生福薄。千古呆人。復求計於爵興。爵興再薦一人。爲其籌策。貴興與之相見。領他

姓氏爵與答曰。陳公邦爵。他之令嗣。係我誼男。今他現居廣州府廳中。一切事宜。訪他便知。詳細貴興問之。邦爵答曰。僕曾見縣主詳文字。字字皆有。關照足下。但未知劉公意下如何。貴興曰。此文先生能記念否。邦爵援筆寫來。交與貴興讀之。其文曰。

知番禺縣黃某。為遵詳七屍八命事。先據務德司李考。報稱譚村鄉民梁天來。家被賊劫。卑職聞報。驚駭。隨往檢驗。果見其家中女子七人。受烟致斃。內有君來妻葉氏。懷孕。居所捏之。監生凌貴興。叔姪糾賊。焚劫。隨即拘伊訊審。伊訴天來因債成仇。藉屍架禍。當堂紳衿耆老。皆出公結。保伊叔姪為良。天來以一張鳳為證。能令卑職取信。流巧而不准衿耆哉。此卑職棄小就大。不敢輕斷。貴興為賊者也。查朝大欠數雖存。既無中保。亦不能起死者而驗筆跡。均未准訴。此亦卑職盡牧民之本心矣。今將原被兩詞口供判語。據實詳憲。覽求察其四知之心。不勝待命之至。貴興讀罷。謂邦爵曰。有此詳文。諒無所礙。邦爵曰。不然。劉公心如玉潔。性本冰清。大小案無不親辦。近來病後虛寒。心無主宰。事多遺忘。惟鮑師爺可以代理。若得其人首肯。可以擬得八分光景。貴興曰。若此當何如。邦爵曰。他今與人購得珍珠手釧一雙。尚欠交銀六千兩。如可許辦。必然又有九分光景。貴興欣然取出銀六千兩。託他前往幹事。當日鮑師爺正在乏銀交價。欲將手釧還人。偶遇邦爵所求。慨然領下。登時入見劉公。試問梁姓命案如何。批判。劉公援筆寫來批云。

爾天來如果被貴興擺佈財神。寃沈八命。該縣何得瞞詳。豈容汚吏惡民。徒令生死男女。並受其害。自當從重究處。劉公批內四十四字。不可更移。鮑師爺一見此批。如何受得凌家之賄。遂歎曰。府台差矣。此案原貴興受寃。天來藉此卸債。稍有所偏。便成武林縣案矣。劉公暗思。前日宰武林縣時。曾不聽老鮑之言也。因辦差一椿命案。後來弄得零零落落。得此極力操持。然後可能免罪。今若不聽其言。又來辦錯。如之何哉。乃謂鮑師爺曰。我病未痊。日裏精神恍惚。心無主宰。夜來魂魄飛零。爾可與我用心批來。慎毋貽累。鮑師爺唯唯點頭。教劉公升堂審判。須要如此如此。一日排衙。吊審。貴興呈上訴詞。廣州府劉公視之。其詞曰。

具訴詞人監生凌貴興。訴為兩仇出捏。架禍吞財。乞天究救事。生父宗客在日。與惡梁天來。父朝大合夥二十餘年。是時情同管鮑。義若雷陳。因康熙四十八年。朝大置老北沙田數頃。為欠價銀。與生父宗客揭出九五色銀一千兩。湊交田價。至康熙五十七年。分夥。生父欲取回此銀。朝大因見息微。合算不思吐還。遷延歲月。生父亡後。朝大又相

繼亡。屢向天來兄弟討取。積惡成仇。豈料賊劫其家。惡以八命陷人。希圖卸債。乃以虎豪臺噬。抄殺七屍八命事。到縣控叩。更有積匪張鳳。在生家下會偷晒晾。被家人毒打。懷恨在心。天來買之爲證。捏生叔姪在案。幸有衿耆鄉正。知生平日讀書守法。天來的係架禍卸債。共忿不平。公堂保結。蒙縣台審釋無辜。但以反造之條不究。千金之債不償。懦弱書生。憚禍不敢與聞。只得遵依官斷。豈料惡狼陷不休。乃以財神擺佈。巧織瞞詳。八命沉冤。號天伸雪。時蒙行牌喚審。敢不凜遵赴訴。外開明梁朝大揭數一紙。呈電乞天察釋無辜。究償欠項。舉家頂祝公堂。沾恩切赴。劉公覽畢。舉筆而判之。判曰。

梁天來輕信張鳳之言。遂告貴興爲賊。一定賊劫在前。而張鳳報之在後。做狀人必不真切。易以張鳳報之在先。賊後突至。夫張鳳既有先報。何不投明水汛營兵。取下狩船。况該司衙門不遠。豈肯知而斃哉。亦自問良心不無枉告。貴興之理。縣判不遵。因欠數未消。證告之案有存。恐貴興不肯甘休。於異日。故再下石。一則以免後患。二則鬪勝爲奇。何其道理顯然。爲識者洞鑒肺腑。朝廷律例森嚴。奚容爾民刁訟哉。凌貴興其中不無逼勒搶割田禾。查律例凡欠債。佔人妻女。准折者。絞監候。佔人田產。准折者。重則軍徒。輕則枷責。奪人財貨者。雖不足亦當還清。嗣後不得向天來討取分毫。天來亦不得誣告貴興抄殺八命等語。捏人命案。例該徒杖。但念爾天來一家受害。姑寬不究。各具遵依存案。

天來意以在府伸冤。誰想被府台勒寫遵依。不覺氣喪心曠。淚如雨下。更見張鳳鞭得血流遍地。愈覺淒涼。此時意欲不遵勢不可得。只得勉強寫成一紙。呈與劉公。劉公曰。嗣後只得問官追賊。爾二人毋許再行冒瀆。言罷。轉入後堂。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負重財爵興往鎮 受夾棍張鳳歸天

却說天來具遵出衙。偕張鳳歸家。泣訴其母。凌氏哭曰。張哥兩次受刑。於心有所不忍。古云。蠅頭豈可負山。卵石焉能與敵。張鳳搖首曰。不妨不妨。此仇可復。死亦甘心。天來曰。大小官員。終有明斷。母親且要開懷安慰。已畢。又攜張鳳往見智伯。將開堂審判。具寫遵依。張鳳被打以告。智伯歎曰。吾詞內句句真切。字字關情。前日縣台不准。今朝府憲不憐。財神用事。奈彼何哉。奈彼何哉。天來曰。弟輩命運乖違。多承顧盼。敢求再畫一策。叩稟刑明。是否可行。萬望先生見教。智伯遵依。已具干證。遭刑如此措詞。又多拆駁。而且此衙刑重未曉。張哥之意何如。張鳳厲聲曰。先生肯費心血。小人

繪圖八命沉寃 第十七回

二八

敢惜微軀。智伯見其兩次鞭笞，心口不屈。今番再審，量不更移。乃援筆寫來，其稟曰：

告爲捏兇疊噬，抗殺八命七屍。台憲受賄沈寃，干證非刑受夾。號天究救，死生有賴。事蟻悲姓，寡人單居。住虎監凌，貴與叔姪肘下。惡聽堪輿，要蟻拆居。長伊風水，見志不從。蟻念父置子不棄，相拒成仇。屢被勢逼，破祖父天罡。斬伐長松樹木，建白虎照明堂。毀拆後牆，填塞魚池。擄掠花園，渡頭截殺。慘毆奪銀，鋤岡芋。割田禾，搶雪菊。玉石花盆，花梨木桌椅，豈料惡十害不休。忽於戊申年七月十八夜，糾賊焚劫，烟殺七屍八命。蒙黃縣憲驗明在案。有張鳳親見親聞，願爲實證。以虎監疊噬，抄殺七屍八命事，到縣鳴冤。惡以雄財賄縣，蟻復以財神擺佈，巧織瞞詳。八命沈寃，號天伸雪。時到府伸叩，惡以雄財大賄，刑證沈寃。逼蟻具詞存案，蟻悲一家受害，奚惜微軀。勢着望光伸雪，死生有賴。沾恩切赴，計粘二紙。

寫畢，交天來赴臬衙投遞。按察焦公接覽，火速行牌到縣。貴興聞風，早已取出銀一萬六千兩，託爵興帶領十餘人纏束上身，說個如此如此。一齊同往佛山。其後焦公弔審兩造所供，與府縣無異。半日不能決，於是細詰張鳳曰：汝既證人，誰非誰是？據實供來。如有挾仇指妄，按律施刑。張鳳直指其抄殺七屍八命，親見親聞等語。焦公默然良久，乃將貴興訴詞三番四覆，細閱幾遍，閱畢勃然變色。責張鳳曰：看汝這不逞之徒，鸚眼鷹頭，必非善類。如此偷閑放蕩，不治營生，既無恆產，必無恆心。原告已具遵依干證，何得滋事。本司洞鑒肺腑，豈容汝流巧誣捏斯文哉。立時上起來棍，叫其從實招來。張鳳所供如故。天來見張鳳夾得如花似粥，不禁淒然。近前叫聲張哥曰：爾可順口招來，免至命歸黃土。張鳳搖首曰：刑法可以亂行，我口不可以亂說。天來以袖代他拭淚，衆皂隸一齊發力，張鳳仰天哀喊。是時九月初旬，天朗氣清，忽然陰雲密布，風雨將來。焦公退入後堂，天來哀求六七次，暫鬆棍索。誰想這班皂隸，私受貴興五百餘資，恨不能早日夾斃，各各分肥。此時張鳳受苦難捱，哀叫天來曰：梁大爺、梁大爺，吾困矣。吾命休矣。吾與大爺永訣矣。言罷大小便一齊迸出，長歎一聲而逝。正是：斯君可繼關雎齒，此地翻成落鳳坡。天來罔知所措，環抱而哭。先是爵興往佛山時，浼親家李輝國代行其事。是日偶遇其子乘龍輝國，意欲却辭。因見有萬六橫財，竟託他人代理婚儀。星夜來城，清早走入臬衙，將此財與貴興幹弄。又預買囑夾棍手掣二等。故此張鳳得以致命。當日張鳳既死，天來使人扛至養和店，囑養福買棺開喪，義服齊衰。智伯聞驚入店，偕天來並哭。天來曰：如此大寃，被他沉了八九不識，可以繼此而得告乎？智伯曰：奉命以來，未嘗寢食，空勞無補。於心實有所慚。天來斯時雖欲再求，難以啓齒。乃掩袖而哭。智伯不忍其

悲慨然謂天來曰：君如不棄，請更圖之。天來頻頻收淚，歸家說知母弟，母子爲之哀憐。凌氏誠其子曰：公庭事一筆勾，宜轉心不可構，望其地滅，俟其天收。天來強用善言，安慰其母，復往省城與智伯酌議，再行稟告之計，未知天來去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凌監生交結李豐 施智伯拜服東萊

却說智伯於天來雖則無功，心中依然未舍。良朋義氣，可謂相投。一日天來往問告撫詞意若何，智伯曰：前稟雖難，猶有證人可恃。如今張鳳已斃，孤掌難鳴，詞中當直指其屠證沈冤，然後題出坑生滅死，九命難伸。如此或可見憐，不負高明所託。乃閉目幽思，好久，矍然而起，寫成一張稟帖。天來帶往撫衙，印戳號房見此稟，係告官吏，不敢相從。天來再三求之，終不肯印，遂入告傑臣。傑臣曰：探得大人來日燒香城隍，何不攔輿投遞，天來從之。次早大人果進香，候至回衙，俯伏於甬道呈詞。蕭公覽畢，收紙入內。天來暗喜而返，且說貴興自從與天來構訟，一向交結李豐，緣貴興心有所求，且夕往來，不勝禮貌，又常揮金似土，曲意逢迎。蓋李豐係撫院蕭公內弟，勢利機巧，聞貴興素稱譚村殷富，亦欲與之往來，會力薦於蕭公，言貴興才名夙著，有三唐學士之風，兩廣文人之譽。蕭公取其課文披覽，貴興乃將別人佳章以進，蕭公以爲善，遂納爲門下，嘗賜食全羊。一日聞得張鳳夾死在家，大演俳優，與爵興鬧酒，酒至半巡，忽有一人入報，巡撫大人有召，卽晚便要到，辭留下南門，請凌老爺登時發駕，貴興領命而去。入至後堂，只見蕭公怒責李豐曰：爾這狗才不曉世務，不諳民情，薦此凌姓罪人與我言罷，擲天來告詞於地，令李豐看。李豐執起看讀其狀云：

告爲屠證沈冤，坑生滅死，千金易捏，九命難伸。鬼泣人悲，泣叩超生。雪死事，蟻悲姓，寡人單居，住虎監凌貴興叔姪，肘下惡聽，堪輿，要蟻拆居，長伊風水，見志不從，蟻念父置子不棄，相拒成仇，屢被勢逼，破祖父天罡，斬伐長松樹木，建白虎照明堂，毀折後牆，填塞魚池，擄掠花園，渡頭截殺，慘毆奪銀，鋤岡芋，割田禾，搶雪菊玉石花盆，花梨木桌椅，豈料惡十害不休，忽於戊申七月十八夜，糾賊焚劫，烟殺七屍，八命，蒙縣台驗明，在案有張鳳親見，親聞，願爲實證，蟻以虎豪抄噬，抄殺七屍，八命事，到縣鳴冤，惡以雄財賄縣，蟻復以財神擺佈，巧織瞞詳，八命沈冤，號天冤救事，惡以雄財大賄刑證沈冤，逼蟻具詞存案，蟻悲一家受害，八命沈冤，又以捏兇疊噬，坑殺八命，七屍台憲受賄沈冤，干證非刑受夾，號天超雪，死生有賴，事蒙行牌，弔審，將謂三法昭昭，盤冤可雪，孰知官寢民冤，張鳳證賊不諱，慘害刑酷，夾死公堂，輕如羣蟻，勢着望光，匍赴乞天超雪，生啣死切，赴恩計粘原詞三紙。

李豐讀畢，稽首謝曰：「此案是否未明，惟臬司曾經辦妥，伏望吾兄執法從寬，免取下民哂笑。」蕭公亦將貴興罵責，貴興默默無對。蕭公大怒，引得肝氣盛作，心火上炎，一月未嘗下榻。所有大小案盡附詹師爺與李豐代辦，貴興常進珍珠於二人，求他護衛。二人欣喜無限，遂與貴興圖謀，再說天來通稟後，日日到衙探聽，全無影響。一日見壁上貼出大書，梁天來批四字，下邊細字兩行，批云：

爾天來屢告官判不遵，膽敢告官吏，倍告貴興，真乃刁筆健訟，該打死該打死。

看罷，錯愕不能行，乘輿泣訴智伯。智伯跌足歎曰：「今番不准，再告無詞，奈何奈何！」二人無所爲計。天來暫別而去。智伯意欲再訴一詞，細看此批，無處可以安脚。左思右索，三日不能着筆。正慮間，忽聞童子報門外有人求見。智伯整衣而出，只見一人丰神飄洒，氣宇逍遙，上衣色繭單袍，下穿蒲履，頭戴玄紗網巾，手持白鵝羽扇，神舒氣暢，立於門外。智伯欣然接入。茶罷，智伯曰：「高僧光臨，有何見教？」東萊曰：「今日仲春八日，詩會佳期，可與公同到大佛寺中吟詠。」智伯曰：「吾今正在一字不下。」東萊笑曰：「詩壇尙未出題，如何一字不下？」智伯曰：「不然，曾爲他人構稟，被其批死，再告不能。」東萊問曰：「批語云何？」智伯舉天來之案，細述一番。且說批中有該打死該打死之句，東萊歎曰：「枉汝一生博學，不善騰詞。」智伯愕然問曰：「批中若此，下筆何如？」東萊笑曰：「如此批語，正好下筆。」智伯奇其言，再叩其旨，曰：「事爲人謀，敢求教益。」東萊曰：「稟中之語，卽此之言。」施公請更追思。智伯愈怪其荒，搔首良久，再三詰曰：「如此用意，實非所諳。」然後東萊微拊其背曰：「胡不曰：寧願該打死該打死，不願含冤屈死，時智伯聞言，如獲異珍，倒身下拜。東萊回禮長揖，與智伯告辭，徐行緩步，悠悠而去。未知東萊去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施智伯怒撈毛錐 孔制台嚴拿賊黨

且說智伯聽得東萊道出，不願含冤屈死之句，於是細心裁成一張寃狀，不覺目倦神疲，憩息於几席之間。適遇天來奔入，見案上寫就一紙訴詞，執而讀之曰：

具稟人梁天來告爲寧願該打死該打死，不願含冤屈死事。竊纏毒非文公不徙，巨惡非王法不誅。蟻於初一日，攔車告以屠證沈寃，坑生滅死，千金易捏，九命難伸。鬼泣人悲，泣叩超生雪死事。蒙批爾天來告官吏，倍告貴興，真乃是刁筆健訟，該打死該打死。蟻伏讀全批，心膽俱碎，蟻悲一家受害，奚惜微軀，故而不避斧鉞之誅，冒死扳轅，再瀆乞天弔案，賜審台前，魍魎難逃，臬鑒巨惡，豈漏王章，瀝血披陳，不勝待死之至。計粘原詞四紙。

天來讀罷，竒立於案前半晌。智伯醒來，天來極言詞中意義，逼真當不見棄。智伯曰：「內有朋，助非我全謀。」天來持往撫衙投遞。蕭公閱畢，順手批云：

業經查案，毋許多費。

天來見批如此，號泣不已。越數日，更訴一詞，狀內有云：「密雲無雨，不得不瀆事。」蕭公覽猶未畢，發回。天來前後三紙，竟然不准。天來以告智伯。智伯執筆數曰：「冤沈不起，用此何爲？拗此筆擲於地。」忽然吐出血。天來扶至榻前，再三勸解。智伯泣曰：「吾不能不特與八命伸冤，更移害於張鳳，皆吾不才之過也。」天來含淚勸曰：「先生且要保全貴恙，以作良圖。」智伯曰：「吾病革矣，不能與公伸冤。公可求救於東萊，其人與總督孔公同年兄弟，彼爲時事所感，削髮爲僧，現埋隱於海幢古寺。言罷再嘔一斗，登時面轉青藍，渾身冰冷，須臾氣絕。正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天來放聲大哭，捐資代爲殯葬，檢出銀三百兩，酬他二子。二子拜領。天來安慰一番，歸家具道撫告，可憐智伯已死，凌氏擊案怒責曰：「城狐野鼠，當避其鋒。昔日張鳳已故，如今智伯不存，助汝者皆不祥。如何屢誡屢控，吾今而後，毋容汝訴公庭。天來聞責，情不自禁，以袖拭淚，低頭無語。久之，告某母曰：「大小官員，曾經具稟，惟有總督尙未臆詞。智伯臨終囑我，求僧取救。母親在家安息，待兒走往河南，言罷零涕而去。奔至海幢，求見東萊，備述冤情，懇他拯救。東萊曰：「汝欲雪冤，可潛身於此寺，看我如此如此，汝便如此如此，或者其庶幾乎？」却說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兩廣總督都堂孔大人，一日舟泛珠江，直望河南進發，稽查鹽政，盤詰諸倉事畢，經過海幢，步入禪壇禮佛，知會同年。是時梅花初放，十月小陽，掃雪烹茶，調活水，敲冰煮茗，進奇香，東萊呼諸徒辦齋置酒，正問答間，忽聞西邊喊聲斷續，隱隱有人孔大人遙見檐前下，寫出一首恍似五言排律，句句叫韻，驚人近前讀之曰：

虎監疊鯨吞，家命遭坑殺。禍因惡祖山，丙午科不發。稱屋犯文星，勒逼蟻巢拆。見志不允從，恃豪行不法。陷蟻祖墳堂，畫虎照家宅。蜂擁入花園，強把圍牆拆。茶村討賬回，渡頭遭辱撞。慘毆命幾亡，擄掠銀三百。岡莘秋受鋤，田禾冬被剗。椅桌玉花盆，搶兇明勒索。土惡陷人深，慘冤難摘髮。知蟻母生辰，四方糾盜賊。剗草要除根，不使來春發。張鳳幸得知，叩門對蟻白。只道賊害男，誰知女禍及。是夜一家人，哀哉被烟殺。弟婦懷孕亡，七屍而命八。縣訴把棍持，府稟遇勢入。臬告愈加冤，證人枉斃殺。三齒撫不亡，批云該死責。螢蟻望光來，泣天恩霹靂。如告一字虛，當堂甘受押。匍赴切哀哀，萬世沾恩澤。計粘原詞六紙。

讀罷愕然歎曰：我只疑是詩文，豈意民間命案。遂問告人安在。東萊未及答，迴廊下閃出一人，稽顙泣告曰：小的梁天來，懇大人與生死伸冤，不至冤封九命。孔公曰：汝既有此大冤，何不赴本部堂轅門投訴。天來曰：因有母在，屢禁小的，膽詞不與虎監凌貴與相爭，自恨生死含冤，痛入肺腑，也會不孝。母命是違，巡撫臬台均批不准。府憲縣主並不矜憐，是以不避斧鉞之嚴，有違慈親之訓，只得在此哀求。伏望大人鑒察，言罷兩淚交流，痛腸欲斷。孔公曰：汝且歸家奉母，不用悲傷。本部堂不比貪官污吏，縱惡陷良，拿獲賊與汝伸冤便是。囑畢，擺道回衙而去。天來聽得孔公如此囑咐，心中暗喜，復轉生疑，因見貴興往日於大小衙門打點得四通八達，恐今番仍來作弄，不得不防。乃問東萊曰：今日冤情，幸遇明員，喜出望外，未審何日可辦。東萊曰：孔公秉性堅剛，臨民愷悌，待百姓若子孫，視金銀如草芥，一切奇珍玩物，不能移易其心。乃當今天子之師，孔仲尼之嫡裔也。曾聽得康熙年間，聖主仁皇帝偶臨孔聖廟，欲開中門而進，孔公犯顏諫曰：敢請陛下當行何禮。聖祖曰：師弟之禮。若何。孔公曰：師弟之禮，用下敬上，謂之貴貴。復問君臣之禮。孔公曰：君臣之禮，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遂不放中門而進，其生平耿介如此。迨後聖主聞粵東洋匪擾攘，特調孔公捕撫，不數月而海晏河清。咸沐孔公恩澤，今日凌家諸賊，亦何患其因循哉。言未畢，忽聞炮聲三响，一徒欣然入報曰：梁官人可賀，可賀，三尺之法已行，九命之冤將雪矣。未知所報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楊福單拳擒大有 李豐雙足跪高全

却說孔制台點起文武官兵，放炮三聲，前往捉拿凌犯委員楊福，千總蘇安，帶領牌刀弓箭手百餘人，嚴嚴整整，乘大舟於珠江兵分三哨，望譚村進發。是時雍正七年小陽月令，貴興以爲訟事安然，將欲大排筵席，廣集梨園，區爵興諫曰：幾番宴飲不終，被他冲散，須防訟事有變，且勿驚揚。貴興曰：表叔是何言也。今日酬答良辰，正好與衆兄弟痛飲一宵，以顯我凌家聲勢，遂不聽爵興之言，邀集一班惡黨，仍在於裕耕堂中，惟熊亞七、尤亞美二人未曾赴席。當夜三更時分，官兵剛至，一網生擒。初林大有聽得官兵將到，飛奔上儀門瓦面。楊蘇將各犯捆束出門，適遇天上有飯流下，塗污楊公之衣。楊公驚怪，單身上瓦面，只見一人躲身俯伏，酪酌流涎。大有見楊公騰身，乘醉而走。楊公醒來，不暇叫喊，隨後環屋追趕，追漸近，大有迸力一跳，相隔數尺。楊公翻身倒逐，大有不預其意，被楊公一手擒拿。二人比試幾下，大有乃用童子拜觀音法，兩手撥開，又相去遠。楊公發聲大喊，衆官兵聽得，扳檐而上，然後把他捉獲。一齊關起三木，押解埋城。正是：賓主無端又別離，梨園滿目空歌舞。是夜獲得賊匪三十餘人，次早傳入天來訊實。孔公一鞠，各各不諱。

惟貴興獨不肯招。孔公用鐵板煨烘，燃他脚掌，貴興禁不得苦，忍不得痛，兩目幾乎迸出，只得從實招來。於是發往監中。斯時尚有熊亞七、尤亞美二人未獲。孔公之意，俟獲二犯，然後將他正法。當日貴興被獲，家中無所爲計，乃託李豐向孔公之弟高全求情。許銀十萬釋放。高全素知其兄賦性清廉，不可以金銀作弄，直却李豐，不能如命。李豐懇求甚切，高全固辭。李豐條然跪下曰：「今日雖與貴興出計，實爲我兄之謀。將來變案此禍，非輕言罷眼，暈俱紅。高全見他如此哀求，扶而慰之曰：『足下休要如此，吾卽往諫便了。』然聽與不聽，皆是汝之造化，非敢以逆料焉。遂入見其兄，語言以漸而進，及說到貴興富有百萬，學足三餘之句，却被孔公舉脚一踢，怒責曰：『如何作此不善語？於是左右足連踢五脚，高全懼抱頭而竄，暗思事爲人謀，而身受其辱，心甚不甘，亟喚下人，勸向李豐索銀五百兩。李豐以爲得計大喜而進之。後久不聞音耗，訪察，驚激，激言二爺被踢五脚，故此索銀五百較諸往日減價殊多。末幾聖旨到粵東，宣召孔公去理黃河急務，限日限時到京，竟將九命冤情附筆於肇慶府連公監督，叮寧告誡，刻日揚帆。天來聞孔公登程，亡魂喪膽，催舟追趕。誰想官船去後，舟艤填河，日行三五十里，幸得有些南風吹至，飛來寺下，窺見孔公入寺參神，待其回舟，俯伏於船頭，號哭悲慘之聲，惹起峽猿助叫。孔公撫慰一番，給予金銀布帛，天來歸告其母曰：『大人者所仰望而伸冤也。今若此，與其母弟相對泣於中庭，而孔公已度嶺去矣。』由此觀之，則君子之清政蒞治，其黎民不愛慕者幾希。此話休題。且說肇慶府遵領孔公之命，將各犯帶回府監，誰想當日簡勒先聽得貴興案情發作，逃在端州，今聞貴興帶到府監，便改裝探問。二人相見，且驚且喜，設計偷生。貴興囑他如此如此，勒先點頭許諾。忽聞後邊一人叱曰：『汝等在此休要生事，貽害於吾，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府太爺置酒求謀 簡勒先快船趕賄

且說簡勒先與貴興剛剛講到投機被獄吏徐煥喝退，勒先出遇蔡順於途。蔡順問所從來，勒先答在府監。二人握手同至蔡館，勒先備述其因。且言貴興牢中所許，有能釋放者，酬銀十萬兩，但得免死而減刑徒杖者，許以二萬五千。護理人自當厚報。蔡順欣然無限，竟日與他籌策。蓋蔡順係順德都寧司人，在端州當行出官，與府公子往來甚善。是日先告其友徐鳳，託他如此如此。然後入見公子，首將倉庫試其盈虧。公子嗟悼不已，遂實告其空虛。然後微叩梁凌之案。公子答曰：『此犯業經監候，家嚴尚未詳文，勢必將他處決矣。蔡順訝曰：『尊翁非所宜也。曾不知昔日天來稟中，巡撫幾番批死，臬台堂上證人屢次受刑，四品微臣，可與大人比較。况復衿耆鄉正，聯保爲良，聞彼百萬家財，近日遣子登

朝抱告。將來欽差到審。如之奈何。公子曰。制台主意。自有担当。蔡順嘆曰。公子更差矣。黃河此役。自古稱爲苦差。那有回邦之理。將見同僚大小。仇視尊翁。如有所失。其禍非淺。此時此際。雖欲與子優游同樂於此地者。其可得乎。公子聽罷。偏身冷汗。慌忙欲告其父。蔡順止之曰。與兄數載相交。所言俱是心腹。慎毋吐出吾言語畢。辭別而去。公子入內。將蔡順之言。作爲己意。告知其父。府爺曰。我兒所慮精詳。自當原情定案。然御告之意。何處聽來。公子曰。孩兒親聞民間長者所言。伏望父親聽信。府爺暗思。蔡順久在當行。必諳民間消息。於是傳他而入。款以百味珍饈。將其子之言以語。蔡順答曰。探得凌貴興家有七星伴月富擬石崇。近聞其子披星戴月。抱告朝廷。俄頃徐鳳拜見杜師爺。言貴興許銀十萬。送入府衙。師爺若肯與他調停。另有黃金厚報。師爺大悅。徐鳳退出。師爺入見府爺。府爺述蔡順之語。師爺吐徐鳳之言。府爺復問蔡順曰。果會聽得此語乎。蔡順曰。聞本確聞。但未審其虛實。豈敢平地風波。滋生議論乎。府爺感謝一番。蔡順拜辭而出。師爺告府爺曰。蔡順言他有百萬家財。今他許以十萬。此言可見非虛。須臾一入報巡撫大人。不日親臨查事。公子曰。如今倉庫兩陷。可預爲之。府爺曰。奈何。師爺附耳低聲說個如此。如此。蓋蔡順與徐鳳係八拜之交。徐鳳之子。拜杜師爺爲義父。是以蔡順荐他往說。其言易入。蔡順在旁鼓舞。說個如此。如此。復說許多利害相關之語。一旦墮其術中。當日蔡順回館。謂勒先曰。梁凌之案。功已將成。可速辦禮而來。如禮不到。定然生變。勒先出適。遇徐鳳。徐鳳亦催他辦禮。勒先奔至海傍塔脚街。叫得快艇五隻。每隻只用七人。勒先嫌其太少。每隻再添四人。限時八個。便要趕到譚村。給予工銀三十船戶。搖首曰。工價慢談。惟此路程遼遠。快則十時。遲則十二。任他四面風來。可以如期而至。工價百元。遲一刻。罰我七兩。早一刻。賞我十元。所有火燭支消。巡船費用。官人自行給發。其後准訂八時二刻。來往皆然。工價竟依船戶。此日未時。初刻。開船。布散海面。衆快頭踴躍。捷如馳馬。快過龍舟。偶值西風大作。順水揚帆。轉盼已到西南。移時。又抵禪山。忽聞夜鐘九點。兩岸寥寥。五個營兵聽聲。住槳。盤詰何船。衆快頭一同發力。更不答言。去如箭急。鐘鳴二點。始到譚村。勒先奔入凌家。具道牢中受苦。蔡徐求救。許財十萬有餘。立解金銀。異日丈夫釋放。屆期不至。後來機會難逢。家人急喚喜來。將七星摘。下二顆。團圓缺一角。命彼隨行。帶不盡乾糧器械。卯時開船。是日亥時。才到。竟將雪白鮮黃數十人。昇入府衙而去。正是。能於禍處翻成福。解向仇家買得恩。欲知貴興釋放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再說天來居家痛恨孔公離任。一日聞人扣扉。天來緩步而出。却被十餘人不分皂白。拘押而去。天來問曰。爾等何人。因何事故。左邊一人厲聲答曰。番禺陳德天來回顧右邊一人低聲告曰。肇慶府新任差爺師登是我。請梁官人前往端州聽審。行不上半里。前面有一漢子攔住去路。喝聲爾等前去不得。天來抬頭一看。其弟君來也。衆差役聞喝。慌忙檢出府票。擲看君來。覽畢。從容而言曰。既有府票。便當前往。但家兄近有微恙。煩衆貴差與我周旋。切不可大驚小怪。今有花銀五兩。權作茶金。異日再行重謝。衆差役領過。欣然釋手。隨行。天來顧謂其弟曰。汝可歸家奉母。數日我自當返。君來歸告其母。凌氏捶胸大哭。呼天求救。君來再三泣勸不題。一日帶至端州。府爺升堂。傳命拘出各犯。跪下。府爺聽訊。天來應答如流。府爺大責貴興曰。汝本身充國學。道入聖門。如何罔知法紀。糾賊行兇。貴興俱言天來八命。陷人希圖折債。復責各犯曰。爾等亡命之徒。聽誰鼓舞。焚劫梁家。林大有稟曰。小的係彼舊日耕人。拖下田租。與他有隙。被其誣爲賊匪。久困監牢。小的有母在堂。今年九十有五。伏乞太爺明察秋毫。大開湯網。俾得回家奉侍。免受饑寒。府爺拍案大怒曰。你本賊性。還說孝子虛言。喝皂隸痛答五十。林大有不敢招認。府爺再詰曰。如果貴興攪你等打劫。抑或爾等自行從實供來。便了。林大有所供如故。府爺將他發上招案。夾得林大有手足冰冷。苦極難禁。徐徐稟曰。大的曾與他批佃老北沙田。拖下租銀二百。連日登門逼勒。也會與他撕打。因此他日成仇。故被誣爲盜匪。萬望太爺鑒察。天來稟曰。他並不是耕人。現有原耕可對。府爺曰。爾等欠租。還將業主毆打。便是賊人氣概。喝皂隸加緊架索。但見林大有咬牙搖頭。竟然不肯實招。連審三堂。終不肯決。只得向天來大罵曰。汝會在廣府具下遵依。何故幾番控告。此盆此桌。何處而來。天來答以父親遺下。府爺曰。既父所遺。如何單號你名。不見君來物業。即此一事。可見糊塗。物各有主。猶思冒認。誣人捏事。自不必說。巡撫大人批該打死。本府照批行刑。就是審畢。將貴興等各犯放出。反留天來一人。越數日。天來具下甘結。然後始得歸家。泣告母弟。舉家大哭。天來係今孝子。日來尚且含忍。不敢多啼。恐致母親動念。夜裏登床就寢。兩行淚珠。暗地偷垂。正是。九迴腸斷三更夢。一片魂驚五夜雞。天來夜夜悲傷。不能安枕。每至五更時候。神疲思倦。方能乍見周公。偶然一朝睡至日出三竿。還未起來。澡洗。君來揭帳視之。但見淚落連灘。兩邊浸爛。駭告其母。凌氏待他醒來。撫慰曰。我兒可往省城復業。免至連夜悲傷。死者不可復生。貧者安能敵富。如再迷而不醒。將來有誤。生涯天來暗付與貴興。構訟多年。滿城大小官員。也會具稟。即如告准。亦屬空談。此志此心。被他喪去。八九一聞凌氏之言。對母自咎曰。兒不孝。不遵母訓。屢屢呈詞。今日誤人誤己。財散冤沉。自知已過。以後雖有明員兒亦不敢與他再

訟矣。言罷辭母往省而去。一日行至雙門底前，偶遇貴興乘一頂玻璃大轎，手持一把銷金紙扇，後邊小僮兩個相隨，揚揚得意而來。天來俯首疾走，貴興一見，停轎而出，叫聲梁表。天來佯作不聞，再叫一聲梁表。天來又不答，乃提天來之手，且笑且罵曰：汝莫不是到衙控我乎？天來曰：從心所欲，從吾所好。賢表又安能拒我哉？貴興曰：汝欲告吾，惟有四君可告。天上帝君，地下閻君，廚中灶君，朝內人君，除四君何地可控我？天來曰：汝量吾不能赴京御告乎？貴興曰：果能此事，當以筆資奉送。言罷呼小僮檢出銅錢二百，擲於地。天來曰：如此鄙人，誓必告汝，誓必告汝，拂袖而去。貴興跟前，再接其手，從容而告曰：賢表貴冗多端，精神疲憊，此心猶恐忘記。吾今當以此扇打醒你的精神，使你常常記念。言罷舉起手內紙扇，向天來照頭照腦亂打無數，竟將一把銷金紙扇打得粉碎，骨肉俱離。天來回顧無援，掩面而走。正是路到狹處難迴避，運到乖時慣折磨。未知二人去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梁天來攔輿遞稟 蔡顯洪念友遺金

却說貴興在雙門底打辱天來，回至三德店中，揚眉大笑。爵興問其所哂何事，貴興答曰：吾自與天來鬥訟，所耗財不下三十餘萬，反不如今日雙門底撤去二百銅錢，宗孔亦怪其言欠身問曰：姪老爺莫不是費工錢而使人打辱天來乎？貴興曰：不然。適遇天來於道，悻然要往皇都告我，我看他體癯形羸，僅存皮骨，安得幹得這般難事？赴得萬里燕京，豈不是空想的話？故此贈他筆資，以告將扇頭打辱一番，恨不能在十三行中使異邦鬼子外國夷人同看此癡人說夢矣。爵興嘆曰：表姪大非所宜。天來係個有志之人，非吾與汝可及。今日省會之地，千眼同窺，安忍爲人所辱哉？可常着人探聽，勿視爲閒貴興見他料事如見，不敢不信，遂喚喜來往偵消息。再說天來歸家，哭訴雙門底被辱，母子相對飲泣。天來便要與弟瓜分產業，將名下家資赴京告御凌氏，怒罵曰：汝前日所言雖有明員，亦不與他再訟，何乃癡心若此？不念前言。天來稟曰：兒以爲原告不題，被告必然休手。誰想今日乃於大街之中，尚且敢施毒手，他日相逢暗地，害不堪言。君來曰：七千餘里水路遙遙，朝內無人，何以舉事？前日新制台上任合無再遞一稟，看他批出何如。如再不准，然後另酌良謀。天來從之。兄弟酌議已定，即日寫成一紙攔輿投遞，總督楊公看見詞內有賄吏封冤之句，暗思此案雖冤，執法辦來功不在己，卽如變案，罪不關身。此時肇慶府已將各犯放出，天來又具下遵依，何可別生一事？况且初到韶關之時，也曾受得貴興一個千金之禮，不如不准爲高，看畢擲下天來之稟，前面頭鑼亂响，幾人喝道齊鳴，一直向衙而去。天來持紙而歸，再告其母。又來與弟瓜分家業，和貴興決個不共之仇。君來曰：家中有兄，猶國中有主事。

無大小惟命是聽。天來取出田契一張，稟告母親，出門而去。行至歸德門外，蠓畔街頭，入見顯洪，且說顯洪係福建人，姓蔡，自號繼田，與人交接仗義輕財，屢中貨殖，有范蠡之風，雅勸時人，無論居國居家，皆以謙和爲貴。試看當日三田和同，可見吾人貿易，當以抑己從人，因自號爲繼田，會與朝大在大新街合夥，販賣珍珠，號奇珍店。顯洪係個知機之人，看見行情冷淡，二家分夥，各人獲利數萬，後來我朝廷清政，重廉恥，而省奢華，尙樸素，而輕珠寶，行中各店，做得零星落落，顯洪有些疲倦，尙未收清，乃在蠓畔街租下一間大館，凡有貨物合價者，他亦買便以待時。十餘年來，竟成巨萬之家。當日接見回家，不勝之喜。天來將前日七屍八命之事，以告，且言近日肇慶府反案，雙門被辱，述具一回。顯洪大驚曰：我回家數載，不意世姪遭此大害，殊多欠候，且問令堂福祉如何。天來答曰：近來遭此大害，夜夜悲啼。顯洪嘆曰：汝父一生剛直，半世勤勞，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言罷，亦代爲哭泣。天來親手進茶，顯洪接過，飲畢，問其來意。天來將赴京御告之意，以告。顯洪恐他費用不敷，取出銀一千兩，說曰：此銀係往日奇珍店疲帳，我在福建新收，乃前任協鎮大人洗公之數。天來曰：先君名下，合收五百，即以五百送回。顯洪力勸曰：如再不敷，不妨謀及於我，勿使半途而返。天來呈上田契，賣與顯洪。顯洪大訝曰：此汝父之血產也。昔年我勸汝父所置，汝父見他價昂，尙且躊躇少待，我說此係上稅之田，老北沙一向太平，曾未有人偷割。汝父然後肯從，吾今得汝之業，他日九泉有何顏面見汝父耶？再檢出黃金八百兩，贈之曰：此金我與外甥二人共置，待價而沽。今日贈與世姪赴京，收作程儀之意。天來辭曰：世叔既與令甥合夥，愚姪不敢拜領。顯洪即以四百兩贈之，又將向日奇珍號頂手銀五百兩交他。天來再辭曰：黃金足矣，何用白銀？顯洪曰：不然，當日頂手一千，我會說生意事務，汝父之功居多，余不敢受。汝父只收一半，今汝可帶回家，以待不時之需。天來念母在堂，慨然從命。二人敘話一番，天來告別。顯洪囑路上切要保身，入店預防奸細，正是莫言便吐三分話，正好全拋一片心。未知天來去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程醫生賺姦輔友 林賊首領賞開筵

却說天來自蠓畔歸家，稟知母親凌氏，暗喜。囑子往衆厚親友辭行。天來領命出門，到第六甫永濟蜡丸店，故知程萬里萬里贈三百兩程儀，人參大小三枝，旁身丸兩盒。天來感謝一番，附耳說個如此如此，辭別而歸。蓋萬里少時與天來學習管絃，二人意氣相投，緩急相濟，有管鮑之風，是日得他一臂。天來又往劉宅，稟知岳母左氏，左氏贈以珍珠手釧一雙，泣謂天來曰：此吾入嫁妝奩，父在廉州採買，當時值價八百餘兩，汝可帶在身去，如支用不足，不妨變售，以充

盤費。吾今年逾七十，取之何用？若能與我女伸冤，便是男兒壯志矣。天來謝曰：忝爲坦腹，不意禍及高門。如此力盡計窮，猶有懿親顧盼，若不可以伸冤，恐無顏以見泰水。言畢，頓足吁嗟。左氏勸曰：縱無人助，自有神助，何可自餒其志？二人悒悒不已。天來拜辭，行不多時，回步告左氏曰：吾今此行，外人無有知者，恐書興阻撓，有誤前程。因與岳娘母子之恩，不得不來稟告。逢男遇女，幸勿疏言。左氏曰：終日居家，那有洩漏。汝在外邊，萬望調停飲食，千祈謹慎風波。言罷，天來唯唯而去。且說喜來回報貴興，言天來有白米巷口攔輿遞稟，楊公不准，發回原紙。與他，爵興曰：前日千金未嘗枉用，貴興曰：表叔明如觀火，天來不及多矣。爵興曰：此紙不准，必赴燕京。貴興曰：果若是表叔有何妙策，能阻他行？爵興曰：他若赴京，必鬻田以作盤費。宜着人在老北沙看守。如有棧豎作速報知。貴興不勝嘉納。依計而行。又喚喜來到天和店訪他蹤跡。一日喜來回報，言天來病臥糖坊，延請程萬里先生診視。門外果有藥渣，且有衣灰混雜。貴興再叫喜來到永濟堂如此如此。喜來領命入至萬里館中，問天來近日病症何如。萬里反詰之曰：爾與他有何關涉？問他則甚。喜來詐曰：社中諸友託我而來，因有案本留存，係他帶用。聞先生與他發藥，特來借問一言。然後萬里從容而答曰：天來之病，六脈無根，真元衰憊，三焦已失，榮衛虛寒，非但小生劣手，卽如扁鵲難療。喜來回報貴興，爵興喜曰：幸他有病，我等安然。如果赴京告御，舉家雞犬不寧，將有殺身之禍。竟日燕食，遂不以爲意。再說天來卜吉登程，將七屍祭奠，凌氏致囑一番。天來與弟告誡一徧，偕祈福二人含淚而去。君來隨後相送到天和店，辦些元寶衣襲，稟告張鳳，自往城隍廟求簽。簽內有但得東方人着力，此時名利一番新之句。更去城西北帝廟許願，將登程赴京御告之意，詳稟一番。稟畢回店，與祈福二人改裝易服，暗暗登程。舟至佛山汾水，聽見篙聲上落，亂喊往來。日渡鳴鑼，驚得天來胆喪心寒，忽生嘔吐。祈福近前撫慰曰：大爺須要鎮定，勿使驚慌。不過外面水手行船，何至乃爾。三月到京，還有八九十日。如此受怕相驚，何日可至。是時旁有一船係勒先之弟，尙勒解犯埋城，窺見天來主僕，側耳傾聽。聞祈福說出三月到京之話，暗記在心。及至省城，帶各犯人臬衙交代事畢，奔至勒先之館，不見勒先，復往其家，亦不見面。嫂答凌家請酒，連忙奔至譚村，且說貴興在三德店中，與爵興等燕飲。貴興曰：與少樂不若與衆，我們可回鄉與衆兄弟再飲一番，以酬林大有昔日肇慶之勞。乃歸家大演俳優，邀請一班烏舍，聲言凌大爺有銀給發，是日應召之匪。如雨駢集，貴興逐一賜賞。惟林大有與區爵興以金代銀，謂大有智勇雙全，爵興料事如見。三人當以另眼相待，竟將天來之玉石花盆花梨椅桌羅列於裕耕堂中，畫棟前張燈結綵，梨園上鼓樂齊鳴。是時僅至初更，貴興家中牝雞亂唱，各各心疑。霎時一陣

狂風大作。所有燈燭盡滅。忽聽得階下一人厲聲喝曰。大兵將到。特來報知主人。熊亞七尤亞美二人早已騰身上瓦。衆人亦四散奔逃。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訪天來爵興點賊 託陳式德先贈書

却說當夜衆人被嚇。又遇燈燭滅去。其後舉火辨真。始知勒先。書興惶問其所以。勒先告曰。吾於城西北帝廟中偷聽。得天來口稟。言往京都御告。他若告准。當有大兵到來。我兄弟怎生計較。言未絕。勒尙亦到。低聲謂貴興曰。我曾在佛山窺見天來主僕。因在此處留心潛聽。所言其僕說出赴京之語。吾自解犯稍暇。便來報知。爵興歎曰。天來此去。心腹之患也。喚閩保閩枝。駕一隻快船追趕。見他主僕。頓時刺殺。投諸江中。歸來自有厚酬。再喚喜來解銀一萬兩。將五千送與南雄千總劉昇。餘五千留下。韶關聽用。攔同越文。越武。越順。越和。并散手二十四人。在北門陸路進發。直到南雄。切不可使他度嶺。劉公盤詰。叫他須要嚴緊。不可稍有放縱。美閱可押銀五千兩。帶領十二人。前往贛州關打點。倘費用不敷。可修書與喜來。在南雄府解運。或走流星馬報告。不可因財失事。陸續行程。亦要防他蹤路。一分撥已定。忽有一人抗聲問曰。我等不才。當作何事。視之乃柳郁柳權也。爵興囑曰。你二人可到梁家。如此如此。各皆領命而去。且說凌氏自從其子去後。無日無時。不念心頭。偶然一夜三更時分。在家堂中許下保子平安福力。具稟其子某日登程。赴京御告。與九命伸冤。顯洪贈金。以去祈福。相護而行。海外風波。仰望神明保護。山間雲雨。惟祈佛力扶持。却被柳郁柳權。伏在瓦面潛聽。慌忙報知。貴興曰。怪不得守田之人。總無消息。原來福健這個老賊。膽敢與吾作對。爵興歎曰。顯洪贈以四百兩金。天來便可走得七千里路。如果赴京告御。予及汝皆亡也。是日再撥水陸兩路沿途截殺者三十餘人。按下不題。且說天來在佛山多添水手。限日包程。許以花紅神福。衆水手並皆踴躍。南風大作。疾如馳驅。未幾已抵韶關。是時國家太平。過關者盡是衣冠人物。商賈往來一歲之中。從未有人瞞稅。早晚兩關。只有官親代放。不甚嚴查。故此天來未曾舛擱。揚帆破浪。直抵始興。主僕二人舍舟登岸。入白石村。求見德先。日說德先姓茲。本處賢人。天來與之世交。往來三代。二人一見大喜。德先曰。地之相去千里。心之懸隔十年。何期生輝蓬蒿。天來答曰。順經此路。故來拜候。尊顏。德先乃將天來行李貯頓。一一呼廚子安排筵席。便要留他半月。方許登程。天來力辭。德先曰。我自入京以來。離家八年。本月歸家。方纔數日。正好與世叔盤旋。天來曰。有難羈身。不敢如命。德先曰。心中何事。吾能與之分排。天來具道其因。求他指示章程之意。德先殊出意外。大訝良久。二人遂無心於飲食。相語達日。德先詰他帶得神儀盤

繪圖八命沉冤 第二十六回

四〇

費多少。天來答以八千。德先歎曰：八千之數，尚未足以刑部支銷，還有通政司與大理寺，安能遞得此詞。乃代書策修書贈與天來，說他帶入京城，呈上給事科陳式，因彼與通政司及大理寺皆有關照，其人可以相顧。天來問曰：世姪與他有何瓜葛。德先曰：愚姪係彼之內弟，大家姐賽蘭之丈夫也。天來聽得賽蘭係幼年與他頑耍，到此必然不棄。回念昔日城隍之簽，有但得東方人着力，此時名利一番新之句，看來豈不是陳式遂領下所贈之書，欲與德先作別。德先乃謂家人馮二曰：汝可速往南雄，尋問殷實寓所，覓個好好淨房，打掃得清潔潔，待梁老官人前往安息。馮二領命先行，隨後天來謝去不題。且說閩保閩枝快船，回見貴興言水面全無消息，也曾趕到清溪，只見下水船多，去船無幾，湊着做帆細小，雖有南風可用，實憑槳櫓而行。料得他在老龍直上和平小嶺，知吾攔阻，偷行上十八灘。爵興曰：和平小嶺路屬東江，何以船經汾水，正躊躇間，座間一人叫曰：某有一計，便知明白。你等休要生疑，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和平縣大有分兵 泗昌行區明度曲

却說閩保閩枝，探得天來在和平縣度嶺，衆人是否未分，忽聞宗孔說有一計，便知明白。貴興問之，宗孔曰：胡不遣人到萬里家一訪，則真偽立見。何用狐疑。貴興乃請爵興往第六甫訪察。爵興入至永濟堂，與萬里相見，試詰天來之病。萬里暗知貴興使來，亦以微言挑之。二人各具隱情，不肯實吐。爵興回貴興告曰：天來此去實所難明。貴興曰：閩保閩枝之言，寧信其有，不可必無。遂取出銀二百兩，命林大有帶領武士六人飛奔至和平縣，候他度嶺，暗地施謀。林大有曰：他由此路，我不能擒，自當束手請罪。言罷，七人陸路而去。且說天來主僕清早自白石村出門，是日雨水泥濘，午後始到。遙見馮二在泗昌行門外站立。馮二一見天來，近前接過行李，引祈福入房安頓。天來取出些小禮謝與馮二。馮二拜領而去。蓋此行開創百有餘年，是日偶然修整，尚未竣工，故此客寓稀少，不甚喧嘈。行李係南海九江鄉會姓人，咸呼他爲會三公。與南安府泗源行同事。當下接見天來，問他姓名。天來實對姓梁，改名德有。語畢，主僕入房安歇。天來囑祈福夜間須要提防，不可熟睡。祈福點頭應諾。次早意欲登程，因見行李尚溼，天來着令祈福檢出晒曝，以待明天。此日中秋佳節，吉日芳辰，行主開筵邀客賞玩月華。是晚同席者四人，三公指一人告天來曰：此位與梁兄係廣府鄉親，姓區名明字元榜，尊府陳村菓箱大客，前往蘇州寶號區江便是。數十平來貨物過山，所有俱在本行出入。爲人老成練達，韜略過人。諸事每堪重託。請梁官人代吾致敬一鱗。天來細視此人，生得身材五短，內緩骨青，相逢不見其

耳。於是擎杯而作。叫聲區伯爺。今承三公之命。特來奉敬。倘寶號貨物。往來倩人押運。如肯相信。當效犬馬之勞。區明曰。老夫虛長梁兄十有餘年。一事無成。那堪錯愛如此。邂逅相遇。未曾領教大名。天來答曰。不佞名呼德。有前往江西。今日幸領雅誨。何相見之晚耶。區明接過此酒。一飲而盡。天來見席間一人。器宇不凡。問其姓名居地。其人答曰。姓蘇名沛之。京都到來。前往貴省。天來亦與他交飲一杯。已而杯盤狼藉。感不盡明月清風。忽聞四鄰絃管叮嚀。引動區明雅興。勃然而作。提着一個檀板。欲與天來唱和。天來推作不諳。區明再請。天來固辭。區明乃自援板而歌。放聲唱一隻伯喈賞月。唱畢。衆皆喝采。卽傳板與天來。叫他唱負劍西遊。天來強從其意。唱到鴛鴦日裏。並肩以遊。夜中交頸而宿。想俺蘇秦。爲着功名兩字。萍蹤靡定。離別家鄉。父母不能奉侍。妻子不能相親。可見人不如禽鳥。不覺觸動八命愁懷。今日離鄉告御。忽然跌下地來。昏迷不起。嚇得衆人不知所以。共扶至榻。未幾復甦。區蘇二人。亦各歸房就寢。天來念起。家中有此大冤。滿城大小職官。竟不能以大白。只有孔總督可以鳴冤。調往燕京而去。再思張鳳已故。智伯已亡。知心相輔者。亦復寥寥。有母在堂。家資消乏。幸得顯洪助以費用。猶且不敷。今日影隻形單。寄身客店。前程還有六千里之遙。萬一告來不准。豈不是空走一遭。細想貴興這個仇人。被他累得好苦。咬牙切齒。不知不覺鼓床而嘆。隔房區明。剛剛睡着。被他驚醒。斯時三更三點。月上東牆。須臾區明神疲眼倦。將入南柯。復聽床聲一响。再吃一驚。如是者數區。明傾耳而聽。但聞天來嗟嘆不已。乘夜過房。問曰。梁兄終宵不寐。爲甚緣由。天來嘆曰。夜來種種愁懷。茫茫如海。家計艱難。不可與人共白。區明曰。居家子不慣離鄉。枕席間自覺無聊之嘆。天來曰。不然。我心之憂。不比他人小故。竟然痛入心腸。言罷。再嘆一聲。區明曰。君今不過客中寂寞。便說無限淒涼。曾不記感鄉天來。彼亦與君同姓。一家被害。屢告沈沈。將人比己。君更何如。天來聞說失色。不覺潛潛淚下。只得推心置腹。言姪輩本是天來自念。明早過山。今夜如何安枕。區明聽得大駭。忽一人入房。問曰。汝二人竟夜多言。令我不能成寐。天來拭淚接見。正是。莫道夜深無別耳。須知窗外有閒人。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林大有宿娼被獲 張阿鳳託夢訪計

却說天來對區明說出眞姓名。被蘇沛之在外頭聽着。入房問候。天來見他二人。並皆忠厚長者。盡吐眞情。再將赴京御告之意。道之。沛之曰。敢問梁兄。帶得盤費幾何。天來直對八千。沛之嘆曰。如此稀微。勸君趁早歸家。免生妄想。天來自思。進退實爲狼狽。於是仰天而泣。沛之不忍其冤。良久謂天來曰。梁兄既有此冤。自當圖謀。非可以哭泣了事。天

來拭淚求他二人畫策。區明曰：老夫身居商界，不能力助梁兄。蘇元德、燕京大客，當有良謀。天來乃向沛之極意哀求。沛之曰：吾今客務倥傯，不敢爲君久計。可修書一封與君，君到京都，投入吏部衙門，呈上君師李坤大人收覽。大人自有照料。言罷，將天來冤情顛末寫入書內。天來拜領。是時天色將曉，沛之遂捲席而行。蓋沛之係新授廣東按察，甫到粵界，便改名微服，訪察民情。當日贈書與天來，正欲與民除害。天來得書，暗喜，喚祈福挑了一担行李，先往隨後與區明行主作別，行不上半里，祈福飛奔而返。天來問之，祈福大駭，高聲叫曰：不好了！小人窺見鄉中越文越武等，立在街頭，左探右窺，必然訪我行迹。大爺且要少待。天來聞告，心寒疾趨而返，不得已將往日情由告知行主。三公聽得大訝，隨使人往外面察探，果見許多生面之徒，形跡可疑之人，入房實告天來。天來懼與祈福並相哭泣。區明聞說，亦戚戚不安。力勸其主僕潛身避禍，不用悲傷之意。正是：北望朝廷何太遠，南來寇賊又相侵。且說喜來當日到南雄，求見千總劉昇，呈上禮單拜帖，具言貴興之意。天來之貌，劉昇大喜，留他在此幫查須臾。一人入報，宗孝宗和等八人解到銀壹萬五千兩，喜來與之相見，問其來意。宗孝曰：往日林大哥帶領兄弟六人，分兵在平和縣把守，杳無消息。各各心煩，咸在石龍鎮宿娼，當夜聲勢揚揚，所有美妓一齊取來，却被分縣老爺捕獲。惟林大哥一人奪刀打脫，餘網入衙內。特着我等到來，叮囑衆兄弟不可效尤，免貽累於正事。喜來又問解來之銀何用。宗孝曰：恐贛關不敷，本處不能接應。大哥可於各衙隘口交粘周密，不可吝惜資財，以失大爺所望。喜來乃將此財檢點一番，然後與劉昇同登梅嶺。連日在掛角寺等候天來，聲言大人新令，無論過往軍民，驗過方許放行。有人帶得洋烟一包，裝成駝子，藏於背上。又一人販婢爲生，將小婢四人扮作良家小子，古安府、邑庠生、盧協清、行李中有骰子數顆，一一被他盤出。遂將三人執法送究。一切遺禁等物，搜得清清楚楚，更不開遮戴帽，掩飾顏容。雖有貴公子乘輿，每每揭簾相驗。當時私走漏稅，不敢經由來者尚不認真。惟去者加意嚴查，過往客人共相驚訝，無貴無賤，不得不從。三公風聞，夜來入告天來，備言大人新令，嶺頭盤詰甚嚴，凡有禁物，不可隨帶。非但客情耽擱，且貽害於本行。天來暗忖：主僕二人無物可稅，更無禁物。隨行過山，那有攔阻。先教祈福打睡，三公退出。是時二更三點，萬籟無聲。入店以來，連夜未嘗安枕，孤燈寂寞，星眼朦朧。忽見張鳳當前告曰：大爺赴京御告，小人特意跟隨。來日掛角寺前，千總添兵把守，南雄嶺上，喜來居此稽查。天來嘆曰：如此難行，吾當自返。張鳳曰：休要驚慌，自有三魂之力，慎毋退縮。免沈九命之冤。日裏要謹慎，夜來入店提防。言罷，大叫三聲而去。天來偶聽得鄰雞一唱，猛然驚醒，乃是南柯細思，冥冥冤魂未嘗無據。萬一被其所執，將若之何不覺悲。

叫一聲驚起隔房元榜擁衿而問。天來備述其因。二人半信半疑。無所爲計。適遇三公當前告曰。某有一計。只恐官人不爲。如肯樂從。可保泰然無事。未知此計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南雄嶺遇雨逃生 泗昌行裝作假箱

却說區明與天來正欲設計過山。偶遇會三公入房。說有妙計。區明問之。三公曰。吾來日與客官發貨。欲將此貨輕載。令其主僕扮作挑夫。從中遣人代賄。如此費力無多。又何難以掩飾。但伊主僕未審鈞意。肯從乎。天來拂淚答曰。能得度嶺。萬死不辭。區明曰。足下之計。掩耳盜鈴而已。曾不思他裝可改貌不可移。三人商議一番。無以爲計。不覺日上三竿。天來泣曰。如此疊卵之危。望區伯爺憐而救之。區明沈吟良久。三公曰。區官人寶號貨物過山。歷年未經查驗。蓋無將伊主僕匿在箱內。未知衆意何如。區明點頭稱善。王僕亦以爲得計。衆人酌議已定。三公吩咐衆挑夫。明日五更造飯。清早與區江號發貨。密喚心腹人十六名。將四人肩挑天來。又四人分扛祈福。餘八人以代賄。一進一退。須要知機。斯時菓箱計得一百有零。其中大小不同。參差不一。三公檢出二隻稍大。却將箱底鑽穿。旁邊斜鑽幾個小孔。以疏喘息。放乾糧等物。外面大書盈字九十九號。又一個重字一百號。所有天來行李。改印區江字號。是時四更三點。天高風靜。月色如銀。三公謂天來曰。請梁官人飽餐入箱。俾抵飢於來日。天來聞請早吃一驚。頓時不省人事。祈福扶而救之。少頃漸漸醒來。長嘆一聲。區明近前撫慰曰。大丈夫臥薪嘗膽。不以爲難。望梁兄開懷。莫作兒女之態。天來猛然一醒。騰身與祈福啖飲畢。意欲入箱。一人報外面有許多生面之人。一夜街頭探聽。爾等須要提防。既而鄰雞亂唱。五鼓齊鳴。三公與區明慌忙扶着天來。放入重字號菓箱內。衆人安慰一番。祈福亦自躍入盈字號菓箱而去。然後輕覆箱面。假貼封皮。用麻繩細固。門外挑夫齊來紛紛叫喊。區明喚他九十八個先往。後邊兩個跟隨。遂與行主告辭。望南安進發。於是步巉巖而履危橋。繞松林而穿梅徑。既度一山。又逢一澗。但見四面山景疊疊重重。又聞兩邊歌聲來往。往忽然來至挂角古寺。寺前一個巡廠。廠外大書盤詰奸細。嚴拿走私八字。十餘人皆舉探筒在手。分列兩旁。區明俯首向前呈報。詔關稅單。千總劉昇覽畢。喝衆查驗。區明稟曰。本號數十年來未嘗走私。懇總爺免查。劉昇叫聲區年兄。如今大人新令。毋論軍官客商。往來貨物。皆要嚴查。言未畢。只見衆查手將各箱查得熔熔爛爛。是時節逢白霧。暑氣猶存。各挑夫從其查驗。憩息於叢林之間。遙望天色陰涼。薰風徐至。於是再作安排。整頓緩緩而行。當下劉昇問所查之箱多少。衆扞手皆云。九十八個。區明思忖。還有兩個未驗。進退不能。哀聲再稟曰。後邊兩個菓箱。係奉蘇州府太爺

代辦決然不可疏風非但缺本所關且受憲所責伏乞總爺免驗矜憐小的無任瞻感稟畢知勢不可逃不覺心悸肌慄只得將高王經默誦幾遍暗叫大發慈悲劉昇見他九十八個未有欺瞞諒此兩個亦無私貨况他係個長者字號經年無異可以取信官民遂准其言放他而去誰想喜來報曰前九十八個查無夾帶今此兩箱正有可疑求老爺軒驗然後可放劉昇急喚喜來親自扞查喜來提起一個三尺探筒稜分兩角鋒芒如箭飛奔向前而來忽然狂風大作黑氣漫天霹靂一聲四面飛沙走石滂沱大雨勢若傾盆咫尺之間盡將一個巡廠吹得滿山零落各司辦東奔西走逃往山坳喜來舉手欲扞遇着一個披髮化子被他照頰一掌霎時跌下山塹區明催十六個挑夫一齊上躡冲雲冒雨直抵南安劉昇在電光中照見七個女鬼將他纏束不知所以沾得渾身是雨震懼起來趨至廠俯伏俄頃雲收雨霽天色清明劉昇起來但見一林樹木皆倒兩邊澗水齊鳴正是撞破鐵籠逃虎豹頓開金鎖走蛟龍未知天來去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蘇臬臺微行訪察 凌公子無意逢迎

却說天來去後嶺頭巡館盡被風雨倒壓劉昇四顧無人但聞坑底有沉吟聲視之乃喜來也發聲大喊衆人飛奔而至劉昇喝衆作速往救只見喜來神色昏迷口面歪破大驚問衆人曰張鳳尚在否劉昇聽得駭異良久細詰之喜來徐徐答曰吾在風雨中被他向頰一掌不知此處是何所在可叫凌大爺祭他一祭言罷雙眼乍開乍合作畏懼之狀劉昇愈怪其顛狂令人煮蒜水與他澆面折柳挽扶其口終不可復由是喜來夜夜合眼便見張鳳在前放眼時即不見他且恐且驚連日不起再說區明親護天來主僕到了南安十六個挑夫一齊扛入泗源行寓所區明附耳低聲述與行主會四公見說駭絕忙將重字號菓箱解去麻繩劈開封皮然後輕揭箱蓋只見天來寂然不動滿箱穢氣熏人箱底之孔已被沙泥填塞嚇得衆人手足無措一邊扶入臥室急救一邊打開盈字菓箱祈福騰身而起見天來牙關緊閉下身皆爲糞所染區明渾身溼透舉薑湯而灌天來祈福曰區爺請往更衣小人自有主意乃以糠灰炒煖成於囊中熨其心腹冷則易之踰時而甦幾人相與安慰不題且說蘇沛之在南雄一路察訪半月始到省城微行在臬衙測字偶遇李輝國拈下一字求測中言係臬衙司辦聞新臬台上任連日不見來未知這個狗才所因何事先生爲我判來沛之問他姓名輝國遂以實對沛之暗記在心將此字尋索一番良久未判輝國曰此字解作甚麼意義讀作甚麼聲音如何測法爲我批來沛之答曰此是盜字即孟子所謂盜於背者是也細看字頭原屬央字諧聲測來道上當

有災殃。下邊一個血字形而拆，便作西字。遠到江西，近在西南。輝國曰：風聞新臬臺法令威嚴，不容胥役展翅。如果路有災殃，我等謝天謝地。沛之曰：敢問大哥前任按察如此清廉，因何離任？輝國笑曰：此話那裏聽來？若使清廉，吾儕便當吃醋。沛之曰：看君氣色，印堂明亮，紫氣重重。近日財源可賀。輝國曰：歷數年來，得辦梁凌一案，上下衙役咸獲其利。豈徒弟輩而已？沛之一一記在心頭。二人問答一番，輝國遞過卦資感謝而去。沛之更望譚村訪察，依然測字爲名。寡坐一天，無人向測。次日，沛之於招牌上寫出蘇半顛奉贈測字，懸於市中。是日紛紛到測，密如螻蟻。沛之言必獎譽，個個拜服點頭。正測論間，遙見一個中年公子，身穿象眼綢袍，外披十行馬褂，左顧右盼，乘轎而來。那公子看見人多擠擁，又問旁人說他有見往知來之術，下轎而出，順手拈下一個踵字。交沛之測。沛之細看那公子，生得天倉豐滿，地角方圓，五岳無虧，三停半恃，只爲兩額高聳，雙目斜視，氣散神昏，語言浮動。便問公子尊姓大名，那公子舞手動足，答曰：凌是吾姓，貴與吾名。於是兩手凭聽，抬頭聽講。沛之聞答暗吃一驚，問他所測何事，貴與屏退旁人，低聲告曰：吾與梁天來雀角多年，他說登朝御告，不識可以赴京乎？先生爲我直筆批來，幸毋隱諱。那沛之揣摩踵字，拆開原係一個千里足。若說天來可以到京，必然惹他百計追尋，竟援筆寫來其判詞云：

行人在外貴身輕，足重如何趨得程。半路不成應自返，動時無力赴燕京。

貴與看畢，鼓掌贊曰：先生神筆不亞古之容師也。如應所言，當有厚報。沛之微叩其事，貴與曰：吾曾分派多人，或在東江把守，或在庾嶺生擒，水陸兩途去者八十餘人，追他而返，言未畢，當前一人報曰：凌大爺我等在南雄嶺已帶人回來，可速歸家發處。貴與大喜，檢出卦資與沛之謝去，未知貴與歸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梁祈福身遭橫禍 區元榜智激良朋

却說貴與測字歸家，滿意捉獲天來，詎料喜來抱病而返，心中不勝懊惱。遂問嶺頭消息，何如？喜來答曰：小人在此稽查一向嚴禁，惟一日區江號菓箱過嶺，尚有兩個未查，其間有些疑惑。因斯時狂風驟雨，雷閃雷轟，烟沙撲面，人鬼難分。是以縱他而去。區爵與跌足歎曰：凡是有疑，正須加意嚴察，胡不親自稽查？喜來曰：小人既是偷安，何有墜坑之禍？如今徧頭損破，老爺還未見乎？那爵與細看喜來，果然換面改頭，不似從前之相。貴與延醫與他調治，自不消說。且說蘇沛之微行至南海，訪得黃經一段冤情，隨到佛山陳川等處，連訪半月，所有風土人情，猜嫌好尚，以是爲非，反非爲是。一切含冤誣告之事，無不具悉於胸中。然後回衙升堂，急喚李輝國開堂盤問。輝國答應稍遲，即將他痛答五十上。

下衙役咸相畏懼不提。再說天來自從過山驚嚇抱病臥床。一日祈福偶閑檢衣。往溪頭洗滌。久不見回。天來正在盼望。忽有人報祈福在官堆被人綑縛。不知何故。天來聞報。心胆如碎。病愈加沉。區明與四公咸來議救。天來曰。我會幾次囑他隱匿。他竟不遵。今爲貴興所獲。無怪其然。望二位與我分憂。二人未及回答。忽見祈福飛奔而返。天來轉憂作喜。戒勉一番。蓋南安府曲路崎嶇。生人頗難認清。祈福自望溪頭洗滌。洗畢欲回。茫然不知所向。偶值卡兵失去水盆衣服。看見祈福手持溼衣。外貌驚慌。卡兵更覺可疑。向前一把拏住。祈福雖有弁言。卡兵那肯相信。遂繫於營前鞭撻。後來辨出非本人贓物。然後釋放。正是。不特主人多險難。更連廝僕亦遭磨。當日天來對二人曰。今日得遇諸君。雖粉身碎骨。難以補報。求爲再作良策。早赴皇都。不便淹留此地。正話間。一心腹人入報。贛關近日加意嚴查。傳說南昌失犯。大小客商每每留心相驗。往來貨物。到也無妨。四公問他始自何時。其人答曰。始至中秋佳節。遞爾而行。早晚兩關。四品大員親放。滿衙吏役。了厭煩難言。罷退出。四公問計於區明。區明曰。吾有一友。姓何。字天爵。世居南海沙頭。爲人好勝。邀名。當以惡言激勵。聞他寄寓本處。遠來行內。今夜具酒邀請。彼如赴會。老夫自有機謀。遂與天來四公二人說明如此。急着人投刺往請。天爵聞請而來。四人接見。大喜。施禮已畢。天爵坐於客位。各領姓名。區明曰。久別丰儀。每感念於暮雲春樹。今日得瞻顏範。足慰平生。天爵謝曰。疊蒙錯愛。未嘗一事効勞。是時天來亦在坐間。默默不作一語。須臾搬出佳餚美饌。三人延天爵於上座。區明謂天爵曰。與子義屬鄉閭。濫叨知己。如此脫粟相邀。幸勿見怪。天爵漸謝不已。酒至數巡。天爵見天來似賈非賈。似儒非儒。舉手請曰。敢問梁兄所向。欲往何方。天來掩袖而泣曰。赴京有路。作伴無人。九命之冤。何日可報。天爵聽得愕然而起。區明舉其所遇。以告之。天爵悶悶不悅。曾四公見天來涕零不已。而論之曰。梁兄暫且放懷。以盡今宵歡敘。區明舉酒與天爵曰。足下飲此一觴。求薦一人。護他過廠。此吾厚友。幸爲與之分憂。天爵一杯盡飲。暗思一身本要到京。還有何人可荐。意欲與他同往。恐彼見疑。乃俯首沉吟良久。四公問曰。何客官往那方經營。未曾領教。天爵答曰。今有香椽百擔。珠寶一箱。搬往皇都發售。四公曰。如此更可與他同往。天爵未及答。區明接口曰。許大功勞。何兄肩帶不起。非得經濟之人。不可與他過贛。河兄不過商賈能人。只可往來押運。焉能當得此任者。天爵聽得忿火填胸。舉箸擊案曰。僕之不才。豈特可以保他過贛。直可與彼同到燕京。區明曰。豈謂足下不才。惟恐中途有失。天爵曰。大丈夫爲人謀事。敢不忠乎。天來不勝感禱。忽見一個長者。當前搖手曰。適聞先生保他過贛。總屬空談。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淫女兒通奸被逐 富家翁屈打成招

蓋此人係泗昌行會三公因見當日過山遇雨特來探候平安與天爵各通姓名畢天爵曰足下與梁兄雖屬賓主恩情東南之美然吾與彼亦有鄉黨之義周緩急相通僕今保他過廠足下其言虛語莫非因我生疑皇天在上仰祈洞鑒三公曰不然近聞贛州稽查甚緊何官人以孤客而保他過廠必然功棄中途天爵勃然不悅曰足下以僕爲孺子乎既承區公所託之重自然定有主張區明聽得暗喜問其計將安出天爵曰吾有比兒赴京會試不幸偶遭時疾中途而死現停柩於城外尚有潘台文票會試燈籠持此過關誰人敢阻衆人聞說皆大歡喜相與卜吉登程按下不敘且說雍正八年南海縣有個富翁姓黃名經職捐司馬原籍江西運司會舉殷商是時私鹽充斥埠中雖設巡丁也不可禁後來辦得疲難未及半年自行告退只將巡丁所用之器械搬歸當日有個武舉吳威係彼姨甥偶然亦有軍器寄頓皆屯於柴房家中養得一女名喚如仙年方十五生得眉如新月髻若濃雲輕步步蓮花小脚軟擺擺楊柳纖腰生憎麻葛雅愛擗菹若不當晝而寢必然昏暮挨街見花翁而嬌聲喚賞遇情郎而媚眼頻舒不時更服連日靚妝或飽餐於鄰舍或寄宿於庵堂父母以他年幼無意提防其後稍知方纔責罵非但不從更來鬪口逢男遇女每每厚顏一日黃經他出如仙毫無畏懼與人密約偷香正是釵橫髻亂歡多少鳳倒鸞顛話短長適遇其父回家奸夫無以躲匿被黃經鞭撻無數遂將如仙逐出如仙攜此奸夫潛入柴房共議終身之計蓋奸夫姓蕭字輝鴻現充臬台差役職見房中軍器屯積如山低聲問如仙曰賢嬌欲報仇乎如仙答曰自幼以來未嘗拷打一朝被辱又不可報莫道與彼萍水相逢即如生父此恨難消輝鴻聞說攜之歸家訂約百年恩愛再來生起一點歪心捏他造反投報按察焦公言探得黃經素有異心家中暗藏軍器將有逆謀焦公急點文武官兵果然搜得無數鎗刀干戈弓矢所有軍器件件俱齊竟將黃經一家三十五人緹解臬衙審判詰他黨羽何人黃經稟曰器械係往年辦埠所存巡丁所用弓矢乃武舉吳威寄頓並無叛逆機謀焦公曰不然汝可據實供來本司從寬而辦作汝行謀未遂尚可偷生如有包庇凌遲勿悔黃經不肯強認焦公將他一家老少發往監中乘輿拜見運司訪問黃經向年辦埠之事語畢回衙飭差往捕吳威一日開堂甫審帶出黃經責他胡說多端希圖搪塞所辦之事未久如何軍器屯山黃經稟道大半係吳威之物隨後吳威投到焦公責問吳威暗思身爲武舉不得不來聽審雖然往日寄下弓矢與他此物尚屬無據可以推諉不認若招實自家之物必至株連萬一將吾正法夷其九族如之奈何遂稟曰武舉吳威稟請大人威素練武猶望干城以與國

家除害。何敢異心。以圖不詭。這弓矢並非威物。威自可用者。貯家大小。咸有號記。求大人細驗。黃經亟證其去年五月寄頓。何以反心昧理。盡沒天良。吳威又言。平素與他有隙。彼其嫁禍牽連。焦公怒責曰。黃經汝真個刁民。前說巡丁器用。固屬虛浮。今以弓矢誣他。有何可據。黃經結舌不能自伸。焦公將他發上招架。黃經口面俱變。聲如寒鴉。淚似啼鳥。苦極難禁。暗思總歸一死。不能暫認。或可有生。無奈勉強招成。其後督撫會審。所供又變。連審三堂。終不能決。依然發在監中。不覺天桃已謝。金菊將開。日沈月轉。春去秋來。黃經久在囹圄。心意稍順。一日當晝而寢。忽聽得司獄卒當前叫曰。黃官人。今有大貴人到探。可下床與他相見。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念母舅程書探監 護主僕天爵登舟

却說黃經一日在監裏晝寢。忽聽得獄卒報外面有大貴人到探。黃經接見。係外甥程書。其人乃江西進士。是年要往皇都引見。途中遇盜。進退兩難。特到粵省。母舅處借貸。聞舅被陷。逕到牢中。甥舅一見。悲喜交集。各述所遭。黃經附耳曰。本省職員。不可與舅氏伸寃。惟望賢甥代為朝告。言罷。血淚沾襟。程子曰。無傷也。君子亦有窮乎。今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此則與禽獸無異哉。黃經曰。輝鴻奸險。架禍於我。知汝為吾謀事。恐來貽害賢甥。程子曰。斯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為狼疾人也。彼哉彼哉。吾何畏彼哉。黃經又告曰。吾有東濬田租。可收來以作盤費。程子舉手感謝曰。子將有遠行。夫子之言多助之至。黃經更言。離家千里。飲食須要調停。程子對曰。一人之身。饔飧而治。必敬必戒。無違夫子矣。黃經又囑咐一切越分之事。不可為。程子又答曰。夫子教我以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是非君子之道。吾弗為之矣。黃經且將投店事宜叮囑。以防小人暗計。程子點頭曰。不仁者則知惡之。黃經恐他不慣江湖。舟行須要仔細。程子曰。吾聞之。觀於海者。其慮患也深。黃經戒其以上下相處。須以義交。不可以怨結。程子欣然曰。予既已知之。其有不合者。受之而不報矣。黃經遂問其引見後。何日錦旋。程子嘆曰。千里而見王。幾千人矣。皆引領而望。王如善之。是予所欲。王若棄之。非赤子之罪也。豈予所欲者。以待來年然後歸。甥舅問答一番。同相哭泣。程子安慰其舅曰。大人者。今也不幸。雖在縲紲之中。不能一朝居也。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莫之致而至者。則君子不患矣。言罷而別。程書至東濬。討得租錢數萬。收拾行裝。僱舟登程而去。正是風月一江共笑傲。雲山滿目壯行遊。未幾舟次南雄。高登庾嶺。再僱一舟往北而去。且說何天爵。卜吉與天來主僕登程。一邊着令親人收拾行裝。遂與區明等分別。區明泣謂天來曰。吾今為貿易所羈。不能隨護。足下竟至中途而廢。心甚不安。乃作七絕一首留別詩云。

與君聚首別今朝。又臨江山萬里遙。望保千金圖報復。他年恨雪訴天朝。
天來看畢。愁腸欲斷。不禁淒然。遂將原韻賡和其詩云。

時乖運蹇竟連遭。今日茫茫去路遙。賴有諸君同着力。微軀應可赴公朝。

寫畢呈與區明曰。後會無期。感諸公再造之恩。不知何日可報。四公曰。梁官人須要寬心。勿以我等爲念。今日何客官。慨然而仗義。真乃一場造化也。天爵曰。吾今保他北上。事如兄弟。自然不負所託。諸公且勿介懷。天來取出前後飯店銀。遞與四公。四公辭曰。君子之交。以義區區小利。何足道。天來再三放下。四公囑咐管店人。將三人行李貨物。搬至客船。交代明白。無使有遺。三人辭別登舟。天來囑祈福隱身入艙。勿惹外人耳目。是日南風大作。雲滿秋江。天爵在船頭觀望。行不上半里。遙見後邊一隻小舟。舟後插兩個燈籠。大書紅黑二字。盪幾枝橫槳。乘風破浪。快快追來。高聲叫曰。前面是甚麼客船。天來聞喝。心駭少頃。又一人叫曰。係梁某人船否。主僕二人驚顧。匿在官艙屏息。船戶雖有答應。他竟不聽。天爵心中疑惑。左右瞻顧。伴作不聞。天來在艙聞他再喝。一聲曰。若係梁某人船。前往不得。我等兄弟便要過來。咫尺之間。喝聲漸近。天來慌得偏身冷汗。神色昏迷。祈福手足無措。愈不敢出來叫救。主僕慌作一團。天爵叫船家乘此順風。高掛輕帆。任他叫喊。但聞他在後邊。聲聲高叫。低帆。如此帆大風高。小舟焉能追趕。自然愈追愈遠。隨喝隨行。不意遇着一陣狂風。吹斷客船帆索。衆水手紛紛叫喊。却被後邊小船趕到。高聲贊曰。好風。未知此舟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蘇按察細查舊案 梁庶民假扮新科

却說何天爵。被後來小艇追到。撲入官艙。叫聲何梁二位官人。我們行主。有個程儀。特來致敬。適因匆遽遺忘。幸勿見怪。天爵曰。如此風高。何須苦苦追來。來人曰。還有燈籠一對。未曾攜帶。恐怕夜來要用。有誤舟行。天爵喚船戶。將燈籠安放後邊。領過一個豚元。封些果金答禮。謂人曰。辱承厚貺。感領殊多。煩大哥與吾致意。來人領命而去。天來主僕漸漸醒來。是日二人被嚇。連日倒床。天爵亦偶然傷風。竟將一個豚元。發付船家。與衆水手餐食。是時國家太平。舟行每至三鼓後。灣泊。天未大亮。亦復行開船。未幾轉吹北風。衆水手一齊牽纜。正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水如有意水長流。再說蘇按察。當日陞堂。將李輝國痛笞五十。暫洩微行之怒。尚未查出梁天來一件七屍八命冤情。三翻四覆。細閱幾遍。不覺拍案而嘆。淑人怪而問之。蘇公歷言其冤。淑人曰。丈夫既知其冤。自當與他辦理。如何作怒。驚人。蘇公嘆曰。五岳

之山易改。七屍之案難移。便要伸冤。只有登朝抱告。我在南雄訪察。也會贈書與他。帶往皇都。李坤大人收啓。未審予書收到否。淑人曰。曾聽得丈夫言。李大人明年正月壽誕。何不修書一封。辦些儀禮。先祝千秋。後及天來案。有何不可。蘇公從之。囑咐千里馬。麥如雲。限時限日到京。叫他將此書信禮儀。一併藏在身上。駕一隻快馬。上衣輕裘。下面用縐帶緊束。頭戴土絲絨雪帽。加鞭出北門而去。又一夜看至黃經。一件謀反案情。暗思此案雖冤。督撫業經批准。部文未及。暫且歸監。惟是行謀未遂。不能將家小行刑。若經發覺。然後可及妻奴。會記佛山訪察之時。民間皆言黃經受枉。今日爲民父母。何可附之罔聞。乃開堂審訊。盡將黃經一家二十餘人。審釋歸家。單留黃經一人在部。淑人曰。謀反罪議凌遲。如何釋放。倘督撫見責。若之何哉。蘇公曰。行謀未遂。罪及本人。子女妻奴。又當別論。况會訪察。猶有疑冤。如此孩提衰老。命若蜉蝣。何可久困囹圄。橫加桎梏。前台下民易虐。我今上天難欺。有胆無謀。不可以任按察。有謀無胆。亦難以理刑明。豈謂巡撫部堂。便要曲徇其意。卽聖旨六部。亦當詳駁得宜。生平五經廿一史。習來何用哉。蘇公本是清廉耿介之官。復得淑人許多參贊。民情大小案件。竟然明察秋毫。自從下車以來。夜夜披閱民間案件。日日吊審。審出民冤三十三條。盡將民冤釋放。警責原告之人。未及半年。盜風日息。訟事恬然。官清民樂。兩順風調。遠近異邦。咸稱粵東大治。此話休題。且說贛州兩關稽查。查得嚴嚴密密。一絲不洩。兩翼難逃。公務之船。到此未嘗免詰。商賈之客。正須加意嚴查。見有知非之年。幾人揣摩四體。聞有番禺土語。一齊鑿察。五官上下。舟船往來。纍纍魚貫。左右客商傳報。一一無私。關口查了。個個眼懸秋月。座中司辦。人人舌捲春雷。忽見左邊江面。兩座客船。監起黃旗兩道。首一隻大書奉旨引見。兩旁執事。金殿傳臚。後邊一隻新科會試。何姓燈籠。乘風破浪。滾滾而來。將到關前。一齊下帆。關上鳴鑼迎接。座中同事。起立兩旁。船戶高聲喝曰。進士程書奉旨赴京。引見。現有藩台文票。後面一隻又報曰。廣東舉人南海縣何某。新科會試。呈覽該省布政文憑。太爺聞報。見他具爲功名。須要還些面子。將欲免查。不材美閑在旁。稟曰。縣名南海。連接番禺。須防奸細弄假。求太爺實驗。太爺聽得。急喚差役。索取文憑。差人登入程書舟中。程書檢出交付。轉身踏過天爵船頭。只見官艙裏一人。蛾冠博帶。手持羽扇。踞躡於馬級之上。那差人稟曰。請何客官發出文憑。與小人帶上關去。相驗。天來未及答。天爵在旁答曰。我且與你同到關中。差人點頭。唯唯。天爵乃檢出文憑。拉他同去。將香椽之數列明。其珠寶作爲家用之物。不錄報單。太爺以香椽係生菓食物。因免其稅。各司辦將二人文憑。徧與太爺相驗。那太爺細驗文書中。果有兩省藩台紅印。量無虛僞。不甚稽查。同胥役高聲喝曰。那邊兩隻客船。係赴京殿選爾等。差役毋得停。

留。差人領命齊聲叫曰：程何兩座客船。太爺有令，速整掛帆。天爵聽得，登舟解纜而去。關上鳴鑼護送，喧天震地，聲徹三江。天來在舟中，看見美閑眼看看對着兩道黃旗，如癡如醉。正是：江間波浪兼天湧，關上金聲徹地喧。天爵客船行不數里，忽遇幾隻巡邏小艇，上前攔住，厲聲喝曰：好個走私客船，初時可以瞞太爺，如今不可以欺我等船家，聞喝只得低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惶恐灘遇驚喪胆 滕王閣覽勝消愁

却說何天爵保護天來主僕，已過贛關，幸得安然無事。三人心內稍安，剛剛出至儲潭廟前，遇着幾隻巡邏小艇，向前攔住，窺見生菓盈艙，狼索稅單查驗。天爵曰：關口太爺會經免稅，汝等兄弟何得多端。巡丁曰：百担香椽，可以豁免，將來關中，有何可稅，便要回關理論。天爵曰：我本求名，非爲圖利，豈可頃刻停留。如到關前，汝等大有不便，遂檢出小包予之曰：今有紋銀二兩，給發汝等權作酒資，休要多言，再敢留難，即將汝扭稟究。言畢，便叫船戶解纜揚帆，趁此順風而行。衆巡丁見有小包相送，欣然縱他前去。先是天爵在贛州時，也會刻明香椽一百担，誰想關上太爺看少一個百字，因他是求名舉人，未曾細詰諸艙，見其食物無多，故此將他免稅。是日出口，被巡丁留滯半日，其後開船，風轉西北，連日舟行，俱憑槳櫓，一日舟至十八灘頭，兩岸相去五十餘丈，滿江尖石，個個加峯，有崎嶇小路，僅容一舟，但聞水聲潺潺盈耳，不聞人言。天來問灘何名，天爵答曰：灘名惶恐，歲歲傷人，任他鐵打肝腸，到此心寒胆震。十八灘中之最險者也。天來見灘頭刻出一首七言絕句，翹首讀之曰：

十八灘頭十八名，一名惶恐最傷情。人生不爲君親計，誰肯移舟到此行。

讀罷，感起舊日愁懷，不覺淒然淚下。天爵曰：梁兄見此灘瀧，便生畏恐，我們一歲曾經幾次，心尚坦然，從來死生有命，何足懼哉。天來曰：不然，自念出門以來，到此只有二十餘里，會歷許多驚險，屈指計之前程更遠，何日可到，奈何奈何。船戶曰：今日過灘，客官可秉燭祈神保佑，休要哭泣，不利於吾二人。忙慌跪下，叩稟神明，叫齊本地兄弟，協力幫扶。另請灘師二名，一正一副，衆兄弟並皆出力，篙發如箭，岸上鳴鑼助勢，船衆齊來幫扶，喊聲大震，然後可過此灘。是晚具酒酬神，不在話下。越數日到吉安府城，泊舟於三曲灘前，衆花子登船亂叫，官人打賞，惡如虎狼，嚇得天來心慌意亂。天爵探得香椽合價，在此地頭發賣，因見天來驚怖，着令開船，留下大半到京，未幾舟次江西省城。天爵見天來連日擔愁，遂說曰：我當同梁兄到滕王閣上頑耍，以遣愁懷。天來應諾。二人舍舟登岸，至衝衢上，見有豫章古跡四字，果然

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二人攜手走入高閣。是時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憑欄而望。但見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又聞漁舟唱晚。響窮彭澤之光。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舉頭見當日王子安所作之賦。天來向前讀之。讀至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忽然觸起平日一點苦衷。不覺墮下淚來。天爵勸曰。下邊君子安貧。達人知命。梁兄何不讀之。天來拭淚再讀。見有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寬。乃快然自釋曰。觀此一序。爲他所感。吾今當以君子達人自勵也。言罷。二人握手下樓。天爵曰。吾意赴銜。售此記念。只恐耽擱。梁兄前程。天來曰。如此大德。何日可報。遂登舟解纜而去。再說凌貴興自從喜來歸後。知天來已度爵嶺。猶有贛關未過。連日盼望。美閑乃求計於爵興。爵興曰。表姪宜恆探欽。差到省辦個隆儀。大人自有照料。如大人不受。我等便要逃往外邦。那時雖有狼差酷吏。任你訪跡尋蹤。此吾之鄙見也。貴興聞說寢食俱廢。偶然一夜在書房中。與妾潘氏取樂消愁。那潘氏年可十八。生得美目巧笑。螭首蛾眉。出嫁以來。無半點抗拒之意。貴興與之如魚得水。二人舉酒交杯。醜態百出。貴興求他雲雨。潘氏曰。相公請先就帳。待妾解衣。然後登床。奉侍。貴興方纔欹枕。忽見二人手持三張木刃。沖入書房。首將貴興兩乳割下。再舉刀刺入心窩。透出背外。未知貴興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鄱陽湖祈神庇護

常玉山遇盜驚慌

却說二人持刀刺殺貴興。是時三更三點。燈影朦朧。貴興被嚇驚醒。却是南柯一夢。放眼見潘氏熟睡。心中駭異。慌忙喚醒潘氏。以夢告之。潘氏曰。相公夜來酒困。故有此夢。貴興自覺夢疑。遂無心與潘氏取樂。濟早出門。欲將此夢求教方士。偶然經過一個茆館。見一人頭戴逍遙巾。身穿皂布袍。丰姿俊爽。道貌非常。踞蹠於蒲團上。垂簾賣卜。貴興進前施禮。各道姓名。貴興欣然起敬曰。明先生尊號。既稱善詳。必善與人詳夢。明善詳曰。只管說來。吾自有見解。殊非杜撰欺人。貴興曰。我與梁天來雀角多年。日間飲食不安。夜來偶作一夢。遇二人持三張木刃。割我兩乳。刺我心窩。未知吉凶。應在何人。先生爲我直筆批來。不必寓言隱諱。使我趨吉避凶。感德良深。言罷。先將卦資奉送。善詳曰。愚直之夫。倘有言出。冲犯。幸勿見怪。貴興曰。不妨不妨。那先生批云。木刃三張。便是梁君家聽我說端詳。貴興愕然曰。莫非就是梁天來否。善詳又批曰。二人暗隱天來字。貴興曰。有人教我走往外洋。是否可行。善詳又判云。不若移舟往別鄉。貴興看罷。大驚。歸告爵興。爵興曰。此言正合我意。正話間。美閑自贛而返。謂贛關稽查甚緊。杳無音耗。爵興曰。不消多說。他已赴京無疑。誠有疎虞未備。貴興曰。料他未到北京。我們進京打聽。尙還不遲。非得智謀殷實之士。不可放心重託。煩表

叔一往。爵與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貴興乃修書先着千里馬帶往燕京，訪交前任撫院蕭公之弟蕭榮，求他在此關照之意。隨後爵與陸路趕程，却將土產換過珠寶，喚越文越武偕行。三人纏束在身，致囑而去。再說天來自滕王閣開船，行至大江之中，一望無際，水與天接，天與水連。天來問此處是何所在，天爵答曰：此湖名叫鄱陽，為天下五湖之一。周圍有八百餘里，當日明太祖與陳友諒大戰，幸得槐樹顯聖，殺退敵人，即此地矣。天來果見湖邊有間定遠功用古廟，廟前栽種一株樹，高僅二尺許，根深蒂固，葉盛枝橫。二人悵惘不已。天來謂船戶曰：如此廣闊風息，方可過河。船戶曰：過湖係饒州浮梁景德大鎮，出產磁器之所。我沿湖而去，不到湖心，客官不要驚怖。我們兄弟素諳江湖，自然小心。便是。天爵曰：梁兄休怯風波，吾觀天文近日必無風雨。天來曰：天地廣大，風雲變化不測，足下何由知之？天爵曰：余昔年曾遇異人，傳授一法，可以預知風雨，其術最為直捷，人所易曉，驗之無不應。可惜被內子燬去大半了。至今尚存數頁，此後吾每出門，必藏諸行李，以避風雨之虞。天來曰：足下有此妙術，肯傳與人否？天爵欣然檢出此書，示之。書云：一兵船交戰，仰觀日月星雲，預知風雨。一日暈主雨，月暈主風。何方有閃，即此方風將。一日沒反照處，有胭脂紅，無風必有雨。一星光閃爍，一定主有風。一夏秋間，有海沙雲起，謂之風潮，其名曰颶。颶者四方之風，東西兩粵常有。一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一風早起晚和，須防明日再多。一暴惡之風，盡日而沒。一防夜起之風，必毒。一東風急，雲起愈急，必降其雨，最難得晴。一春風易於傳報，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雖早有此風，向晚必靜。一春南夏北，有風必雨。一雲起如砲車形，主大風。一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愈吹愈大，其大在尾，北風初起即大，其大在頭。一雲既起，復下散諸四野，如烟如霧，名曰風花，主有旋風。一雲若魚鱗，不雨也。風顛，一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雲如潑墨，又必作眉梁陣，主先大風雨，後雨急易晴。一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一秋雲陰暗，無風則無雨。一海燕成羣而來，主風雨。一海豬亂起，主大風。一夜聽九道遙鳥叫，亦可預卜風雨。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一蝦籠張得鱗魚，主風水。一月盡無雨，來月必有大風雨。俗云：廿五六無雨，初三四莫行船。一春天有廿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棟花風打末。一潮長風起，潮平風止。一朔望越二三日，潮初起，風必大。一上下弦越二三日，潮漸退，風必大。一風為潮之母，雷為之父，故潮隨風，雨隨雷。一當寒時，天明無雨，風從西北暴至，名曰飈。一當暑時，天昏有雨，風從東北暴至，氣甚寒，謂之青凍。若天昏大雨，風從西北暴至，如亂石搏擊，名曰石尤。一風輒起輒止，亦名石尤。此風多於夏秋間時發，發必三日連發，望西北。

繪圖八命沉寃 第三十六回

五四

雲起如螭螭爪瞬息卽至此則風之變也。一東粵西粵春夏多南風秋冬多北風反是則有雨故風之惡毒莫甚於嶺南最易傷人煖風一至百騰生鐵水出水地蒸液牆壁生鹹衣裳白醜書冊霉黧。一廣東瓊郡週歲皆東風夏秋必颶颶之作草皆倒傾。一瓊郡三四月時晝有南風夜則無之至五月乃有過夜南風崖州人最忌南風盛夏時士庶出入皆有青布裹頭恐南風爲害急不可救。一風之始發常在月之七八日及早晚二候過此則甚暴烈多不終朝諺云七風八到九日不來風過造又曰朝三晚七半夜吹風無過日。一先風後雨爲順先雨後風爲逆。一先雷後雨其雨必小先雨後雷其雨必大。一瓊州七月七夕有雨則八月有雨若廣州七月七夕有雨則八月無雨。一處暑無雨則白露必雨處處皆然故曰處暑若逢天下雨縱然結實也難收。

天來覽畢曰足下身當貿易又能博覽諸書周知天地誠不愧達人君子矣天爵曰書理雖則如此然而江湖險阻更須祈神庇護方可過湖天來遂喚祈福炷香秉燭自往船頭跪下默稟湖神稟畢然後與船戶衆人開出一個羅盤掛帆前往孤舟影隻萬籟俱無飄飄乎身在水雲之鄉越數日始至玉山縣界三人捨舟投店天來問曰此去北新關口尙有多少路程天爵答曰明日度嶺便是常山縣界與北新關相去數百餘里天來聽得此言早吃一驚暗思往日南雄度嶺險死還生來日過山猶恐貴興更有攔截奈何遂說曰蒙足下保護到此知塵勞心但明日途中未知還有奸細否天爵曰到此地面有誰敢阻如此過慮何異杞人憂天哉天來曰不然貴興陰毒異常奸謀出人意外不可不虞天爵曰此山不過百有餘里一望平原牛馬可度童叟可行非比南雄險阻合無將汝主僕扮作挑夫意下如何天來從之天爵不得已着心腹人相隨捍衛挑着一担香椽望常山縣界慢慢而行剛至草萍適遇前途數人高聲叫曰爾等不可前往不若回去爲高主僕二人相顧失色未知數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北新關當官納稅 神州城藉友投書

却說天來主僕挑着一担香椽行至草萍適遇挑夫數人叫他不可前往天來息肩而問幾人一齊答曰天色已晚爾等難到常山何不將貨換貨以易籌各歸行口交代豈不美哉當日天來本要過山那肯聽從竟載肩而去原此數人慣盜客人貨物常用僞籌假貨以煽生面挑夫是晚三人同到常山投店次早天爵再催一再望北新關進發斯時金菊開殘玉樞盛放秋光易老寒氣侵人天爵謂天來曰他日過關不宜假扮會試恐至反生破綻不若改名換姓認作商人便了天來曰足下見識高明一切事宜惟命是聽越數日舟次關口天爵將香椽報明輕重納過稅銀回船意

欲解纜。猛聽得岸上查丁高叫生菓客船休去。正慌忙間。回顧後邊舵尾已被岸上鐵鉤搭住。幾人撲入艙中。所有行李衣箱。一一開鎖查驗。被他查出一個箱子內。裝一劍。記念更盤。出吏部李大人。及給事科陳式之書。衆查丁叱曰。爾等既係商人。何以有此珠寶。且與吏部大人交結。莫不是內有機謀。言罷。竟將天爵等三人。帶到關前審訊。是時關官姓沈名昭。福建省人。沈公詰曰。此書何由而得。天來稟曰。陳大人與蔡德先原屬內外兄弟。蘇沛之與李大人係師弟交情。小的義關親眷。不過代他投遞。並無夾帶書中。沈公曰。爾等本屬民家。如何有許多內用珠寶。天爵稟曰。小的所用無幾。代人攜帶居多。詔贛兩關蒙經相驗。懇太爺明察。天爵心懷理直。自然氣壯不驚。沈公見有此兩書。其珠寶必大人所用。然後乃准釋放。三人回船。再將行李安放。停當掛帆而去。其後過壩渡河。稍得安然無事。舟行一月。始到神州。但見官民載道。名利滿途。四海之夫英雄。寄跡九州之士才智爭先。天爵謂天來曰。吾當與梁兄同到嶺南會館。何如。天來曰。本該從命。但今正在機密。與公同居。恐惹外人耳目。作事多有未便。天爵乃先往陝西巷中路。代他尋個殷實寓所。投在悅來客店。爲天來安放畢。然後將自己行李貨物。搬至會館。不時到悅來行。與他細談。所有利害事宜。提撕檢點一番。是時京城有割辮之術。一日天來寡坐行中。忽覺頭上之髮被妖剪去大半。心中駭異。神色癡呆。天爵訪求良方。與他療治。其方殊砂雄黃金銀花青柯蘇末獨蒜子癡癡。將此三字同藥煎好洗之。洗時默念咒語三遍。咒曰。割辮割和尚。災害自己當。疾速還家去。獨自守橋樑。天來念咒畢。其髮如故。衆皆驚喜。遠近聞者。照此方無不應驗。由是此妖遂息。一日天來問於店主曰。此去給事科衙。遠近若何。店主曰。此衙庶民罕到。倘有妄投於我。不便。天來曰。我與彼原有故交。殊非冒認。求爲帶路前往。店主乃引天來至給事衙門。天來送些門包。與把門曰。敢煩老哥傳遞一言。說有廣東廣州府番禺縣庶民梁天來。投到把門領過。翻身轉入。良久默然。店主曰。我且回行。官人在此少待。言畢而去。少頃一人自內而出。天來拱手請問。其人叱曰。爾是那裏到來。好不懂事。立在此處。何幹。天來意欲說個端詳。其人已轉身而去。又過良久。見有數人從外而來。將到衙前。天來低聲請問。代爲傳遞。幾人皆不答應。正煩悶氣。忽見把門人出來。天來以爲傳人。欠身而問。那把門叱曰。如有所言。自然吾對你說。天來更取去小包予之曰。再煩老哥說有。蔡德先書薦來。那把門入內。又稟陳式聞稟。傳他而入。天來自辰至未。等了半日。然後始得進身。一見陳式。跪報姓名。呈上德先之書。陳式收拆覽畢。謂天來曰。我之妻舅德先。既與汝三世相交。汝今有此大冤。到來御告。可一一訴來。天來盡將昔日之稟。貴與之訴。大小官員之批。開堂審判之話。和盤託出。遞與陳式。陳式總看。天來之淚隨流。陳式覽畢。

嘆曰。如此莫大之案。曾經孔尚書審實歸監。而肇慶府猶可以從新反變。此吾之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也。遂問其帶來禮儀多少。天來實對八千。陳式聽得形容失色。聞腦後有人叫曰。梁大兄到此何故。吾當與他相見。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給事銜宜人認親 保和殿吏部奏本

却說陳式見天來帶得禮儀無多。心中正在煩悶。忽聽得後邊一人要與天來兄相見。視之乃五品宜人蔡氏。陳式問曰。汝本女流。如何與彼相識。宜人答曰。妾之誼父。即彼先君幼年相與頑耍。親如姊妹。妾祖與彼祖公同在南雄廣源店。相交業經三世。自從廣源卸事。一向音信希疎。今日始得相見。天來曰。夫人莫非賽蘭大姊乎。宜人遂叫天來進前相見。說不盡兩門家事。天來亦盡訴。邇日寃情。宜人聽罷。嗟嘆不已。陳式曰。方有如此誼戚。吾當與爾畫策。惟此八千之數。何以支消。天來又言。曾在南雄。蒙蘇沛之贈得一書。帶往吏部衙門。李坤大人收拆。書中大約有扶持提拔之意。或可省費未定。陳式曰。目今歲將除夕。日近殘年。文武兩衙。民情不理。若要投書。來歲方可以行。梁兄主僕在本衙過年。天來欣然。搬行李入給事科衙內。與祈福二人在此過年。按下不提。且說區爵興前與越文越武攜帶金銀珠寶。趕到燕京。行至江西泰和縣界。因聞其地酒美。因買數家之酒。日夜與越文越武評論酒味高低。一夜三人飲至將曙。區爵興擊案贊曰。真不愧青州從事。無此一行。幾乎虛度人生。誰想冒酒迷人。自古英雄皆為所害。何況爵興一個饕餮之徒。縱能過欲自持。更以越文越武本屬少年亡命。流連縱飲。寧無酩酊終宵。一旦病遭酒釀。恐不免死。旋踵求醫。且知京城大理寺蕭榮。一日得接貴興之書。連日盼望。杳無消息。竟將此書付之丙丁。不覺白駒過隙。紅日如梭。轉眼韶光又復一歲。是時雍正九年。又城內外張燈結綵。慶賀春王正月。共祝天子萬年之樂。衆黎庶探得二十日。係吏部大人李坤壽誕。處處留燈等候。共祝千秋。陳式與李大人係師弟之情。連日赴衙答應。往來禮物不時居此。參謀早晚威儀。忽見李如雲持書而來。李大人即折視之。覽畢。默然憂形於色。陳式問曰。今日夫子壽誕。何為有不豫之色。願問其略。李大人曰。接得粵東蘇按察之書。言該省番禺縣有一寃民。到來御告。託我糾尋此人。與他力理。如此無影無蹤。叫我何處追尋。陳式問是何人。有何寃案。李大人曰。梁姓天來。九命沉寃。官員受賄。陳式聽得大訝。遂稟曰。其人去年已到。現在生銜。李大人即命陳式帶來密訊。天來一見吏部哭訴前寃。再呈蘇沛之南雄所贈之書。李大人讀畢。嘆曰。汝本庶民。安能在金殿抱告乎。天來俯伏不語。陳式將前日詞章官批呈上。李大人詰得細情。拍案大叫曰。國家之設職。

如此其衆。粵東之受祿無愧者何等也。怒猶未息。偶然得接江西省進士程書狀詞。詞因言母舅黃經。含冤被陷之。意陳式曰。夫子明日拜本。何不謄天來之案。附在後邊。如此帶入。便是進士抱告。豈不美哉。師弟酌意已決。次早李大人齋戒沐浴。拜本於保和殿上。聖主覽見其本云。

臣李坤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今有江西省某府某縣進士程書。代舅鳴冤。抱告一案。後附廣東廣州府番禺縣庶民梁天來。八命受陷。九命沉冤。冒瀆龍顏。并呈察奪。臨楮不勝激切待命之室。未知聖主覽畢。如何批判。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程進士觸犯天顏 馬太師撫慰民望

却說聖主覽畢。李大人所奏之本。更開程書之狀。其詞云。

抱告人江西省某府某縣進士程書。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稟爲挾仇架禍。官伏民冤。乞恩察釋無辜事。臣舅黃經。廣東廣州府南海縣民籍。於某年蒙運司會舉殷商。辦得疲難。臣舅自思非所素諳。僅充三月。自行告退。是時埠中設立巡丁。因有器械留存歸家收貯。舅之姨甥武舉吳威。適有弓矢借頓。不料於雍正八年七月十三日。被按察焦公將臣舅一家大小二十五人發監。責謀反大題。其後會審。吳威懼禍株連。昧良不認。臣舅之冤。愈無可白。舅念一生畏法。半世無仇。何以禍從天至。惟家中養得一女。名喚如仙。及笄未字。失教多年。一日被姦溜出。姦夫係梟台差役蕭姓輝鴻。臣舅痛辱家門。將伊二人鞭撻。二人遁入柴房。見器械屯積其間。便來捏舅造反。焦公當堂審判。屈打成招。臣義關甥舅。目覩情形。不忍坐視。其亡勢着冒瀆天顏。瀝情稟告天察。釋放無辜。臨稟不勝感激。待死之至。後附廣東廣州府番禺縣蟻民梁天來。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待死。稟爲財封國法。官養民殃。勢侵人鬼。惡貫陰陽。乞叩欽差。究救事。蟻悲姓寡人。單居住虎監凌貴興叔姪。肘下惡聽堪輿。要蟻折居長伊風水。見志不從。蟻念父置子不棄。相拒成仇。屢被勢逼。破祖父天罡。斬伐長松大樹。木建白虎照明堂。毀拆後牆。填寒魚池。擄掠花園。渡頭截殺。慘毆奪銀。鋤岡芋。奪田禾。搶雪菊。玉石花盆。花梨木椅桌。豈料十惡不休。忽於戊申年七月十八夜。統賊焚劫。戕殺七屍八命。蒙黃縣台驗明在案。有張鳳親見親聞。願爲實證。蟻以虎豪疊噬。抄殺七屍八命事。到縣鳴冤。惡以雄財賄縣。蟻復以財神佈擺。巧織瞞詳。八命沉冤。號天究救事。叩府劉公。惡以雄財大賄刑證。沉冤逼蟻具詞存案。蟻悲一家受害。奚惜微軀。再以搶兇疊噬。坑八命七屍。府憲受賄沉冤。干證遭刑受撞。號天超雪。死生有賴事。泣稟梟

台蒙焦公行牌弔審將謂王法昭昭沉寃可雪孰知寃愈加沉張鳳證賊不諱慘害刑酷夾死公堂輕如羣蟻蟻復以屠證沉寃坑生滅死千金易捏九命難伸合稟撫院蕭公蒙批爾天來屢告官判不遵胆獨告官告吏倍告貴興眞乃刀筆健訟應該打死蟻又告寧願打死不願含寃負屈蒙批業經查案毋許多瀆蟻更以密雲無雨不得不瀆三告不憐幸得孔部堂審實發惡歸監肇慶惡以雄財賄肇檄公甘具檄結反案沉寃其後遇惡於城沿途追蟻打辱探蟻來京多方截殺有此慘毒寃魂奚息國法奚容勢着冒瀆天顏待死城下懇乞欽差究救慰死超生萬世沾恩謹告

聖上覽畢觸犯天顏舉筆批云程書未引見而擅謄詞不異亂臣作事天來不究祖山之慘竟傷妻子之情何殊賊子行爲吏部以捏事奏先命案附後輕重顛倒大小混淆發交刑部重究寫畢罷朝李大人捧誦御批心胆如碎回衙嘆曰吾今古希之年位不足惜惟有民寃不白矣回念馬齊太師係三朝元老當有善策曷不與他相謀即攜陳式天來三人拜見太師備述其事馬太師曰聖主共仰明君所責未嘗無理金批不准難以復正詰問一人入報兵部尙書孔大鵬回朝大人密着人往請少頃孔公到衙備說黃河事務衆大臣同相慰勞畢李大人謂孔公曰往日廣東八屍九命之案經他判斷如何反案無端孔公聽得大驚暗思肇慶府當日必定受賄向李大人連聲自咎李大人再將御批不准述之同僚當下衆大臣雖有爲民之心而聖怒不可犯但見面面相瞞無以爲謀陳式稟曰馬太師才智兼人其間必有卓見天來竟然跪下淚不禁洒悲不敢鳴馬太師沉吟良久曰吾有一策雖不能逆料聖主准奏亦可以乘機進言衆皆問之馬太師謂孔公曰吾先如此如此後汝如此如此孔公點頭許諾衆大臣亦鼓掌稱善然後天來頻頻收淚各歸本衙而去要知此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孔尙書御前對局 梁監生殿角鳴寃

却說程書到京偶然得染春瘟恐不能與舅鳴寃故將黃經狀詞稟告吏部一邊在禮部告病不能引見誰想吏部奏本在先而禮部奏摺在後故得以觸犯天顏其後程書得覽御批自其悔過訴詞請罪始得龍顏霽威然後乃准引見是時春王正月日暖春融民康物阜舜日堯天一日聖主偶御養心大殿自覺意暢神舒宣召馬太師登朝命取圍棋耍樂耍畢餘興未闌更取象棋對局馬太師連敗三次適遇孔公回朝稟告黃河工竣聖主賜以金貂絹疋孔公謝恩欲退馬太師奏曰臣本愚劣非敢與陛下敵手孔大鵬素有棋名陛下合與手談聖主聞奏賜坐孔公固辭不敢

馬大師曰君命召於禮何傷然後孔公方敢就位仍將象棋對局聖主見孔公兵車不整而諭之曰聞卿素稱國手休要守謙孔公聞諭埋炮聖主推車打去繪音一發鎮喝將軍孔爺簽士掩將聖主釋手嘆曰將之得士猶國君之得佐也朕亦姑上一土說罷舉起右邊之士孔公見聖主一進一退咸有制度布成局勢凜然於是良久不敢發子聖主曰卿家固思已久如何不肯推行孔公聽得正在惶遽之間不覺進馬行田聖主哂曰卿家差矣危車將覆此馬豈可行田孔公曰退馬守車斯時馬大師在局外旁觀默然不作一語須臾聖主進卒孔公恐違聖諭不敢久思一時措手不及竟然飛象過河聖主勃然變色馬大師從旁責曰孔大鵬好生大胆先着進馬行田聖海量海涵未究如今復舉象過河欺君明矣以小推大其罪可容乎孔公避稟曰臣因方寸錯亂原非有意欺君伏乞陛下寬宥聖主曰卿家督理黃河得毋尚未妥乎緣何方寸錯亂可歷言之孔公奏曰不然臣自入京以來聞廣東冤民望天來家中七屍八命自赴陛下抱告臣想當初蒞任粵東時經臣判斷如何得漏王章承陛下手談不覺忘機失度安敢存心詐僞藐視天顏伏乞陛下鑒察矜憐微臣無任瞻感聖主聽罷遂不終局欲召天來審訊馬大師奏曰國朝九十年來庶民未有登朝抱告者懇陛下法外施恩使彼得近天顏於咫尺聖主聞奏恩賜天來監生天來受賜整衣赴審由長安門直入天安門又入端午門時至太和門遙望西邊有座乾清宮右邊有個勤政殿天來匍匐而進俯伏丹墀聖主從容審訊天來屏息低聲徐徐而告聖主責曰汝祖山被挖不到鳴冤妻子受焚便來捏告孝義奚在天理何存天來忍氣吞聲心無主宰戰戰慄慄應答不來馬大師奏曰彼尚有母恐不能以自主理雖不合情有可原伏乞陛下霽威聖主又責曰汝本健訟刁民告官吏會不知死有餘辜還敢登朝再瀆天來聞責伏地泣血不敢仰視天威孔公代爲解釋曰伊本愚民非衿非職非王化不到本屬無知先聖君所謂愚而好自用災及其身者也伏望陛下姑恕其罪使伊悉吐隱情須臾聖怒稍解再取當日官批審判之語被告訴詞一一細心披覽覽畢諭孔公曰朕自正位以來政治肅清不意粵東有此虎監慘惡異常殊關萬方風法卿既與朕蒞此土治此民此案會經判決斯時胡不正法然則所待何人所辦何事朕今命卿協同太監李時牧前往廣東審判梁黃二案慎毋忽視以負朕意孔公唯唯遵命天來稽顙謝恩而出往見李陳二大人將御前審判之言告知二大人聞說暗喜天來復到嶺南會館與何天爵辭行恭候欽差官船回粵與貴興對審未知天來出京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韶州關參軍提兵 廣州城欽差結案

繪圖八命沉冤 第四十回

却說天來當下跟隨欽差官船出京，所到之地，十里逢迎，幽魂暗輔，水陸平安，自不消說。一日舟次蘇州府城，文武官員咸來拜見，候請聖安。天來居舟無事，翔步至閩門外，遙見一人身材五短，肉緩骨清，相逢不見其耳。天來暗曰：此非吾前日恩人區明乎？趨而下拜曰：區明爺前蒙再造，感復良深，容當回省候報。區明回禮畢，搔首而問曰：看子貌甚如故，一時忘記，敢問尊姓大名。天來答曰：昔年關山遇難，非得伯爺與何先生，那知今日相見。區明訝曰：君不是番禺梁兄乎？別來未久，如何鬚眉皆霜，遂詰其到此之由。天來始末道之。區明嘆曰：疊逢艱辛，猶可以哭庭雪恨，雖昔之申包胥、吳之伍員，不外是矣。二人相語良久，然後天來問其商賈生涯，因何濡滯。區明曰：近年風雨調和，果實繁盛，而且本號之貨大不及人，因此貴賤賣，本月方纔沽訖。老夫不久，亦當歸鄉。天來曰：如此千里之遙，猶不可以獲利，所謂窮通得失，自有其時。區明嘆曰：老夫經營四十餘年，折本之多，莫此爲甚。天來抱恨曰：寶號有多毀爛，致傷缺本，皆愚姪昔年負累所至也。區明曰：老夫家雖淡薄，此歸鄉尚可度活。梁兄休廬勞心，二人剛剛講到投機，忽聞江上放炮三聲，頭鑼齊響。天來恐官船遠去，不及追隨，只得與區明作別，登舟而去。正是：去路既遙，來路遠，別時容易見時難。且說區爵興酒病歸來，大失貴興所望，因見事急，無以爲計。一日五更時分，親往大王廟求祈訟事平安。剛至廟門，忽然狂風大作，吹起一陣黑氣，中閃出一人，怒目攢眉，偏身鮮血，大叫一聲：貴興還我命來！貴興驚駭仆地，不能起。從者扶救而歸，正惶恐間，有人報李豐求見。貴興命人接入，問曰：京城消息如何？李豐曰：探得天來告准御狀，二月十八日欽差已出京城，不日必然到省。年兄可預爲之。貴興曰：若此當如何？李豐曰：年兄果能多損財帛，猶可轉禍爲祥，倘有吝惜，非吾所料。貴興曰：今當此傍徨之際，舉目無人，敢求足下爲吾料理。李豐曰：家母因有微恙，吾當回省服侍，緣爲事大關天，特來告急。貴興曰：遲日捐資候駕，何如？李豐應諾歸。貴興命陳金玉到家囑曰：吾今備白銀四十萬兩，煩賢妹丈同喜來押運到省，交付李豐，託他帶往江北，爲吾致意欽差。金玉唯唯遵命，遂與喜來催舟披星戴月，望廣東城進發。貴興又遣美閑準備洋船，倘有不測，畢家逃走。是時爵興酒病已痊，貴興請其帶金銀到衆，衿者隣右家，再行賄囑。一分撥已定，忽見金玉回報，是日舟行十里，大雨滂沱，喜來心起不良，欲將小弟謀殺吞財。方欲舉刀，幸得天公有眼，一聲霹靂，被雷擊斃。須臾屍浮江面，是時風高水急，逐之東流，只得單身投見李豐。此財已經交代，舅兄不必掛懷。貴興悵恨不已。宗孔曰：此奴心懷不軌，今爲雷神所殛。此天之助姪老爺也。又何恨哉！貴興深以爲然，再說欽差一日舟次南雄，始與適遇李豐請見。李時牧接入，屏退左右而言。李豐具道凌貴興有個禮儀送上叔父大人，求大人執法秉公。

不致虛扳被捏使彼得以潛身習讀邀取功名他年有所進取皆賴大人所蔭也李時牧曰他係讀書學者我當原情定案斷不使聖門人吃苦也言訖慨然領下此財李豐暗喜而歸李時牧舉其言以告孔公孔公大怒李時牧曰大人休要作色今凌貴興擁百萬家財着令吾姪送禮而來若然拒絕彼必生疑萬一此犯遠逃我等回京將何言以應主上吾今受之正以固其心志異日將此財以充公費有何不可哉孔公改容而謝來日舟抵韶關孔公急喚該府參軍黃堅帶領官兵數百人先往番禺譚村擒捕凌犯計開有名人等查出如有私放嚴行參革黃堅領命而去再說李豐回見貴興備言欽差大人加意體恤學者一聞肄業之人便另眼相待曾經受下此禮說有原情定案之語貴興欣以爲然命家人開筵邀請賊黨及一切護理之人咸燕於裕耕堂中貴興請衆人曰如今欽差大人受下我個大禮他日恐要諸公開堂訊實必須衆口同詞吾自加意照料事成之後斷不相忘衆皆應允少頃美閉自漢而返貴興舉酒賞勞一番正飲之間李豐回念母病未愈飲食如何得下遂與貴興告辭行不上半里忽聞背後炮聲亂響人馬齊鳴回望烟火冲天數百人把那個凌家莊團團圍得水泄不通衆人束手受縛惟林大有氣力剛強接管官兵器械左冲右突殺傷牌刀手八人弓箭手二十五人葉公見其兇暴近前把他砍得骨肉如泥隨入貴興內室束其妻子一齊解至臬衙然後至馬鞍街捉拿馬半仙到案審察是日欽差到省與衆文武言接見畢會蘇按察於大堂孔公居中李時牧居左蘇按察居右兩旁皂隸厲聲贊堂弔出黃經審釋將蕭輝鴻與如仙二人正法後拘出凌犯數十人及原告人梁天來成跪於大堂審訊孔公罵貴興曰好個學者如何味良肆惡藐視朝廷溺信堪輿不知畏恥既糾賊以行兇復多方而賄吏如此作爲習甚麼詩書治甚麼經典豈非玷辱我家孔氏先聖况曾經本部堂確審歸監何得恃刁反變屢擺財神言罷覆倒一個簽筒喝打衆皂隸剝去貴興下衣露出兩臀幾人換手亂打無數貴興哀聲叫苦便血交流堂下庶民觀者如堵李太監曰爾凌貴興有話可實訴來不得虛言搪塞貴興曰監生自來畏法常被入捏不敢謀人爲伊欲圖卸責因而架以大題監生之行衿者可保可結鄉人信之諒之天來稟曰監生天來原有證人張鳳被惡雄賄賂吏屠證封冤犯瀆天顏登朝抱告惡知監生赴京復行截殺幸遇商人區天明天爵保過關山今日始白冤情伏望鴻恩洞察弈世沾恩貴興稟曰伊說截殺誣扳是誰可據大人細察此語洞見前冤蘇公怒曰本司舉出證來爾當何罪還不記在譚村訪察曾經自吐隱情如今還說這等刁語本司歷任各省封疆未見有如此虎監刁頑至極慘毒異常言罷喝聲掌打打得貴興口鼻流血一齊迸出身着之服沾染成紅孔公再責曰汝當日業已成招今日在本部堂前

尙敢更變。何況別官別職。自不必言。貴興暗思大人。既受此禮。如何拷打若此。莫非李豐埋沒此財。未會與我致意。我若招成。必然鼻首。不如捱過一場苦處。或可偷生。只得咬着牙根。連聲叫枉。孔公見其終不肯招。令人發上招架夾之。貴興怒目睜眉。呼天號地。堂下庶民。喝采案前。各犯駭然。李太監曰。爾可及早供來。吾或可以爲汝暫寬一綫。貴興喘氣搖頭。稟曰。監生實掠得花盆椅桌。未曾舉火焚燒。緣爲伊父欠下本銀一千兩。也會掘得岡芋。割得田禾。至若挖彼祖山途中。截殺等事。監生斷不敢爲。孔公曰。爾之罪惡。曾不止此。可再供來。稍有包庇。登時處死。勿悔。貴興曰。所供如是。孔公曰。呼皂隸於左右。扣緊架練。其時貴興身中魂魄早已分離。睡中水火一齊迸出。李太監見其寂然不動。謂孔公曰。合無暫鬆架索。俟其醒來。盡供然後按法如何。孔公依議。踰時貴興復甦。不得已從實供來。孔公乃將各犯拷打無數。各犯雖有辯詞。孔公那肯聽信。天來又稟曰。此案大半係宗孔與爵興二人把持。是時宗孔已打得皮開肉爛。爵興亦徧體皆傷。其後復打見他二人舌脹滿腮。竟不能再發一語。孔公又責馬半仙曰。照這堪輿。誦甚麼青囊之書說。甚麼青龍白虎。如何罔知法紀。左道惑人。言罷。撒簽喝打。打得馬半仙鮮血淋漓。後臀之肉腫脹。形若覆盆。含驚稟曰。小的藝習三世據學。而言彼善彼惡。何由得知。伏乞大人電察矜憐。小的無任瞻感。孔公謂李蘇曰。如此九命之案。當以何法治之。蘇公答曰。國朝設法森嚴。當日康熙三十九年。粵東洋匪。屢慣殺人。擬議凌遲處死。卑職所見。宜照此例。行刑。是君可行。仰祈大人裁奪。李太監曰。合無減此屢慣二字。處劓。何如。孔公點頭稱善。即拘各犯及其妻子。出法場行刑。先將貴興額肉割開。刮傷兩乳。手足各斬四刀。然後刺入心窩。割斷毒腸五寸。貴興舌根迸出血盜。沾襟。須臾哀叫一聲而逝。惟時貴興之子應科。尙屬髫齡。將欲就刑。嚇得魂不附體。忽然兩淚如泉。孔公嘆曰。一人之惡。禍及妻兒。怎奈朝廷律例森嚴。不如是。何以慰九命之冤。正在惆悵。法場外閃出一人。稽顙大哭。孔公視之。乃原告人梁天來也。孔公訝曰。吾今爲汝生者除害。死者伸冤。如何反作悲態。天來稟曰。監學與彼一脈同生。不忍絕去。凌家之嗣。父雖不善。子亦無辜。伏望大人寬宥。孔公曰。剛此一人。不足以償九命情。雖可憫。國法難容。應科聽得此言。四顧張惶。哀慘之聲。啼之愈急。千百人見之。無不下淚。天來再稟曰。監生姓孤人寡。兩世三丁。母舅之家。今又僅存一口。萬望大人原情減免。俾得兩姓御恩。孔公默然良久。李太監喝曰。留此惡種。異日生端。終爲汝子孫之患。稍有寬恕。難已警戒。萬方呼皂隸推出斬之。天來回顧應科。神色俱變。匍匐近前環抱。竟然引頸以代。蘇公見此情形。可憫。起而稟曰。合無着伊具下保章。保其三世。減行杖責。以杜將來。則彼雖有洩恨之心。終無以展其私志。似此律依情當。兩得其宜。孔公以其臨

民有愷悌之心。欣然依議。各犯有應斬絞流徒枷杖責解放。一一分別輕重治之。大小職官有受賄循辦者。俱按國法。計開斬犯。凌宗孔。凌美。閑林。大有。周贊先。李亞添。尤亞七。熊亞美。甘亞亞。定簡。當葉。威凌。越文。凌越。武陵。越順。凌越。和。凌宗孟。凌宗季。凌宗孝。凌宗和。凌其譽。凌海。順凌。柳郁。凌柳。權。閏保。閏枝。黎亞二。

絞犯 簡勒先 蔡順

流犯 馬半仙 徐鳳

徒犯 殷舅 陳德 杜師 爺 陳邦 爵 秦登 胡班 鮑師 爺

杖責釋放 陳金玉 凌應科 楊氏 潘氏 亞金 婉蘭 清桂 婉菊 清連 僕婢

孔大人又將貴興家財撥回三千兩於天來。補置芋岡田禾。築牆修山等費。所有花盆椅桌。發歸原主。恩賜一個扁與區明。顏曰。禮義可風。賜一個嶺南義士與何天爵。人咸稱皇上明君。欽差大人善判。其後乾隆年間。貴興託生惠州府。警目爲奴。宗孔啞口。巧食梁天來。身居貴介公子。欲知三人後世端詳。請看警富後傳。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新一版

九命奇冤

梁一天名來

洋裝一冊

(外埠酌加郵費)

校勘者 胡協寅

印行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